

武侯小苑

蓉城三老

鄭証因著

鄭證因著

長篇技  
擊小說

蓉

城

三

老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版 出 月 三 年 八 十 三 國 民

# 蓉城三老

實價全圖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 者 鄭 證 因

發 行 人 張 瑛

發 行 所 上海廣藝書局

上海山東中路A123弄208室

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上海福州路三九九弄二號 廣 藝 書 局

特約經銷處

南 星 嘉 坡 明 咕 連 街 星 洲 文 化 服 務 社  
京 教 數 營 大 陸 書 局

有 所 權 版  
印 翻 准 不

·說小篇長擊技·

次目老三城蓉

- 第一章 無心結怨雙鳥鬧蓉城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一渠扁舟搶關較絕技……………二三
- 第三章 盜黨喬裝酒棚弄詭計……………四三
- 第四章 野谷投宿午夜戰羣凶……………六四
- 第五章 拜山較技被困一線天……………八四
- 第六章 脫險破伏三老擒雙鳥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
技擊長  
篇小說  
蓉城三老

鄭證因著  
鄭吳志學修

第一章 無心結怨雙鳥鬧蓉城

在廣西省柳江道轄境內，有一處叫鬼門關，飛流港，這個地方是入廣西省的一個咽喉要路，水勢非常疾，雖沒有四川巫峽的那麼具形勢之險，可是這片淺灘只不過半里地的一道水口子，船隻到了這裏，就是生死關頭，必須等潮水漲滿的時候，把船隻渡過，這種險地，可是在潮水漲滿時，水流的力量僅於是減去了幾分，也不是容易事，這裏是常常出險，無論上行船下行船，只要到了鬼門關這個水口子，全要傍岸停泊，等候着潮水到了，才敢搶過這個險灘。

這時正在秋高氣爽，已是傍晚過後，天邊一灣斜月，才在那碧藍的天空，星斗拱衛着漸漸的湧起，照在水面上，雖星光華沒有多大，在這秋風陣陣，吹得江邊草木蕭蕭，夾着那鬼門關湧出來飛湍疾流之聲，越發顯得這個水口子具有一種威力，足以制服來往航船的生死，在下游口子外，那亂石淺灘的旁邊，停泊着三隻船，兩隻是商航，一隻是客貨，單有一隻雜貨船遠遠的，獨自停泊在鬼門關附近，這隻船從船形中就看出來了，不是廣西幫，却是外來的船戶，船頭上靜悄悄的，艙中倒昇燈火通明，這船中坐着三個人，正在談着話，在木坑小桌的左右這兩人，靠左邊的年紀約有六旬左右，生得中等身

材，瘦削的面龐，黑黝黝的膚色，兩道眉毛極長，眉梢直垂過眼角，眼眶子極高，兩隻眸子深陷着，却是精光閃爍，唇上留着短鬚，說話的口音，帶着湖南的語調，他右邊坐着這個，年紀却在五旬左右，生得十分魁偉，赤紅的一張臉，濃眉巨目，獅鼻闊口，鬚鬢鬢落腮鬚子，雖是全剃掉，越顯得兩頰暗青色，氣壯神足，很帶着一股子威猛之氣，他是川中的口音，另靠左邊船窗下小凳子上坐着一個，年紀有三十多歲，生得猿背蜂腰，眉目間一派英挺之氣，這三人正在說着話，那後艙的船家用木盤給端過酒菜來，放在了木坑的小桌上，船家轉身出去，那個像貌很怪的老者，却向那年輕的招呼道：「子仁，你也來略飲兩杯，沒有什麼事，無論怎樣也得闖過鬼門關去，咱們趁這時還不找些舒服，等什麼。」那年輕的忙站起，招呼道：「于師伯，我是不慣飲酒的，你老和我師父慢慢喝着吧，不過路長走一步近一步了，何況今日在桃花渡口，碰現的那隻匪船，頗覺可疑，我那小師弟跟綴下去，現在還沒回來，師伯也得提防一二。」

那怪像的老者微微一笑道：「子仁不用擔心，現在還沒到了要緊的時候，是不妨事，于環那點鬼聰明，諒還不致於就栽在匪徒手內，來，別攔我的高興，你少飲兩杯，但願我們此去能夠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那才是我們的幸運！我這人天生來就是今日有酒今日醉，過一天的，這種扎手的事情，弄到身上，只好是認命，真要是到了限期辦不下來，這一輩子的英名銳氣全算完，我要是儘自想這些，一時也活不了。」說到這兒，復扭頭向他同坐的招呼道：「威師弟，你說是不是？」那個連鬚鬚子的却點點頭道：「這

就是師兄曠達之處，小弟我實在比不了，爲了這件案子，一個月來弄得我寢食難安，自從師兄你出頭相助，我還把心放寬了許多。」那怪像的老者，哈哈一笑，把三白酒杯全斟滿了酒。他却舉起酒杯來，說道：「你們誰愛喝不喝，我可不管了，我不能委屈了自己，便宜了別人，千里作官還爲的是吃穿，你看這幾樣下酒物，是多麼可口，你們爺兒兩個，要是跟我客氣就上了當。一說話間他是連飲三杯，把那五香竹鷄，放到口中，狂嚼、一陣，這兩人也不好過却他的面子，遂陪着飲酒談話。

這怪像老人，姓于名鵬，他本是南派武林中一位能手，原籍湖南，却是流寓到川邊，自幼練就一身軟硬輕功夫，更擅綿掌，精於提縱術，輕身小巧之技，在武林中很是難得的人物，他早年遊俠江湖，在近十年來，隱跡在川邊，輕易不在江湖道中往來，跟他同坐的名叫威筱帆，他却是川中一個名捕頭，和這位于武師同堂學過藝，只不過他的本領和這師兄比起來，差得很多了，那個年輕的名叫黨子仁，却是威筱帆一個徒弟，他們這隻船來到這種險要之地，正是爲得入廣西境，奉命緝拿一個江洋大盜，這件案子十分嚴重，並且也十分扎手，這威筱帆捕頭却爲了這件事，弄得幾乎家敗人亡，只好請出這位師兄來，幫着他踩緝這名巨盜。

此時這位武師于鵬，好似十分高興，酒到杯乾，他是毫無顧忌的，狂飲起來，威筱帆看着雖是着急，但是因爲這位師兄脾氣很怪，不敢攔阻，時時的眉峯緊皺，那武師于鵬，却是頭也不抬，眼皮不撩，一面喝着酒，一面吃着菜，簡直把辦案的這件事，拋在

腦後，這時已經喝得微有醉意，忽然船頭一震，那黨子仁他是背對着艙門口，一轉身，就要往外竄，武師于鵬，伸手把他按住，說道：「不要驚慌，大約是環兒回來了。」果然艙門開處，閃進一人，這是他們打發去暗探可疑的匪船動靜，老武師于鵬之子于環。這于環今年方才十四歲，身量不高，像貌長得十分精明靈慧，此時這身打扮，好像是船上的一個小伙計，藍布短衫，藍布短褲，褲管高高挽起，光着腳，綁着一雙草鞋，背後却揹着一個小小的魚籃，進得艙中，却把那魚籃拋在艙板上，向捕頭威筱帆招呼聲：「師叔。」又向那少年招呼了聲：「師哥。」武師于鵬正用竹箸夾着一塊臘肉，扭着頭向于環問道：「小子，怎麼樣？沒給爹爹栽跟頭麼？」那于環道：「跟頭未曾栽，我是又累又餓。」那武師于鵬說了聲：「沒出息。」却把這塊臘肉甩過來，于環一伸手，把臘肉抄住，送到口中，嚼得津津有味。捕頭威筱帆說道：「于環，你不必盡自旁敲側擊，甚麼好吃，你吃甚麼好了。」那于環真是毫不客氣的伸手抓起來就吃，口中却說道：「我從老竹灣那裏綴准了他們，我好言好語的和他們商量，跟他的船搭一站，他們是欺我年歲小，不肯招攬我，雇別的船，也看我是個小孩子不拿我當客人，我只好犒勞我的兩條腿，在江岸上跟綴他，我若是明着緊跟隨他船隻，形如繆夫，那也太以的現露形跡，所以還得時時的隱蔽形踪，好在他們是逆水而行，若是順風順流，也就把我累死了，我跟綴他們整整的經過四個碼頭，他們却早早的在老竹灣那裏停泊下，我遂隱身在附近一帶，暗中偵查着動靜，爹爹，你想我把他們放跑了，白吃辛苦還不算，回來在爹



爹面前怎麼交待，所以我從一早晨吃了兩碗米粥之後，跑了一天，水米沒進，只好忍着一肚子飢火，隱藏在江岸附近竹塘中，直等到黃昏之後，我這肚子裏餓得連連怪叫，我實在忍不住了，冒險登船，我不說騙人的話，我不是忙着探查他們，我先得治肚子的飢餓，這船上也沒客人，也分不出誰是船王，統共是四個人，全是弟兄相稱，老大老二的招呼着，我的口福還是不錯，他那後艙却燉着一鍋竹筍燒鷄，一盤米飯，我正好想飽餐他一頓，那知道命裏該當挨餓，強要吃飽飯那成，我才吃了他五塊燒鷄，前艙小子們過來連鍋端走，早知道這樣，還不如全給他扔在江中，落得誰也別吃。」老武師于鵬道：「環兒你好沒出息，嘴裏不住的嚼着，還是盡說些沒用的廢話，可是要討打麼？」于環嘻嘻一笑道：「爹爹你別着急，我不是說廢話，我是訴冤，叫你老知道，孩兒的不易，叫威師叔，黨師哥也聽聽，我年歲雖小，爲得多學兩手本領，什麼苦，什麼罪，全都吃得，有那武功絕技的就許看着我于環是個好孩子，教給我兩手。」一旁的那師徒兩人忍不住全笑了，威筱帆道：「于環，別和我們這種老江湖面前弄這種生意口，你要有心學本領，誰能不傳授你，事情辦完之後，你只要肯到成都去，我定把「三十六手打穴」法傳給你，你練的成練不成可在你了。」那個黨子仁也說道：「師弟，只要你肯下功夫，「八步趕蟾」的輕身術，只要你肯攔下真功夫，和我練，我保你必成。」這時于環把兩隻油手，往身上一抹，立時站起來，跪在船板上，連連叩頭道：「謝謝威師叔，黨師兄，只要肯傳授我這種絕技，我決不辜負了師叔成全之意，我定要下苦功夫練成了，比

師父本領還要強。」威筱帆笑說道：「好小子，但願你有這種心胸，志氣，叫你一身有三家的絕技，威震江湖，爲你于家門戶發揚光大，我們也不枉輕輕這麼答應你了。」這時于環站了起來，向于鵬說道：「爹爹！現在是少說廢話，只是說正經事吧！在這船上人吃飯的工夫，我俯身在船窗外，偷聽他們說話的情形，可是這般人十分厲害，他們明知道停船的地方四外無人，口頭上仍然十分謹慎，先說些江面上行船的危險，和些個無關緊要的話，後來他們喝過幾杯酒，竟有些酒後無德。」這于環說到這句，那于鵬却帶着微怒，從鼻中「哼」了一聲，于環趕忙說道：「爹爹你別多心，我說的是惡人，他們一陣語言有些放肆，雖然仍夾雜着極難懂的江湖黑話，可是一言半語之間，已經露出馬脚，他們是奉他們瓢把子差派，在一個水路要衝，跟着一隻客船，所說的情形，正是我們爺兒四個所坐的這條船的形狀，聽他們的情形，大約我們的船，一闖過鬼門關，就容易再往前去了，他們已有對付我們之意，他們停船雖在離這裏六七里外，日出卯時，下游船往上頂時，他們定能同時趕到，到那時大約就要弄些手脚給我們看看，我也聽不出別的情形來，所以趕緊回來，捎了些吃食東西回來，向爹爹報功。」老武師于鵬點點頭道：「環兒，這算你奇功一件，很好！我們所要知道的也正是這些事。」說到這兒，轉向旁邊坐的師弟道：「筱帆，子仁，你們聽見了？我們測度的不虛，打點精神，明日鬼門關水峽內，正是我們和他相見之時，趕緊收拾歇息了吧！」你道三個老者究屬何人？這幼童所探查的又是何事？在他們船中歇息的工夫，著者把他交待明白。威筱帆，

他原本是成都府捕頭，在成都府効力多年，頗著勞績，世界上若干年來，只爲有他們這個武林名手，在成都府境內綠林道中輕易沒有敢在世界上騷擾，平常發生事故，無足輕重的案情，也值不得他動手，所以成都歷任官員，雖則被有升遷，可是威筱帆這個捕頭，依然能夠在新任手下効力當差，威筱帆也很知道保全自己這點難得的威名，行爲上十分謹慎，他手底下隨着他効力多年的捕快們，全都以師父的地位來尊敬他，有時候威筱帆也教給他們些武功拳術，爲得是出去辦案拿賊，不致於栽在外面，也爲是保全自己的臉面，在這年的夏天，他手底下捕快們因爲在地面上盤查，遇到一個異鄉人，形跡過於可疑，這人既不像商家買賣人，也不像走江湖的武師，他在那中華街一家大客棧中住了下來，每天他只在那娼寮酒館揮霍無度，並且更買辦了些川中名貴土產之物，威筱帆手下的捕快們，認爲此人來路不正，遂注意了他，暗中在他身旁挂了樁，不過此人連住了十餘日，並沒在地面上做什麼不法的事，拿不着他犯法的證據，不能動他，在官人眼中，看准了他決不是好人，手下捕快們遂把這件事報告了捕頭威筱帆，威筱帆因爲地面上很是安靜，雖有些鼠竊狗偷的案情，全是無關重要，自己更不把這件事注意，只淡然的囑咐他們：「既然是看出此人是十分可疑來，暗中監視他，只要不在我們地面上弄出什麼事來，很可以不必多事，實在是看着有什麼危險的情形，可以把他帶到衙門裏，仔細問一下他的來踪去路，倘若是全沒有個正式交待，把他早早的驅逐出境，免得出了意外情形，也是給我們找麻煩。」手下兄弟們雖則是被捕頭這麼囑咐着，可是公門中這種

辦案拿賊，他們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，對於這個異鄉客人，一連藉着查店爲名，盤問過兩次，搜查他的包裹，更發現他帶着許多細軟之物，問到他到這地方是做什麼來的，此人竟自說是到這裏一半是訪友，一半是在這裏遊逛些日子，這捕快們私下裏一商量，安心要把這人拾進衙門，認定了他是綠林道中人，這天晚上，早早的安置好了人，竟在二更過後，到店中動手，趕到一伸手，想動他時，這人竟早有提防，揹着他的包裹闖出來，飛身上房，這捕快們私下裏全埋伏好了人，見這人已明露了形跡，立刻四下圍上來，動手捕捉他，那知此人手底下很有功夫，他身上暗藏着軟兵刃，一條七節鞭，對付這一般捕快們，居然被他連傷了兩三個，這人在臨逃走時，反倒向捕快們說，他是廣西宜山雙鳥部下的弟兄，名叫侯元泰，奉他們常家的命到成都府來給一個好朋友送信，在這裏採買些本地土產，在地面上決無招擄情形，無故這麻逼迫着不容在此處停留，這也未免太以的藐視這江湖道中人了，姓侯的暫時離開這裏，早晚叫你們嘗到了廣西道上朋友的厲害，這是你們自取其禍，倒要看看哥兒們有什麼手段，就把好朋友們拒絕入境，這侯元泰竟自逃走，這般捕快們饒沒動了人家，反倒栽在人家手內，事後被威筱帆知道了，把他們盡力申斥一番，威筱帆是公門中幹了多年，雖則跟廣西省隔着省分，可是門中對於這宜山雙鳥也有個耳聞，不過這次自己手下捕快們得罪他，好比反叫他佔了上風，雖則那姓侯的匪徒臨行發下狂言大話，威筱帆認爲那不過是幾句場面話，馮了此日遂把這件事置諸腦後，早把他忘了，過了三個多月的光景，這成都地方竟自連着發生了

兩樁巨案，在成都地方數年來，地方上一向安謐，忽然出了這種盜案，威筱帆他是責無旁貸，入手緝捕做案的，可是做案的這種手段過高，以威筱帆這種老捕頭，毫無跡象可尋，案情發生後，半個月的工夫，上邊追問的很急，威筱帆率領着自己手下一般辦案的能手，明察暗訪，只於是知道做案的是外來的江洋大盜，他這案做下來手底下十分乾淨，看出來是綠林中扎手的人物，凡是在成都附近數百里內，所有綠林道上人物，威筱帆差不多全可以知道他們的出身來路，安審立舵的所在，率領着手下一般捕快們，全踩跡到了，決不是這般綠林盜所為，怒的威筱帆簡直是束手無策，那知道沒隔了多少日，本城巨紳梁仲直宅中又出了重大的案情，他宅中所收藏的一匣子金珠細軟，和許多重要的文件，完全被飛賊盜走，賊人出入的情形，和頭兩次是一樣，平常人你決看不出一些做案的痕跡來，這件案子一發生，威筱帆可就吃不住了，因為這位巨紳曾為顯宦，雖是致仕家居，可是名公巨卿皆有來往，這種勢力，連本處府縣全不敢惹他，如今他宅中出了這種盜案，地方官不給他辦個水落石出，他焉能輕輕放過，所以從縣衙起所有馬步快三班，全受了責比，威筱帆當然也逃不開，雖則他是多年的老捕頭，在官家効力這些年來，有功無過，府台不肯拿平常一般吏役看待他，可是這種事情，連知府的本身全無法交待，只有嚴厲的向他交派，勒限緝捕，這江洋大盜必須人贓並獲，威筱帆對於地方上這種情形，自己認為不只於公事上個人無法交待，過去的威名，也算完全斷送了，認為自己手下的這般捕快們，辦平常的案件力量有餘，遇到這種時候，可就有些能力不夠

了，趕緊打發人到巴縣，把自己得意弟子黨子仁調來幫自己緝捕盜案，這黨子仁也是在公門中効力，一身很好的功夫，在四川全省中，六扇門裏當差的，沒有像他師徒二人那廡武功精湛，本領超羣的，這黨子仁在沒得着師父的信以前，已經得到了信息，趕來到成都府，遂和威筱帆師徒二人入手偵查，在這時連續在本城中又發生了兩樁盜案，這一來鬧得街談巷議，人心惶惶，凡是富商巨紳的住宅中，全時提防着這巨盜光臨，鬧得閬城中凡是稍有家財的，全不能安枕。地面兒上弄到這種情形，可實不像話了，府縣官也無法交待下去，威筱帆自己雖然屢次的蒙知府開恩寬限，但是個人也覺得無面目在成都地面立足了，在這五件盜案發生之後，威筱帆和徒弟黨子仁，雖然是晝夜的不敢鬆懈，嚴秘的探訪，凡是城中容易隱匿盜賊的地方，全安置了人，以威筱帆多年的老捕頭，經驗豐富，慮事週密，一點線索得不到，這種事情可就太怪了，除非是作案的真相俗人傳說，江湖上有那以邪術作案，來去無踪，不留痕跡的，那種傳說，只是一種捕風捉影之談，那會有那樣怪誕的事，可是眼前這種事，就憑成都地面府縣合到一處的力量，好幾十個辦案的能手，就搜尋不着作案的人，這也太怪了麼，這一天晚間，威筱帆因為事情十分棘手，心裏鬱悶的覺得身體十分不爽，喝了幾杯悶酒，坐在屋中默默的盤算，徒弟黨子仁從外面進來，見師父這麼愁眉不展，神情沮喪，遂湊到面前，招呼了聲：「師父，你老今夜怎麼不出去了？」威筱帆道：「子仁，咱們師徒這一回算完了，我幼年學藝，所投的門戶正大，一入手就學得是內家功夫，我在師門中比你年月可深，

我是整整的十六年，練成了這一身軟硬的功夫，只爲我性情過分的固執，一無成就，只得在成都府幹了這份捕頭，憑一身所學，當這份差事，就算是辱沒了師門，可是我自己另有一番心意，我總認爲雖則當了這名捕快，辦案拿賊，總也算除暴安良，我在公門中正好修行，所以這些年我對得起自己，非分的錢我一文錢沒沾過，在我手底下的案子，敢說是沒有一件被屈含冤的，想不到如今遇到綠林能手，這分明是安心和我爲難，叫我威筱帆在這成都地面，無面目立足，不過我就是想不起綠林中竟會有這麼厲害的人物，憑咱們師徒，踩跡了這些天，竟得不着他的踪跡，並且盜案還不斷的發生，分明人家沒離開此地，子仁你想 師父無法活下去了，這是知府大人對於我過去的情形，知道的清楚，他屢次開恩賞給我限期，但是被盜的事主，可不肯再寬容我們了，倘若是把師 我按在公堂上，打我幾板子，我還有什麼臉再活在世上。」說到這兒，威筱帆把頭低下，黨子仁道：「師父不必灰心，這件事只爲有限期逼迫着，叫我們無法應付，可是弟子從昨天起，想到賊人作案事情完了之後，這城裏一些跡象沒有，並且他決沒遠走高飛，定然仍然在附近隱匿，所以我注意到城外四廂一帶，無意中在西門城牆頭，發現那幾處堞口上面，灰土有新被磨擦的痕跡，那種地方，輕易是沒有人能夠挨到上面，因爲不是從城上出入的人，決碰不到那裏，這西門外並沒有街道，緊接着是一片農田，就是有因爲城門關閉後，那種無知愚民爬城牆出入，也定然在城牆轉角的地方，弟子發現之後，沒有武功本領的不能從那裏上下，我仔細注意之後，遂翻到城外，仔細的查勘，竟被我

發現一些踪跡，護城河過去，隔開沒有半箭地，就是一片水田，竟在那裏看出有夜行人以蹤躍的功夫，橫穿過數十畝的農田，落腳之後，完全是腳尖點地，並且落腳的地方，泥上濕軟，可是這人一縱身，依然能出去兩丈五六，脚印陷下去極淺，那種功夫的火候，一望而知是一個江湖上很厲害的人物，我循著這種踪跡探下去，離開足有二里多地，在一座古塔中，發現了有人在那裏存身，不過這人的形藏上十分謹慎，裏面除了一點蠟燭餘燼，任什麼找不到，可是他在這古塔上下的地方，也能驗出痕跡來，決不是風餐露宿的乞兒；在那裏存身了，師父，按近日的情形看來，或者就許是這作案之人也未可知，我們何不仔細搜查一下，現在師父就是急也毫無用處，事情擠到那個地步，再想法子，我看你老跟我走一遭吧。」威筱帆微搖了搖頭道：「只怕未必是他，在本地面兒賊人連作了五次案，所得的贓物，價值不下數萬金，金珠細軟易於攜帶，可是這盜案中他所盜去的贓物中，也很有些笨重的黃白物，既然他隱身之地，那能夠一些別的破綻沒有。」黨子仁道：「弟子看那倒不必過慮，得去贓物，他自會隱密收藏，焉能隨在他身邊，好在師父也正鬱悶無聊，咱們爺兒兩個何妨在今夜拿這件事解解悶。萬一有所獲，豈不強於坐以待斃，這城裏已經全安排的十分週密，現在只怕他不肯來下手作案了，倘若是他真敢再到這裏動手時，也會再叫他那麼乾乾淨淨的光明了，多少也能給我們留下一些痕跡。」威筱帆被徒弟說得活了心，師徒兩人遂收拾好了，一同離開班房，這時也不過是二更過後，這成都地面本是一個極富庶的地方，街道上到這時也就是才上門板，



還不斷的有行人來往，師徒二人全從房上縱躍如飛，撲奔西門，威筱帆對於這種地方是呆了多年，十分熟悉，在這種地方承平時代，雖則城門及時關閉，可是對於守城的並沒有什麼兵馬，只有兩名門軍，也全是養老送終的差事，城門一閉，他們早去睡了覺，誰還管這裏的事，順着東邊馬道翻上城頭，由徒弟黨子仁領引到他所發現可疑的地方，叫師父查看，威筱帆是多年的捕快，一望而知果然這裏有人出入，遂也對於黨子仁的話十分注了意，師徒二人翻下城頭，按着這一帶方向仔細辨別一下，果然更找到了那夜行人，從這一帶經過的足跡，雖則黨子仁報告他師父已經經過了一整天，但是農田邊上所留的足跡，並不是平常農人所能留下的跡象，在他們眼中一望而知辨別的清清楚楚，順着這行足跡直到了那座古塔下，威筱帆因為這一帶四無遮攔，想把形跡隱去是絕對辦不到，因為離着古塔四週，總要出去一二十丈，才有竹林和樹木，能夠隱蔽身軀，這時威筱帆認爲這古塔中定有綠林人，在此潛踪隱跡，遂低聲招呼黨子仁把兵刃預備下，縱身來到古塔前，塔門虛掩，並且這座古塔已經曠廢日久，土蔽塵封，是沒有人上下，威筱帆一打量上面那焦葉形的窗口，也是生着許多蔓草，從那磚縫子裏長出來的藤茫，把那窗口幾乎封閉，認爲決不會有人在上面出入，威筱帆把這塔門推開，黨子仁在身後招呼道：「師父，假若這裏真有江湖道的朋友們，彼此全不能再隱蔽形藏，何不招呼一聲，請他下來，彼此朝朝相，也總是咱師徒不在人前失禮。」黨子仁的意思，就是怕裏面過於黑暗，冒然往裏一闖，遭到人家的暗算，威筱帆明白了徒弟的意思，遂也把脚步停住，向

那螺旋梯口招呼道：「朋友既已來到成都地面，我們師徒在這裏也不是一年半載，朋友們請下來一會吧！」威筱帆這是先禮後兵，自己是先把脚步站住，不能叫他看着姓威的有畏懼他之意，這時忽然聽得那上面發出一聲陰森森的冷笑，可是並沒有發話答應，威筱帆這時已經一縱身竄到塔門口，一邊留神着裏邊，一邊向外面張望時，不覺「咦！」的驚呼了聲，招呼黨子仁道：「我們趕緊追，這位朋友從上面走了，這可怨不得我們師徒無禮。」威筱帆已經一縱身竄到塔門外，這種動作敏捷身手輕靈，可是自己眼中所望到的是一條黑影從塔上翻下來時，已經出去四五丈遠，往農田中一落，又復騰身而起簌落，只在威筱帆招呼黨子仁的一刹那，那條黑影已然出去十餘丈，好快的身形，威筱帆身上並非軟弱之輩，他也跟踪用力的追趕過來時，那條黑影竟自撲到了偏西的一片竹林中，威筱帆追到近前，那人的踪跡已渺，威筱帆又是慚愧，又是憤怒，憑自己在江湖道中，也算是闖蕩了十幾年，在成都府効力當差，就沒有栽過一個跟頭，想不到這次竟遇到這麼厲害的敵人，已經發現了這個綠林道，守在眼前，不止於沒擒獲人家，反把人家追得從容隱身而去，自己還辦什麼案，拿什麼賊，站在竹林邊怔怔望着竹林，黨子仁也跟踪趕到時，見到師父這種情形，遂招呼道：「師父不必失望，現在雖然被他逃出手去，我們總算知道了此人尚沒離開這個碼頭，容易下手訪拿他，何必就在這一時，非把他緝捕歸案不可呢。」威筱帆回轉身來，看了看黨子仁，自己嘆息一聲道：「到現在你叫我這作師父的還有什麼可說的，子仁，師父算栽到家了，我只有趕緊的當堂領罪，

情願領受緝捕無力縱盜殃民之罪，我對於這場事，自認失敗到底了。」黨子仁却正顏色的說道：「師父你老平時是精明強幹，有經驗有閱歷，現在你老這種打算，是完全錯了，師父你老認爲不是這綠林道的對手，自己甘願丟人現眼，把這件事往外一推，任憑官家去請能人，你老這種想法，只怕完全錯了，作案的這綠林道，他分明是爲師父你來的，他所找的就是你老人家，你老想撤身隱退，悞說官家不肯允許，這裏摺着這麼幾件重大的盜案，你老担任着捕盜拿賊的責任，想要推開一走，沒有那麼容易，何況這個綠林道，他又豈肯甘心，師父現在雖然被他走脫，好在我們師徒還有三寸氣在，咱們接着往下招呼，他有本領只管在成都府地面任憑他猖狂，我們師徒有本領，自然也能叫他終歸逃不出我們手去，咱們趕緊回去吧。」威筱帆被黨子仁這番話說的頗覺面上難堪，可是他所說全是正理，事情還絕對是這樣，只好是回到府衙，再想拿賊之策。師徒二人，翻回來回到府衙中，黨子仁却暗暗跟師父商量：「現在這綠林人，總算是已略微的露出踪跡，此人的身手果然厲害，以我們師徒之力，恐怕還不易就能把他收拾下來，我想師父現在顧不得再講這種虛面子，何不把師伯趕緊請出來，他老人家那份老謀深算，倒可以跟這種扎手的人物一較高低。」威筱帆道：「我師兄這些年來竭力的避免着與江湖道接觸，所以隱居巴縣，輕易不和同道們來往，就是我們親師兄弟，這幾年來也疏遠了許多，我是官差由不得自己，平時沒有工夫去和他一處盤桓，如今有了這種扎手的事，竟自覲顏去求他，在親師兄弟身上論，本沒有什麼，不過我自己，覺得在師兄面前

這麼不爭氣，自覺難堪。」黨子仁忙說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不必過於固執，就是朋友，也能急難相呼，何況有同堂學藝之情，在這種時候，請自己的親師兄弟出頭幫忙，這有什麼難堪？有什麼不好看？師父你還是趕緊請他老人家出來爲是。」威筱帆被黨子仁這麼說着，想到今夜所見這綠林盜，身上那麽矯捷，自己恐怕就是把仙綴上，也未必就能得手，只好是請師兄出來，助我一臂之力了，遂向黨子仁道：「請我師兄出來，必須我親自前去，只是地面上鬧成這樣，未必容我走開，還怕上邊起了疑心，怕我藉詞脫逃，倘若是我再碰了釘子，我越發的沒臉活下去。」黨子仁道：「我看師父不必爲難，你老寫一封信，我趕到巴縣，把這裏情形，說與師伯，我想他老人家定能原諒，我們江湖道中人，從來是不講那些虛禮節。」威筱帆此時除了這樣辦，也別無他法，只好懇切的寫了一封書信，交與了黨子仁，叫他趕奔巴縣，自己在第二日，面見府台，報告已得着那匪徒的踪跡，做案之後，並沒離開了這一帶，現在已經加緊的訪查他落脚之地，只要探准了他的下落，定能伸手把他捨下來，知府到這時，對於捕頭威筱帆，也不敢過份的逼迫了，因爲屢次查看，這賊人做案的情形，手段果然厲害，威筱帆在成都當差多年，辦過多少次大案，全沒這麼費過事，如今他既然這麼一再的苦求展限，以他的一身本領，這件案子，全辦不下來，眞要是把他擠跑了，越發的束手無策，所以知府慨然的賞給十天限，叫他把這案圖上，也好對的起治下的黎明百姓，威筱帆在黨子仁走後，仍然是晝夜探訪，搜尋匪徒的下落，可是到了第三天，本城東關內，一位做川邊總鎮崔

大人的宅中，又出了事，這次損失的越發重了，所被盜的，是這位總鎮大人和夫人所用的珍貴什物，朝珠翎管珠頂戴，和夫人一頭珠翠的首飾，還有許多零星的件頭，這一來，連知府全吃不住勁了，帶着威儀帆和捕快們，驗盜之後，這位崔大人還在任上，夫人是親自見知府，說的話是很厲害，那情形是不能人賊俱獲，只有由崔總鎮回來，親自辦理，這位夫人的話，已經明白的表示出，這案子不查辦個水落石出，府縣官就別想了，鬧得府台還得忍着氣，好言撫慰了一番，回到衙門裏，把知縣也傳了來，府縣兩衙門的捕快捕頭，全招呼到花廳中，知府親自交派，這案子不能不趕緊辦下來，所有捕頭捕快，全要拿問治罪，府縣本身，也不必再等被人奏參，只好自請處分，知府交派這番話時，聲色俱厲，這一班人退下來，威儀帆覺得實在面上難堪，在衙門口這些年來，就沒有受過這麼一次申斥，這案子不能辦下來，生不如死，但是想到知府這種情形，也叫被逼無法，本來地面上，也太說不下去了，半月來所出的盜案，一件也未破獲，在公事上，任憑你說什麼，也交待不下去，自己遂在當晚，整整搜尋一夜的工夫，這城裏凡是可以做這外路的綠林盜隱匿之所，全搜尋到了，這城裏決沒有他隱身之地，可是城外，除了那座古塔，已被自己師徒二人看出破綻來，那名巨盜，移挪了地方，可是再往別處搜尋，附近有幾十處，大小鎮甸，決不能同時一一搜查遍了，當夜威儀帆圍着城四週，轉了兩週，在天色已經到了五更左右，身上已覺得十分疲倦了，正走在城南一片族堂附近，隱約的似乎看見有人影子一幌，從族堂邊向西南轉過去，這是一個野外，農人種地

的雖是起的早，但是也得等天亮了，若說他是行路人，越發不對，他所走的那條道，並沒有道路，除了竹林，就是農田，所以認爲此人，頗覺可疑，威筱帆遂飛趕過來，只趕到竹林邊，從竹林的轉角往西南望去，果然有一條黑影，竟施展着夜行術的功夫，橫穿着那片農田，如飛的向一座小村而去，威筱帆遇到這種情形，越發的不肯放鬆，遂緊緊的趕下來，在黑沉沉的田野中，這麼一前一後的追逐着，那人的脚下很快，趕到了一座小村莊附近，那人竟飛撲進小村中，威筱帆竟自飛縱上村邊的民房，只是那人的踪跡已渺，自己在這小村的屋頂上，全搜尋遍了，也不見那人的踪跡，威筱帆好生失望，自己翻下了民房，這時天可就快亮了，東方已現魚肚白色，垂頭喪氣的，仍然順着原路，夠奔南門，才繞過那片竹林，迎面走過一人來，一身短衣短褲，頭上帶着大竹笠，把一張臉全遮蓋上，肩膀上扛着一把鋤，和威筱帆走的正對面，擦身而過時，這邊的道路，原來就是很窄，這一帶尤其沒有正式的小道，全爲靠着竹林道邊過去，因爲往北走，正是一片水田，貼着竹林過去，再往北走，就有正式的道路，可以直奔城門，威筱帆往旁一偏身，想稍微讓一些道路，讓那農夫過去，可是那農夫，也不知是有意是無意，身軀往這邊一栽，和威筱帆猛撞了一下，威筱帆決沒防備到這農人的力量很大，威筱帆身軀撞

到竹竿上，喀吶一聲，把竹竿撞折了兩三根，威筱帆一挺身，算是沒倒下去，不由十分憤怒，一斜身，喝問道：「你這人走路怎麼這麼不講理，這麻狹的地方怔往人身上撞。」

可是威筱帆這麼喝叱着，那農夫好像沒聽見，依然緊往前走，已經出去了十幾步。威筱

帆越發的動怒了，高聲叫道：「你再不站住，我可要教訓你了。」那農夫猛然一回頭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好厲害，你想教訓誰？自己長眼，險些個把我撞倒，我饒沒有說什麼，你還發威，你別是有衙門口的勢力吧？有那種本領，幹自己正經事，去跟一個莊稼人發威，又露的了什麼臉。」威筱帆自從在成都當差以來，自己時時的警戒着，不願意有公門中那種惡習，最怕落人家背後指點，倚官仗勢，倚勢欺人，所以在本城中決沒有絲毫招擾的情形，更對於商民百姓，尤其是願意自己處處吃虧，不想今日遇到這個莊稼人，對自己這麼無情無理，威筱帆實在不能忍耐了，遂往前一縱身，竄了回來，口中喝喊道：「我看你這莊稼人，有點兒來歷，要不然你不能這麼不講理，我今天索性落個倚官仗勢，欺負莊稼人吧！我先打完了你再說。」伸手向這農人的背後抓去，這農夫猛然一轉身，他肩頭扛着的鋤，反險些掃在威筱帆的臉上，這農人連忙的往後退着說道：「幹什麼，這麼蠻橫？打死人難道不償命麼？」這時又從竹林的轉角闖出一人，也是莊稼人的打扮，可是赤手空拳，口中喊着：「大清早起打的什麼架，各走各的路不好麼？」威筱帆見這個農夫，年紀有四十多歲，生得短小精悍，他竟走向前來推着自己道：「得了，看在我的面上，莊稼人不會說話，你快請吧！爲了一點小事，全是這麼大年紀的人，吵起來叫人多笑話。」威筱帆被他勸着，並且用力的推着自己，他一個行路人給人勸解了事，威筱帆又是一個外場人，那好不賞他個面子，遂說了聲：「看在你老兄的面上，今日算便宜了他。」說罷，遂悻悻的仍從原路退回來，那兩個農夫全轉過竹林，威

筱帆隱隱的聽得一片笑聲，自己因為辛苦了一夜，毫無所得，又遇上這個無情無理的農人，十分掃興。夠奔城門，因為辛苦了一夜，也有些飢餓，遂想找一個地方用些早點，沐浴一番，向衣袋中摸了摸，帶着錢沒有，那知一伸手竟先摸着一個紙片，筱帆隨手掏出來，心裏就是一驚，原來是一個疊得齊齊整整的字帖，筱帆趕忙打開看時，只見上寫着：「字諭成都捕頭威筱帆，綠林血乾，捕頭囊滿，損人利己，天誅好還，略施懲戒，不再流連，雙鳥振翼，已返宜山。」威筱帆看罷這個字帖，恍然大悟，自己方才所遇到那兩個農人，也就是此次在成都府連着作案的對頭人，看他這字帖上的語氣，此番把成都府攪個地覆天翻，完全是為自己來的，可是自己就想不起在什麼時候得罪這兩個江洋巨盜，這一來也無心再去用早點，遂匆匆的趕回了衙門，一到衙門口，有個伺候班房的伙計金阿寶迎頭招呼道：「頭兒你回來了？那位黨師父陪着一位老者，已經來了好一刻，正在要派人到城裏各處找你去呢！」威筱帆一聽，知道是師兄到了，趕緊的來到裏面，果然見黨子仁跟師兄正在等候自己，威筱帆忙向前見過禮，旁邊轉過來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，却向自己招呼了聲：「師叔。」跪在地下，給自己叩頭，威筱帆忙向師兄于鵬說道：「師兄，這可是我那姪兒于瓊麼？」這位老武師于鵬含笑點頭道：「就是他，你居然還認的出。」威筱帆道：「想不到五六年工夫不見他，已長這麼高了，若不是跟在師兄的身旁，我可實在不敢認了，師兄到得好早。」老武師于鵬說道：「你這徒弟真是忠心保國，他緊逼着我連夜緊趕下來，我們昨夜走了一夜，天亮才來到成都府，



這裏的事情怎麼樣？」威筱帆道：「小弟我算是給師門丟人現眼，我算栽到家了。」武師于鵬道：「師弟用不着說這些自卑自賤的話，我們武林中有幾個能夠跑一輩子順風，不遇阻難，現在你只說可有些頭緒沒有？」威筱帆道：「事情是過於棘手，不過還算湊巧，我昨夜整整地搜尋了一整夜，竟在那天亮臨回來時，和這對頭人算是對了盤，不過我空學了一身武功，又幹了這些年捕快，我居然當面被他們戲弄了一番，臨完時還給我囊中放置了個字柬，我並未覺查，師兄你老請想，我還有什麼臉在成都府叫字號？」那武師于鵬面現怒容說道：「師弟，咱們弟兄若是真這麼吃完了虧，就把氣嚥了，那算是栽到了家，現足了眼，現在你我還活在世上，我就不認爲準準的就全把一世英名扔在成都府，什麼字柬拿來我看？」威筱帆把那字帖從囊中拿出來遞與了師兄，于鵬接過來看了一番，把字帖往桌上一放，低頭思索了半晌，驀然把手向膝蓋上一拍道：「莫怪這綠林道有這麼棘手，原來是他兩個，好！我于鵬倒要鬥鬥他們，看看他們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本領？就敢來到成都府任意橫行，我這條老命要在這場事上不要了，師弟你只管放心，現在已然知道了他們的來踪去跡，這還不好辦麼？」威筱帆道：「小弟十分糊塗，怎麼我看不出他們究竟是那踰線上的綠林道？」老武師于鵬道：「師弟慢說他字帖上還沒明明的寫出，大約這兩個你還未必知道，這兩個綠林，他們並不在四川省境內，這是廣西省柳江道的兩個最厲害的綠林人物，江湖中稱他們爲宜山雙鳥，一個叫九頭鳥申傑，一個叫鐵燕子韓霄，這兩人在廣西省橫行了十幾年，因爲行踪隱密，出沒無常，所

以他們始終的沒落在官家手內，他們的巢穴秘密，官家屢次想捕拿他，終於被他們漏網脫逃，可是你竟和他兩人結了梁子，這倒是怪事了！」威筱帆道：「師兄說的一些不差，我不止於不認識這兩個綠林道，連他們的名字聽着全很生疏，我真想不起在什麼時候和他們爲仇結怨，這倒是怪事了。」武師于鵬道：「這件事將來自能水落石出，反正不會沒有原由，你看他們下手的情形，分明是安心故意與你爲難，叫你在成都府栽跟頭現眼，直到不能立足才能罷手，這申傑，韓霄在綠林道中實在稱得起非常的人物，武功本領全得自名師所傳，尤其是那織燕子韓霄他那身輕功提縱術，在武林中全都少見，很好！我這次還算沒白來，我倒要見識見識這兩人手底下功夫，究竟是怎樣厲害？」武師于鵬說到這兒，忽然沉吟半晌，向威筱帆道：「我推測的如若不差，這兩人可要就離開此地了，你想他們連做了好幾樁盜案，始終不肯和師弟作正式的朝相，今日竟自在城外故意的和你當面糾纏起來，他們是在你面前亮了盤兒之後，安心是帶着所得的贓物一走，我們下手一遲，真容他們離開了成都地面，逃回他老巢，我們再想結這一案，可就費了事，這宜山雙鳥盤據在鳳凰嶺，我們人地生疎，不容易下手，就是那廣西省所有官人，那一時也沒把他忘了，只是始終連他的巢穴，全沒摸着，事不宜遲，他分明已然明露出隱匿在城外，今夜把府縣所有的快手們，全調集起來，四面守住，按好了暗樁，定好了信號，我們也到城外附近等地，他若是想要入城，逃不開我們耳目之下，可最怕是

他從今夜這一遠走高飛，我們只好再想辦法了。」威筱帆聽到師兄這番話，暗暗着急，只

好是趕緊的招集府縣捕快們，把所看到的兩人像貌情形說與了大家，叫大家分散開，四面埋暗樁，大家等他入網。

## 第二章 一葉扁舟搶關較絕技

所有府縣捕快們，也全盼着早把這案圖上，爲了地方上一連出了幾樁盜案，害得大家晝夜耽心，已經發生的案情，不止於不能人贓並獲，反倒時時提防着再有事故發生，所有府縣的捕快全弄成朝夕不保的局勢，今夜府衙大班頭威筱帆這種調派佈置，大家全認爲案情已有了眉目，這定是已經採探好了，今夜是可以叫這巨盜入網了，所有的捕快們，一個個全是精神百倍，預備着今夜只要一動手，足可以把這幾件案子全可以圓上，遵着捕頭的命令，在城牆附近各找隱身之處，插好了暗樁，威筱帆跟師兄于鵬和徒弟黨子仁全分散開，自己和于師兄把守在西門附近，叫黨子仁帶着師姪于環在城中各要緊的街道暗地巡查，凡是大商家富戶所住的地方，全要暗中注意着，這一來把成都府地面上暗中完全監視起來，他們這種舉動十分嚴密，本城另有巡查守夜的官兵，他們仍然按着舊日的規矩巡查各街道，這時已到了三更左右，正是夜行人出入的時候，所以被派出來的人，全謹慎提防着。可是城內外絲毫沒有動靜，威筱帆和師兄于鵬把守在西門城牆外，在護城河邊一座廢置的更房，隱蔽身形，認定了匪徒潛伏在城外，他無論如何越不過這裏，那知道更鼓頻催，轉眼間，三更已過，這城外靠西門附近並沒有斷道緊接着

一片農田，跟一道河流，這時靜蕩蕩萬籟無聲，往遠處看，黑沉沉一片曠野，只有那叢林野草，被風吹得時時發出響聲，離開城門足有一里多地，才有附廓的村莊，在這黑夜中一些燈火也看不到，只有村頭野犬不時發着吠聲，威筱帆默數更籌，十分焦躁，老武師于鵬不肯老老實實的俯首在更房裏面，不時的走到河邊堤上往遠處查看，城裏所有被派出來的人也全定規好了，只要那裏發現了匪人的踪跡，立時能傳遞暗號，這裏可以聞警應援，只是城裏一帶也是一點動靜沒有，眼看着四更又過，威筱帆向師兄于鵬道：「這樣看起來，我們今夜算是沒有什麼指望了。」老武師于鵬對於威筱帆的話，好像沒聽見，仍然不做聲的在附近一帶走來走去，有的時候竟自坐在野地裏，他那種儀態安閑，威筱帆看着師兄好像胸有成竹似的，可是任憑怎樣，眼前的事已經算是到了最後的絕望，只要匪徒們一離開成都府，再想捕拿他們，那等於望梅止渴，畫餅充飢，威筱帆想到眼前的事，真是意冷心灰，耳中聽得已經交過三更，遠村中鷄聲喔喔，已在報曉，老武師于鵬正在更房前倒背着手，低頭走來走去，忽然抬起頭來，向威筱帆道：「師弟你現在不必癡心妄想，我看這件事只有自己認了命，這場官司替他們打吧！師弟你從一下手，就把這件事看錯了，你把這種鼠竊狗偷，竟看成了江湖中的好朋友，就算一錯到底了，真若是那種成名露臉的綠林英雄，真有那種深仇大怨，他安心向你報復時，定然要出頭找你，值不得的事，決不肯用這種下流的手段，嫁禍於人，你又未曾把這種賊崽子們害得一世見不得人，他何至於跟你做這種死對頭，這正是因為別的地方已經不容

他們再伸手做案，因為成都府這種地方為東南各省最富庶的地方，他在這裏做幾樁好買賣，完了事撒身逃走，把這場事完全放到你身上，叫你替他担負担負，弄出這種手段來，叫別人看着，只為和你姓戚的有仇，把這千斤担子放在你身上，別人也就勿須再管這件事了，那麻對付他的只有你一人，他隱避潛逃也比較着容易，你還這麼傻等他，要依我看，這時他已經遠走高飛，他還敢在成都地面流連下去，你遇上這種下流的賊子，很可以不必這麼驚天動地的把他看成了不得的人物，雖則上面公事緊，好在是在官應役，辦案拿賊，誰也不能保准了就能夠跑一輩子順風，在府台大人面前就是擔上一點罪名，也算不得一件事，這種鼠竊狗偷的手段，就讓他離開成都府，早晚走到別處也得落網，我們何必這麼把事情看死了，師弟趕緊回去吧！」戚筱帆聽到了師兄這種離奇的話，自己剛要答話時，于鵬竟自轉身就走，撲弄城牆，戚筱帆略一思索之下，知道師兄的話是另有用意，莫非他已發覺匪徒的踪跡，故意的要這麼講，我倒要看看師兄究竟是如如何下手，這時已經東方將要發曉，天空已呈魚肚白色，老武師于鵬越過了護城河，忽然往下矮身，竟自施展開輕身縱躍的功夫，身形是倏起倏落，順着城牆下往北直撲過去，到了城門以北，有一箭地外，忽然間師兄竟自身形猛然往起一縱，竄起有三丈左右來，脚下往那城牆的破磚口上一登，二次翻身，已到了垛口上，在他身形往上一落，驀然從他著脚的那個垛口旁，飛縱起一條黑影，往北竄出去兩丈多遠，身形在城牆上一落時，猛然縱起，竟往城牆下落來，戚筱帆也緊自縱身飛撲了過來，可是這人好快的身

形，他從那麼高的城牆上，落到城根下，竟自跟着又把身形縱起飛躍過護城河，向西奔那農田邊逃了去，這時那老武師于鵬在城頭向此人撲擊，被他逃下城來，于鵬也跟踪翻了下來，威筱帆因為好容易發現了匪徒踪跡，焉能再容他逃出手去，把輕身本領盡量的施展出來，縱躍如飛，追趕了下來，可是這夜行人的脚程太快，前面雖有一道河流阻路，威筱帆認為任憑你脚程怎樣快，反正師兄弟二人已然跟綴上他，有這道河擋着，決不能再叫他逃出手去，跟縱追趕這夜行人，順着河堤，他反向南如飛的逃走，這河堤上種着許多樹木，極容易隱蔽身形，可是威筱帆此時把生死全置之度外，不顧一切的猛撲上來，那老武師于鵬，也跟踪趕到，腳底下實比威筱帆快的多，已經又趕到威筱帆頭裏，這時前面那夜行人穿過河堤上的樹木，左旋右轉，老武師于鵬十分憤怒之下，竟施展「燕子飛雲縱」的輕功提縱術，丹田氣一提，身形猛拔起來，見那夜行人已經轉向一株枯樹後面，這株枯樹幹極粗，可是已經枯乾，上面沒有什麼綠葉了，老武師于鵬，丹田氣一提，腳下一點，騰身飛縱起來，竟往這株枯樹頂子上落去，安心是要越過他頭裏，把此人劫住，可是老武師于鵬往樹上一落，自己腳下所踩的這根樹枝子，嘵嘵一聲，往下折斷去，老武師于鵬雙臂向上一抖，一鶴冲天，在樹枝子上又拔起來向前沖去，在身形往地上一落時，知道這夜行人是故意要暗算自己，腳一沾地，一個「玉蟒翻身」，雙掌一錯，左掌向前一推，身隨掌走，反撲過來，老武師于鵬這種身法迅捷輕靈，趕到撲到這樹下時，那夜行人已經竄到了河邊上，他手中竟自把那根樹杈子折斷下

來，拋向河中心，這道河有六丈多寬，老武師于鵬就知道他要用輕功絕技，渡河逃走。于鵬趕緊身形往左一擰，右脚用力一點地，橫撲過來，可是這夜行人竟自在河邊，已經飛縱起來，隨着他拋出去的那根樹杈子往河心一落時；他身軀也到了水面的當中，脚尖往那飄浮在水面上的樹杈子上一點，又復騰身而起，已到了河對面，但是此人手底下既快，並且還是十分狡詐，他施展「登萍渡水」的輕身術，却已防備到追趕他的人，也一樣照樣施展，他這根樹杈子拋出去，竟在水面兒上很快的向對岸沖去，雖被他腳下一點，稍阻擋了一下，可是他身軀縱起，竟自沒把這根樹杈子反登回來，老武師于鵬，看得真真切切，也不禁心驚，這時他已經落到對岸，老武師于鵬雖也擅長這種輕功，可是倉猝間沒有可以借力之物，乾看着他，捕頭威筱帆也跟踪趕到，這時對岸那夜行人，却自向這邊一拱手道：「捕頭威筱帆，和這位于老師父，有勞相送，我深領感情，有工夫到鳳凰嶺走走，我在下榻誠恭候，現在恕我不陪。」武師于鵬厲聲喝叱道：「朋友，你不用賣狂，宜山雙鳥，我久已聞名，這次來到成都地方，你的手段稍差，朋友你就這樣一走，叫姓子的太看不起你了，現在我決定不強留，只要你敢在宜山等候，于鵬必然要和朋友同在那裏會一會，你自管請吧。」威筱帆還要隔河喝罵，老武師于鵬向威筱帆一揮手，說道：「師弟，我們現在算是栽在他們手中，無須乎多說什麼了，咱們是但憑最後的手段，我倒要見識見識宜山雙鳥，究竟有多麼厲害。」威筱帆見師兄動了真怒，自己雖是眼看着這巨盜逃走，也無可如何，隨着師兄于鵬一同往回走來，到了城下，這時

天光已亮，城門已開，這裏有安置下的人，于鵬向威筱帆道：「師弟，你告訴他們，無須在這裏把守了，叫他們各自回去，事情到了現在，真相已明，何必再帶累大家，多受些無謂的辛苦。」威筱帆遂招呼一般伏守的捕快們撤回衙門，威筱帆跟師兄回到府衙，這時黨子仁也撤回來，城內安然無事，威筱帆向于鵬道：「師兄，我們現在應該怎樣辦？」老武師于鵬冷笑一聲道：「師弟，這可在你個人了，你面見撫台大人，把這件事情說明，巨盜作案之後，已經逃出城都府，只有請府台大人恩典，賞一份海捕公文，得出省去辦這案，作案的巨盜，落在了廣西省宜山鳳凰嶺一帶，府台大人如若冇刁難之處，師弟你不過是身為捕頭，緝捕不力，難道還有掉頭之罪麼，已然栽在了匪徒的手內，那就任憑府台大人辦吧，成都府怎有這些盜案，叫府台一人去担承，我們倒省了事。」威筱帆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：「事情逼迫到這般田地，也只好這麼辦了。」稍微的休息了一刻，威筱帆面見府台，果然照着師兄于鵬的辦法向府台一說，這位捕頭威筱帆這次的情形，頗有些任憑府台處置之意，知府認為他在成都府多年，是一個緝捕的能手，已經說出無可如何的話來，若不竭力的替他担当，就是按着公事把他捕頭革掉，也不能把他辦成什麼罪名，那一來本城這些案，恐怕越發無從下手了，遂賞了一月的限期，辦了一份海捕公文，不過可叫威筱帆具了保，如有畏罪脫逃，情願把全家交官處置。當捕頭的遇上重大案情，弄到這般地步，也就算栽到家了，威筱帆滿懷憤怒，退下來，等候着公文辦下來，和師兄于鵬一商量，限期雖然有一月，但是此去廣西省，入



柳江道，有極難走的水程，就是趕到宜山，尙不知他巢穴所在，也不能立時就能找到匪徒，稍一耽擱，只要一誤了限期，官家的事是翻臉無情，那時府台認起真來，自己還有什麼臉活着，所以絲毫不敢耽擱，跟師兄于鵬，徒弟黨子仁師姪于環，一同從成都府起身，趕奔廣西省。這條路是走水路最爲相宜，因爲奔宜山是走柳江道境內，飛流港是個咽喉要路，不坐船過不去，他們此行把形狀已經改變了，全打扮成平常的商人模樣，因爲越省出境去辦案，雖然有海捕公文，一樣能借重隣省地面官的力量，可是那種力量靠不住，人家不過是敷衍公事，這種案子全憑自己的力量了，形跡上不得不嚴持一下。船走到快出四川省，已到了蜀桂交界的地方，行程中竟發現一隻可疑船隻，在十字港碼頭。老武師于鵬和威筱帆一商量，在頭一天傍晚起，以及第二日直到午後，有一隻船始終跟綴，不離開自己這條船的前後，老武師于鵬認爲這船上人，多半是匪黨，遂在十字港悄悄的把于環打發下船，叫他設法探查那隻船的情形，定規好了，在飛流港停船等候他。這于環天生來的聰明絕頂，老武師于鵬，晚年得子，十分重視，從五歲即開始給他基本功夫，站跪站架子，煅煉筋骨，所以于環莫看年歲小，他竟有六七年純功夫，並且更精通水性，現在才十四歲，已學成一身本領，尤其是輕功提縱術，更有極深的造就，于鵬更給兒子打造了一條奇形的軟兵刃，名叫「鈞鑷蛇骨槍」，這條兵刃，長四尺二寸，通身二十四節，可全是暗環交錯，槍身上絕不現出銜接的節環，前頭是一個四寸半長的蛇頭槍尖子，在槍尖子的三寸半處，有一寸長的倒鑷鈞，再往下錯半寸，照樣的也有一

個倒鬚鉤，這兩個倒鬚鉤，在接頭分上下左右交錯，尾端是一個棗核形的握手，這條兵刃使用起來，勾拉，鎖，帶，擋，拿，纏，割，處處能剋制對手的兵刃，更能在這條兵器上運用軟硬兩種兵器的招術，身形上巧快靈活，和他動手的人，只要一輕視他是個小孩子，就非吃他的眼前虧不可了，更能打十二粒硬鋼子母珠，子母珠完全是黑色的，更不易閃避，老武師于鵬，不敢把他放在家中，把他帶出來，放在自己身旁，為得還不至於給自己惹禍，此時竟派他去跟綴探查匪船動靜，威筱帆認為師兄教于環去太冒險，他一個小孩子，倘有失閃連接護他的全沒有。老武師于鵬却絲毫不作理會，教師弟威筱帆自管放心，于環絕吃不了匪人的苦子，威筱帆也只好任憑師兄去作。那于環奉了爹爹之命，在這十字港把住了這隻已停泊下來的匪船在碼頭略停之後，又開走了，于環在岸邊等候着，因為這一帶正是一個航船集聚之所，客人船夫很多，于環赤足短衫褲，更攆了個漁簍，誰也不注意他，他等到那隻匪船，上岸買食物的人全回了船，他們立刻拔錨撤跳，也要開船，于環那肯就這麼容他們走開，于環趕到近前，這時船上還有一塊跳板沒撤下去，一名水手正在伸手抓起這塊船板往船上搬時，于環一脚把跳板踩住，可是和顏悅色的招呼道：「管船的你先等一等，我有事和你商量一下。」這名水手跳板沒撤回來，被人踩住，一抬頭見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，這水手立刻喝叱道：「你這孩子是誠心擾合麼？有什麼話你只管說：竟這麼不知輕重把跳板踩住，倘若我手底下收不住勁，把你送入水裏去糟蹋這條小命，豈不可惜，有什麼事趕快說。」于環聽這水手口中這麼

奚落自己，他絲毫不動怒的說道：「管船的你先不用替我擔心，我這條命算不得什麼，我跟你商量正經事，你和我說這些閒話太不夠朋友了。你們這隻船是往那裏去？我跟一程行不行？」這水手嘆味一笑道：「小伙子年輕力壯走點路有什麼要緊，還想找舒服，我看你是安心討打，你背後分明揣着漁簍，也是吃水面兒的，爲什麼拿我們開心，就誤我們正事，趕緊給我躲開，再麻煩你可要討打了。」水手說着話，仍然伸手撒跳板，于環這時仍然是左脚踩着旱地，右脚踩着跳板，暗中把力量全貫到右腿上，這水手二次往下這一撒跳板，怔沒從于環腳下奪出來，反倒險些把他自己撞到水中去，一怒之下，挺身立起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是誠心找驚拗，這個怨不得爺們手底下不懂交情，我先叫你嘗嘗這拳頭是什麼滋味。」于環這時把右脚一撤，可是決不往後退，仍然挺身站在那兒望着水手說道：「你太不講理了，你這航船明明是接送客人的，你是勢利眼看小爺爺穿的破，就瞧不起我，我花錢僱船，你憑什麼要打我，難道青天白日之下，就沒有王法了麼？」那水手被于環這兩句話給喝叱的真就得敢怔闖下來，這時從後梢上又趕過兩名水手來，全喝問着什麼事，船頭上這名水手把于環誠心攪擾不叫開船的事說與了同伴們，內中一個年紀輕的，往船頭上搶了一步道：「小伙子你要往那裏去？」于環道：「我沒有多遠的路，不過想跟到了七里塘那裏，我照樣給錢，他竟向我說挖苦話，我年歲小就是不吃這一套，不叫跟着這隻船走，你就別想開船，這名水手見于環這種情形，決不像個坐船的客人，分明是安心攪擾，遂冷笑一聲道：「小伙子既知道花錢僱船，何必多說

這種廢話，我們這條船已被客人包了，不能再攬客人，那邊的船很多，你有錢一樣僱別人的，爲什麼非跟我們這隻船走不可，小伙子再安心麻煩我們，可要對不起你了。」于環道：「好厲害的水手，你們這條船有什麼勢力？客人把你船包了，他只能包船艙，我在船板上碍的着客人什麼事？我這人死心眼，非跟這個船走不可。」水手被于環引逗得火起，這個年輕的水手脚下一點船板，已經竄到了岸上，正落在于環旁，一揚手照着于環右半邊臉打來，于環往左一幌身，反轉到這水手的右側，向他右臂上猛然一掌擊去道：「幹麼這麼厲害？伸手就想打人。」他口中嚷喊着，手掌已落在水手的右臂上，這一來少年水手一條右臂發麻，又酸又疼，怪叫着道：「好小子！你真敢動手，哥兒們這小子有來頭，抄傢伙動手。」這時船頭上又竄出兩個來，把于環圍在當中，于環身形矮小，輕快異常，水手們三面包圍伸手抓他，于環這種身軀速小綿軟功，左旋右轉只叫各水手們摸不着他，他抽冷子，就給他們一下子，這一來這三名水手可吃了大苦子，跟着船艙內有人高聲招呼道：「還不趕緊給我住手，我來見識見識，這小朋友請示他是何人主持出來？」話聲中，船艙中走出一人，年紀只有四旬左右，面色紅中帶紫，兩道長眉，一雙豹子眼，凶猛異常，身形一到船面上，那于環知道這種水面上鬧出事來，雖則旁邊有這麼多人，可決沒有敢多管閒事的，眞要是被他們以多爲勝的圍住了，非吃他們苦子不可，自己何必再跟他們糾纏不休，還不如早早叫他們開船，自己暗中跟着，也不會叫他們走脫了，這時正有一名水手從于環的身後猛撲過來，向他攔腰一抱，想把于環

按倒，先把于環抓住再講，他雙臂已然插向于環的兩肋下，于環猛然雙掌從自己的頭上指尖向後，猛然一揚身，掌鋒反向他，這名水手兩肩頭上戮去，于環這一下使用的十分巧妙，正戮在水手的兩肩頭上，他兩臂發麻，力量立刻散了，于環往地上一縮身，從他的雙臂下退出來，可是猛往後一躬身，反把水手跌出三四步去，那于環一縱身，竄出丈餘遠來，口中却在招呼小子們不叫我跟着船走，咱們前邊見了，這江岸上來往的人甚多，這一吵嚷動手，三個水手竟沒打着一個小孩子，這時這小孩如飛的逃下來，所有看熱鬧的人無形中全給了于環個便利，他所到的地方全早早的給他閃開了路，容他過去，人又合到一處，水手們順着江岸追趕了一箭多地，于環已經跑得無影無踪，水手們只得悻悻的退回去了，于環離開江岸這裏，找了離着江岸近的一片樹林子，竄到裏面，坐在樹根下歇息了片刻，估量着那匪船已經開去，于環這才走出樹林子，遠遠的望見了匪船的船帆，自己在江岸這邊身形兒忽隱忽現，始終不叫這匪船走遠失踪，于環這個辛苦可夠勁了，整整的隨着這隻匪船走了多半日，才算停泊下來，于環見天色已晚，自己心想，我既下了這麼大辛苦，我決不能空空把他們放過，我總得到他船上攪他一下子，也可以探聽他們的實情；于環走進一處蘆葦塘中，等待着天色黑沉下來，這才悄悄的從蘆葦塘中出來，見匪船此時燈火輝煌，于環遂潛身水中，浮着水貼到了船旁，探身出水面看了看，船尾上正好立人，翻身躍上船梢，聽得前艙那裏正在高聲談笑，猜拳行令，船中鬧得熱鬧非常，于環躡足輕步竄到艙頂上面，把身形隱蔽住，這裏是十分安全的所

在，于環往船頂子上一躺，耳中正可以聽得船中的一切，不過最可恨的這種酒肉之氣，弄得自己饑涎欲滴，于環雖則着急無法可想，只得暫時忍耐着，要聽他們講說些什麼，這時聽得一人說道：「我們若是今夜就搶這鬼門關，不到辰時就可以趕到十字港了，若是等待明天午時，那可就得明天晚間趕回梁子窰，要依我的主意，我們索性不過於耽擱，還是早早的回去爲是。好在事情已經探聽得十分把牢，鷹爪孫們實實在在已經算入了境，瓢把子們放手安擺，一定會等的上，你們哥兒幾個認爲怎麼樣？」又聽得另一人說道：「我們這趟既出來，事情雖則沒辦砸了，可是總算是一點出手的事沒有。依我看來，人也不見怎麼高明，何不在鬼門關那裏和他比劃一下子，也顯得咱們哥兒幾個不是酒囊飯袋，任憑來人如何扎手，總算是敢動他，那種地方極容易下手，哥兒幾個手底下稍賣力氣，就可以給他個極大的苦于吃，咱們回去瓢子面前也顯得面上有光。」這時別的人也會齊聲附和，全說是這樣辦很好！于環聽到他們這種商議的情形，知道這準是宜山雙鳥手下的匪黨無疑，自己蜷身坐起，從船頂子翻到後梢，後艙中恰好無人，溜進後艙中，這裏是他船上燒飯的地方，一個炭爐子上面，放着一隻砂鍋，裏面熱騰騰煮着一隻五香豬，于環暗罵這羣賊黨們得來不義之財，都會這麼任意的享受作樂，小爺爺也不能白跑這一天，我先替你們吃一頓吧，于環趁着匪黨們全在前艙，燒飯的也到前面去伺候他們，于環把砂鍋端下來，放到後艙門口，竹篩中現成的米飯，于環抄起一把芭蕉扇來，往鍋中緊攏了一陣，于環心裏也是怕前艙過來人撞見，他也顧不得燙嘴了，竟自

把砂鍋中又肥又嫩的雞脯，挑着好的一個勁往口中送，口裏還低聲叨念着：「猴兒崽子們，這時讓小爺爺吃個痛快，萬事皆休，只要跟小爺爺找驚撈，攪得我不能把五臟神喂飽了，你們誰撞了來，算是誰的晦氣，他把雞肉吃了一多半，才把竹篩子中的米飯，弄了一碗，糊亂的吃下去，這一路緊趕，嘴裏邊漫得起了泡，頭上冒着汗，這時前艙却在有人走出，說着話道：「五香雞這時準燉爛了，我這就去拿來。」于環一聽，本主兒到了，趕忙把砂鍋捧起，仍然放在炭火爐上，抹了抹嘴上的油，臨出艙門，還用芭蕉扇自己搥搥了幾下。那個燒飯的伙計從船艙左側過來，于環却從右邊轉過來，輕輕一縱，穿入江心。他先洗個涼水澡，任憑那燒飯的伙計挨罵，于環是不去管他；回來出來有兩箭多地，才從江邊翻上來，他背後那個竹簍，却帶着一簍水，衣服也是濕的，站在江邊，好在四下裏沒有什麼行人，他把衣服脫掉，晾到半乾了，這才穿上趕奔鬼門關，回到船上，却一面述功，一面嚷肚子餓，其實他已吃得十成飽了，他是故意的給他老父開心，于環把經過的情形完全說與了老武師于鵬，威筱帆對於這個徒姪，聰明機警十分贊嘆，他師兄黨子仁更是不住的誇獎，老武師于鵬這時酒已喝得夠了，把酒杯掩開，沉着面色，向威筱帆黨子仁道：「你們師徒不要這麼助長他的驕狂，這孩子離開我的面前，就要惹是生非，不要看他現在立了這點功勞，等着他惹出是非來，你們就知道他是如何的可恨了。」那于環偏着臉，向黨子仁眼睛一擠，偷着笑了一下，黨子仁也微微含笑，不過當着師父和師伯不敢放肆，威筱帆向師兄于鵬道：「師兄，于環所跟綴的這隻匪

船，果然是宜山變局所派出來的黨羽了，聽他們暗中計劃的情形，飛流港鬼門關這裏，定有一番麻煩，我們倒得盡力和賊子週旋一下，不要真個被他們佔了上風，雖則不能牽動全局，也定然叫他竊笑我們無能了。」老武師于鵬，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：「威師弟，這件事倒不敢保準怎樣，飛流港鬼門關這裏，名符其實的是個奇險之地，我們大約全沒到過這裏吧？」威筱帆道：「倒常常的聽那航船的講起這裏險要的情形，和巫峽那裏不差上下，可是船上的水手，和管船的倒還不斷從這裏經過，這種地方竟全仗着管船的在水面的人像兒了，守規矩守本分，誰也不和誰故意爲難，這裏就能平安渡過，只要稍弄手脚，就容易遇險，不過這種地方，只要一出事，就夠厲害的總得出人命，就是這些水性的，也容易在這飛流港被疾流激浪毀了，師兄看我們闖這鬼門關時，倘若賊子們真個在這裏弄手脚，暗算我們，那只可下絕情施毒手，不必再顧慮什麼了。」老武師于鵬點點頭道：「那是自然，這所謂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，我能容人，誰肯容我，不過強鄰不壓地頭蛇，我們總算人地生疎，賊子們人傑地靈，這一帶的航船，不進那一隻船是他們的一黨，所以我們不是單注意到于環所綴上的那隻船了，渡飛流港鬼門關時，是我們生死關頭，不論他是商船客船，只要貼近我們的，我們要先給他個先下手爲強，弄出什麼禍出來，也全算着了。」于環一旁却答道：「爹爹說的話真對，這種地方還怕惹事麼，只要看看他情形不對，早早收拾他，免得着了人家的道兒，再動手可就遲了。」老武師于鵬「嗯」了一聲，怒目看着于環一眼，喝叱着說道：「于環，你可小心



着，我和你師叔不過是計劃商量，實際上還不準怎麼樣，你可不要討了口風，動不動先給我惹事，你是提防着，我揭你的皮。」于環吓的一吐舌頭，轉身跑出艙去。威筱帆微微一笑道：「師兄，于環這孩子膽量過人，我看他雖是頑皮，遇到正經事也能出力。」于鵬道：「師弟的話，倒是不假，只是我不敢深信他，我們早早收拾好了，略微的歇息一刻，趁着子時潮水足了，我們搶過鬼門關。一說話間管船的也進來向于鵬請示，可是要當晚過飛流港，因為管船的已知道這是省城下來辦案的人，他們事事不敢自己作主，全要先請示一聲，武師于鵬向管船的說道：「不必在這裏耽擱，我們子時就搶關渡險，早早闖過這個地方，不怕天亮後，歇他一天，全沒什麼要緊，不過管船的你叫水手們要賣些氣力，務必要在渡過這個口門子時，聽憑我們的招呼，但盼沒有是非，順利的渡過去，是大家的福，萬一航船上有那故意和我們為難的，你們只管保護船隻，別的事全有我們來應付，不必害怕，不必擔心，闖出什麼禍來，有我們担承，你要知道我們是帶着公事下來的，我們雖外辦的是官差，可是弟兄們辛辛苦苦的，我們決不能刻薄他們，只要闖過鬼門關去，總叫他們痛痛快快喝一頓酒，管船的你千萬把這個話告訴他們。」管船的一邊答着謝，退出艙去，這裏老武師于鵬，威筱帆，黨子仁，全各自收拾倒落，于環是輕易不願意在他父親面前呆着，他却跑到後梢上，跟水手們一度的取笑，這時已是亥初，趁着起錨的時候，還有一個更次，趁這時全在艙中歇息養神，趕到亥末子初，管船的已經在招呼水手們趕緊收拾撇跳拔錨，連隣船上也是同時收拾起來，船隻在這潮水

高漲之時，起錨離岸。船離開江岸，老武師于鵬和威筱帆黨子仁全手收拾緊趁俐落，各自戒備好了，于鵬站在艙門口，威筱帆和黨子仁師徒二人，分立在兩旁窗口下，向外張望，小俠于環他却不肯在艙中呆着，悄悄的溜到後梢上，和管船的掌舵幫忙，水手們把船蕩開之後，他們搶渡這鬼門關是逆流而上，這是最吃力的一段路，船往上走着，後面還跟隨着有三隻客船，全是相隔開不遠，魚貫而行，這種地方是誰也碍不着誰的事，只有貼過鬼門關那一段咽喉要路口，必須早早的打着招呼，向水口子那邊喝問着：「有下行航隻可早早答應，往上行的船就可以先貼到邊上，把上游的船放出來。」武師于鵬這隻船在水手努力之下，一個個手底下木槳翻飛，撥得水花飛濺，已經貼過了口門子那裏，船頭上水手們高聲喝嚷着：「對面的船隻，若往下放的，可趁早打招呼，我們的船可要入口子了。」連喊了三遍，上游並沒有答應的，水手們立刻和後梢的伙伴們一打招呼，管船的那裏把舵往外一推，船頭調轉，向右一斜，立刻這隻船放到中流，在這水花翻滾，波浪涵湧之下，船頭已經駛進了口門子，管船的在後梢更向後面的船打招呼，不要貼的過近了，免得出了事，因為這種船只要一放進口門子內，就無法停住，只有前進不能後退，水手們更是拚命的時候，手底下木槳不敢稍微的停留，只要力量一懈，船立刻自行往後打退下來，那一來，船身決不能再由人力的擺制，因為口門子內這一段水路極狹，上游那邊一出口門子，江面足有數十丈寬，試想那麼大的水力，全往這一丈多寬的水口子內湧進來，那便不由得水花翻滾，波浪翻騰，船往裏走着，武師于鵬威筱帆

等，見到這種危險的地方，也全提心吊胆，入水口子後，走一步有一步的危險，這鬼門關的名字，真是名符其實了，已經走到這口門子當中，水的阻力越發的顯着格外大了，這時後而忽然一片呼喝叱的聲音，管船的回頭查看時，後面三隻船中當中的那隻船，竟在這時要搶渡口門子，竟在他船上水手木槳如飛的撥動下，越過頭裏那隻船，所以後面這隻客船上的水手們，齊聲喝罵着，認為這隻船越平行船的規矩。並且在這種危險的地方，尤其不該這麼不顧別人，任意搶渡，但是喝罵任憑你喝罵。他這隻船的船身極輕，眨眼間，已經離着于鵬這隻船不到丈許，這邊管船的人雖則見後面的船無禮搶渡，但是於自己這條船還沒有什麼妨礙，自己這隻船已經離着口門子出口處，還有十幾丈遠，管船的不住的吆喝着，水手們要用力的搶過這一段水路去。立刻安然脫離險地，但是出乎意外，口門子外上流忽然有兩隻輕快的漁船。並且把風帆扯起，直向鬼門關內闖來，這一下子水手和管船的立刻一片嘩噪，齊聲高喊着，對面的漁船你們是瞎了眼。這裏已經放進船來，怎的還往裏面闖，更齊聲高喊着。叫收篷推舵，全口門子邊上靠一下子，可是這邊任憑這樣高聲喝喊，來船只是充耳不聞，剎那間這兩隻漁船可漸漸的已經到了口門子附近，只要往鬼門關裏一放，兩下的船必要碰在一處，任憑水手們怎樣急得發瘋，可是他這種風帆放滿的船。眨眼就到，老武師于鵬和戚筱帆黨子仁，打了聲招呼，老武師于鵬頭一個竄出艙來，戚筱帆，黨子仁也跟着到了艙面上，武師于鵬扭頭向管船的道：「管船的，你只管放心，來船這麼無禮，分明是妄心要毀我們，這沒有什麼

說的，招呼弟兄們預備着下水逃命，船隻毀了，姓于的如數包賠。」這時那漁船頭裏那隻、已經沖進了口門子，船頭上有一名年青力壯的水手，手持着篙，忽然向這邊高聲說道：「哥兒們，少見多怪，這算的了什麼，叫你們瞧兩手兒，招呼你們管船的往裏攆舵吧！」老武師于鵬勃然震怒，知道這來船實是不懷好意，他口中雖然是說着，他手底下自有功夫，才敢捨渡，這種險地，但是自己的船是逆水而行，只要到他船身稍一撞，立刻就待被他撞翻了，于鵬往船頭上一竄，向對面高聲喝道：「小輩們，你敢安心在鬼門關這裏毀我們，姓于的既敢來就敢接，你們還不給我收篷，退出口子去。」可是于鵬說話間，用手一推，船頭站的水手已經一聳身飛縱出去，竟落在那漁船的艙頂子上，可是那漁船後梢一名掌舵的喝叱了聲：「老兒你在鬼門關賣狂，下去吧！」一揚手一支雪亮的鏢打出來，向于鵬胸頭上打到，于鵬身形也就是才往艙頂子上一落，伸手竟把這鏢接到掌中，一抖腕子，向後梢管船的面門上打去，那管船的一恍頭，鏢落水中，可是老武師于鵬竟自用「一鶴冲天」式，雙臂往起一抖，身形已經騰起，竟自竄到桅杆的頂子上，單臂攔住桅杆，右掌把上面的滑車子抓住，左臂一用力，把上面的繩索完全給扯斷，船蓬撲嚕的猛落下來，可是後艙上那管船的，竟自往船後一縱身，竄上艙頂子，他手中已經提着一柄匕首刀，在艙頂上一騰身，也向桅杆上竄去，正落到于鵬的脚下，探右臂用匕首刀向于鵬的腿上刺去，可是威筱帆這時也飛縱過船頭，那名水手抖手中的竹篙，向威筱帆身上便打，威筱帆一恍身，竟把他篙杆子抓住，雙臂一振力，連水手帶竹

篙拋下水去，這時正是那後艙管船的竄上船桅，威筱帆抖手一亮銀釘，向上打去，竟把這管船的右臂打傷，管船的趕忙一斜身，撲溜到江中，于環和威筱帆看已船篷落下，流勢已緩，也就各自轉身回撲自船，吩咐管船的顧自努力上駛，任憑賊人跟綴不跟綴，祇願向前猛進，一過口門子，水勢也緩了下來，老武師于鵬一想已經踏上險地，處處留心，再不能顯身露形，公然現眼，行了一程，便吩咐船家靠岸，給了船錢賞金，打發回去，一上江岸，望去距離不遠，有一個村落，時已深晚，不如找店歇息，於是一行四人撲奔進村，找了一家客店，問明這裏是叫黃河崗，平時客人還是很多，可是這裏經過的沒有富商巨賈，不過是小販鄉農之類，于鵬跟威筱帆雖則住不慣這種小店，可是天色已晚，既趕到這兒，只好將就一夜了，店裏的伙計，他也看的出來，像于鵬等這種客人，不是住他這種小店的人，只有檢了一間較大的房間，店伙還是十分巴結，進店已經掌上燈來，這店房裏一共有十三間客房，倒是全住滿了，在天才黑下來，客人出入，一片喧嘩的聲音，倒顯着這個小店生意興隆，黨子仁向威筱帆道：「師父看這情形，店中決不會作出什麼乾淨的飲食來，我還是到外面看看去，這小鎮甸上全有賣什麼的，咱們隨便買些用，倒顯着方便。」威筱帆點點頭，于環也跟着師兄黨子仁一同走出去，這裏于鵬和威筱帆喝着茶，商量前途的事，老武師于鵬的心意是想着只要跟到宜山附近，還是把形踪隱密着，宜山雙鳥雖然在廣西省內是綠林道中有名的人物，可是他按察立舵的所在，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們還不得而知，從一入廣西境內，既然他們已然暗中跟綴着我

們，這次我們雖然上了船家的當，被他冤社了，多走許多路，可是這一來倒許出乎賊黨們意料之外，他決想不到我們全起岸走路，這就叫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，我們把行踪隱密起來，先把宜山雙鳥梁子審的所在摸清了，再動手不遲，威筱帆點點頭道：「我正和師兄一樣打算，這種大海撈針實是我們不利的地方，從明天起身時，把人分散開走，不要顯露形跡。」剛說到這兒，底下話還沒出口，突然門一開，于環從外面闖進來，神色上很帶着慌張的情形，老武師于鵬問道：「于環你這麼慌慌張張的是作什麼？你黨師兄怎麼還沒回來？」于環道：「爹爹好厲害的賊人，咱們這次許要失敗在他們手內，咱們任憑怎樣走，賊子們竟依然能跟綴下來，這可真是怪事？」威筱帆忙問：「你不要這麼沒頭沒腦的話，倒是怎麼回事？」于環道：「我和黨師兄從店中出去，把這條街全走過來，這黃河崗是很偏僻很窮的地方，連一家像樣子的飯館全沒有，直到只買了些比較乾淨的食物，我們因為地勢不大，轉着小村外翻回來，這小村邊更是黑暗，一些燈火全沒有，直轉到在村口，可是在我們頭裏正有兩人，也向街裏邊走來，無意中聽到這兩人說話的情形，分明是爲我們而來，內中一人很帶着抱怨的口吻說：「我們飄把子太把人家看輕了，鬼門關連船隻全給了人家，真夠我跟頭的，還算是跟綴待緊，沒叫他們走晚了，飄把子不知趕的到趕不到，這裏是個很好下手的地方，依我說，這時光不必進去，反正就是一家店房，不能落到別處，何必這麼忙。」另一個人說道：「別作這種荒唐事，萬一在這裏來個『金蟬脫壳』，我們又怎麼去交代，好在和他們『盤兒』很生疎，咱們索

性到「火窖」裏看看去。」這兩人一邊說着，轉進了這小鎮甸的街道，黨子仁于環聽到這兩人一派江湖話，更兼他們所說的情形，分明是跟綴什麼人下來，難道宜山雙鳥竟有這麼厲害的手段，我們避道而行，他竟能緊緊跟綴了來，這也太扎手了，兩人躡足輕步隱身在黑暗中，遠遠的跟綴着，這兩人也好像是怕遇見了熟人，雖則這條街道上沒有什麼店舖，可是每有燈光之處，趕緊躲開，果然他們直到店門口，停身站住，抬頭看了看，兩人又悄語低聲，商量一下，竟自走進店內。

### 第三章 盜黨喬裝酒棚弄詭計

兩個壯漢向店伙招呼道：「伙計，這裏有乾淨的客房沒有？」他只在過道內近門處招呼，不往裏走，其實櫃房就在他面前，他並不向櫃房中去問，跟着有一名伙計走出來，答應着道：「客人，可要住店麼？小店中沒有很大的房間，單間兒倒有幾間，客人可能將就住得麼？」內中一人道：「那可不成，我們是大幫的客人，一共有十幾位，最好包一個跨院。」伙計却笑着說：「爺台你看看，我們這種小店房，那會有很大的房間，不過這附近一帶，客人要找再好一些的店房還沒有呢。」這人道：「我們前時已經會下來了，可有四位客人住在你這裏？」店伙聽到他這一問，遂說道：「你老說的可是位姓盛一位姓于的麼？」這時黨子仁已經隱身在店門對面，一家舖戶的房簷下，他們說話聽的很清楚，知道這一來形踪已露，這兩個東西是定要走了，果然內中一人道：

「不對，我們同伙中沒有這兩個姓，大約他們已經趕下一站去了，對不起，麻煩你了。」說話間這兩人撒身向店外走，這于環却緊守在店門旁，這兩人出來，往店門外一移轉時，于環猛然往裏一闖，和那頭裏一個撞了個滿懷，于環是安心和他搗亂，用了十二成的力氣，把這人撞得向後猛一退，把他後面這個同伴又碰得險些倒在地上，于環却反怪叫着道：「你這人怎麼走路不長眼，大黑夜間就這麼瞎撞，撞死人難道不償命麼？」這名匪徒被于環撞得火起萬丈，還沒容自己發作，于環反倒厲聲這麼喝叱責問起來，這匪徒暴怒之下，竟自往前一上步，喝聲：「那裏來的小雜種，跟二太爺這麼強暴。」他伸手向于環胸前便抓，于環凹腹吸腕，猛往回一縮，口中招呼道：「你好厲害。」跟着右掌往起一翻「撲」的把他腕子刁住，嚷道：「你這個地方欺負人，你講打架麼？」這人腕子被刁，才知道這個小孩子決不是平常人，手底下有功夫，身軀一橫，右臂上一回力，用掌緣反着一絞，于環的腕子，左掌猛往外一劈，向于環的「肩井穴」劈去，這匪徒手底下還真有些功夫，用的是小六招，擒拿掌，于環見他左手到，猛然右臂往外一抖，嘴裏說道：「你欺負人。」上半身往後一閃，「跨虎登山」式，左腳一伸一縮，猛往外扁脚踹去，別看他人小，可是他這種招術施展出來全是內家上乘的手法，這匪徒竟被踹了個正着，身軀踉蹌倒撞出去，摔倒地上，他們動手不過剎那之間，他那個同伴竟自怒叱一聲，猛撲過來，搶到于環的左側，左掌往于環的面前上一擺，右掌隨着劈出來，竟向于環的肩頭上猛斬下去，這時黨子仁見于環這廝冒險，竟自給匪黨們一個迎頭苦干吃，跟



着他的同黨又撲過來，黨子仁一縱身，也竄了過來，口中却在說道：「幹什樣，全是出門在外的人，打的那一門子架，算了吧。」口中說着，脚下快，手底下快，已然竄到了近前，那于環也正在往旁一閃身，這匪徒一掌劈空，正自往回一撤右掌，橫身揮左掌，向于環的脇下猛劈，黨子仁身形往前一橫，口中說着：「算了吧。」他兩掌一分，作為勸解式，可是掌風竟迎了個正着，這一掌正截在這匪黨的腕子上，這匪黨覺得腕骨如同折斷一般，疼痛異常，怒喊了聲：「好小輩們，竟敢暗中算計二太爺！」這時被摔出去的那個匪徒，已經大聲招呼道：「並肩子，怎麼還不醒攢兒，這正是我們摸不着的點兒，馬前點扯活。」他們這時已經騰身躍起，這名匪徒却往街道對面一縱身，向這邊哈哈一笑道：「相好的們，原來早到了，你們真夠朋友，居然敢跟二太爺們這麼招呼，只要是朋友，可不要再轉了念頭，前途上弟兄們自然等你，咱們再見了。」說完話，隨着那先前被摔的匪徒疾走如飛，撲奔鎖口逃了下去，黨子仁和于環並不追趕，容他們走遠，黨子仁向于環招呼道：「師弟，咱們這可有了活兒作，你看見這羣賊子們，居然這麼緊緊的跟攏了來，這分明是來摸我們的底，如今已經探得我們的踪跡，又吃了我們的虧，也許今夜就脫不過去，定要勾引大幫匪黨前來，若是不到這裏，恐怕前邊定然有人尋我們，咱們趕緊去把這事回明了師伯師父吧。」于環道：「我正嫌這條路走得怪沒意思，淒涼的很。」這師兄弟二人說着，一同走進了店門，回到房間內把所遇的事對老武師于鵬，說了一遍，老武師于鵬手捻着鬍子，沉吟不語，仔細思索之後，向威筱帆

道：「這倒是一樁很好的信息，這樣看起來，宜山雙鳥頗有勢力，水旱兩面全有他的黨羽散佈着，所以我們從陸地走下來，依然須脫開他手下爪牙，暗中的監視，這一來和我們這際隱跡潛蹤的計劃，又算背道而馳，竟全用錯了，于環更打了他手下的弟兄，只怕我們往前邊走，步步全走入他暗算之中，不過我對於賊子們這種手段，未肯甘心，我于鵬反倒非和他較量一下了，我偏要脫了他監視之下，咱們今夜可要辛苦一下，不必在這裏停留，在這裏多呆這半夜，有許多不利，我們倒要暗闖這一段險要的山道，看看賊子們究竟手底下有多少厲害的人物。」威筱帆也因為匪黨跟綴的這麼急十分動怒，恨聲說道：「我們索性放開手，和這羣賊黨們拚一下子，我很想在沒會着宜山雙鳥之前，多邀治幾個不知進退的狐羣狗黨，懲戒他們一番，叫他們也認識認識我們弟兄是否可以輕視。」于環一旁聽到父親和師叔商量着，今夜就要起身，他却十分高興，悄悄的推了黨子仁一把，黨子仁暗笑，這個師弟真是不知輕重，他就不想想宜山雙鳥這壓紐下仇，前來動手捕拿他，人家已經預備以全力來應付，稍一失招，爺兒幾個就全有性命的危險，他還拿着這件事當作趁熱鬧一般，這種年少好事的情形，真是初生犢兒，怕虎了。威筱帆，于鵬商量好，彼此草草的用過晚飯，因為這種小鎮甸，這種野店房，恐怕他們與匪黨們互通聲氣，不願意叫他們知道當夜起身，絲毫沒對店家透露一些口風，到了時候，早早掩門歇息，到了三更左右，立刻各自收拾了自己隨身包裹，給店家留了一兩銀子作為店錢，悄悄的起身，從房頭翻出店外，這座鎮甸上黑沉沉一片，再看不到一些燈光，

出離鎮口，轉奔西南山口，老武師于鵬吩咐大家要散開走，不要聚合一處，四人中不論誰遇到敵人邀劫襲擊，其餘的人反要各自把身形隱蔽起來，反要暗中監視着，只要能應付下來，別的人就不必露面，這樣往下趕路，只要發現了伏樁暗卡，確知他沒有多人，不容他呼援報警，能夠立時收拾了他，那是最好，倘若匪黨們借着道路熟，易於潛踪隱跡，那便我們就假作逃避，離開他下卡子地方，再行暗地反擊過來，總要設法捉得他一兩名黨羽，盤問他的口供，能夠問出宜山雙鳥主舵按樁的所在，我們才可以少費許多手脚。」威筱帆黨子仁于環，各自應着，順着這條陰沉黑暗的山道，往裏衝進來，這種道路，好生難走，這位老武師于鵬，自入廣西境，渡過鬼門關飛流港，已經得知宜山雙鳥這兩個巨盜，實不是易於招惹的，此番對付他，不把一身所學盡量施展出來，恐怕未必能夠把這案結回去，所以自己對於這件事十分謹慎，對宜山雙鳥決不肯稍存輕視之心，走入山道之後，恐怕他們遭了暗算，自己在頭裏給開着路，沿途時時隱蔽着身軀，在山道裏走有五六里路來，安然無事，果然這條山道十分荒僻，決沒有山居的人家，在這山道中決看不到一些燈火之光，直到四更過後，已到了盤石嶺，這是最高之處，這時借着天上斜月疎星之光，較高之處道路已然依稀可辨，老武師于鵬，正往裏走着，突然從道左一排亂樹叢中，嗖嗖的飛起兩支響箭，向前面一片山嶺後射去。武師于鵬知道這一帶有伏兵，身形略停，向後面打招呼，叫大家預備着，捕頭威筱帆撤折鐵刀，黨子仁摘十三節亮銀鞭，小俠于環把鈎鐮蛇骨槍也撤到手中，老武師于鵬也把開穴劍合到左

掌內，把精神一振，四下打量，前面的道路，腳下一點，騰起，仍然是往山道前面撲去，頭一支響箭向峯後射過去，可是第二支響箭也隨着接了聲，不過聲音略遠，剎那間老武師和威筱帆等貼着山道兩旁，連連飛縱，已經竄出十餘丈來，上面空放過響箭之後，並不是匪黨的踪跡，這情形他們既然用響箭報警，必然是對自己的踪跡已然發覺，可是此時絲毫沒有動作，倒得慎重防備他們了，老武師干鵬和威筱帆一左一右，沿着山道兩旁，時時藉着草木障身，掩蔽着形跡，竟把這段道路闖過來，不止於匪人的踪跡沒有發現，連響箭的聲音也不再有了，這倒是怪事，這爺兒四個全認爲適逢其會，趕巧了，或許是這一帶的綠林道在這時上線開扒，他們夜間出去作買賣，路經這裏和我走了一條道路，也未可知，可是大家仍然沒把兵刃收起，腳底下略微的慢了些，順着山道裏又走出一里多路來，眼前這段路，是一個極大的傾斜高坡，順着山坡往下走去，足有二十餘丈磴道，才到了下邊，走到了最低窪之處，這一段形如釜底，老武師于鵬向威筱帆招呼道：「師弟這種荒涼險惡的地方，我們可得格外留神，走山道最忌的是這種形勢的地方，這種釜底相似的盆地，極容易被匪徒們利用，我們路徑不熟，招呼子仁，于環叫他們緊走，把這段路闖過去，黨子仁，于環這時已跟踪趕到，威筱帆招呼他兩人要把腳底下的功夫放開，闖過這道盆地，小俠于環低聲向威筱帆道：「師叔這種地方雖然險要，可是有通行的道路，我們怕什麼？難道匪黨真有搬山倒海之力麼？」老武師于鵬一扭頭喝叱道：「胡說些什麼？還不趕緊走！」于環不敢答言，這爺兒四個各把腳底下放

開，縱躍如飛，直撲向對面一道小山口，那裏也是一道傾斜的山坡，却是往上走，到了上面，有一道山口，可是道路極狹，只有三四尺寬，還是亂草叢生，荆棘滿地，不過兩邊夾著道路的山嶺，並不甚高，只不過十餘丈，可是兩邊的山壁直上直下險峻異常，好在了這狹山口，隱約的看到並不甚遠，只有一二十丈外，就是出口處，這段山形很齊，好像是把一座整山劈開一般，這時于鵬騰身往前面飛縱着，威筱帆黨子仁，于環相繼如飛往裏面闖進來，走進來約有十餘丈遠，突然頭頂上嗖的一聲，又是一支響箭，發箭處却正在這夾道的嶺頭，這次老武師于鵬比較先前尤為注意，向威筱帆招呼道：「師弟這種地方可不能和敵人較量長短，我們所走之路處於自己太為不利，快些闖！」于鵬話說完，身形飛縱着，起落如飛，快似離弦之箭，威筱帆也跟蹤而進，跟着第二支響箭再進，老武師于鵬已然縱到夾道的出口處，離着出口還有四五丈遠，突然上面山石和荆棘一陣暴響之聲，跟着道口這專轟隆一聲，如同山崩地裂，道口一帶，土石飛揚，老武師于鵬倒縱回來，已然看到上面滾下來一塊巨石，足有數百斤重，自高而下，落在夾道中，所以砸得碎石紛飛，可是這一塊下來不要緊，好似用他作了信號，這上面連聲暴響中，好像是兩邊嶺頭全要塌陷一樣，巨石樹木紛紛砸下來，這種夾道內被這巨大的聲音，震得兩壁發出巨聲，震耳欲聾，老武師于鵬怒吼一聲，招呼威筱帆：「師弟我們若是被賊子們這麼困在半道裏面，也叫他們太似輕視了。」說話，正有一塊巨大的石頭從左邊砸下來，每一個大石塊落處全是震得夾道中煙霧騰起一般，這于鵬就在這塊石頭

落下來，奮身縱起，向石塊滾下來的地方，猛撲上去，這種壁立的高嶺極不容易着足，可是于鵬這種身形輕靈巧快，更仗着兩邊只隔着四五尺，不用直着往上闖，往東邊一騰身，往山壁上略一沾脚，底下用力一踹，身形斜着向回翻下來，正到了對面山壁半腰，脚下二次一用力，又往高處縱起丈餘，可是依然往對面落，這樣來回的幾個縱身，已然撲上嶺頭，威筱帆也是效法師兄這種施展，跟踪往上闖，不過這種闖法是危險十分，上面是早有埋伏，預先在這裏有人隱藏，時時的用那合抱的樹榦從上面猛推下來，這麼狹的山道，只要一砸下來，一兩丈內不能停身，這師兄弟兩人全仗着武功精純，身形巧快，相繼闖上了狹道嶺頭，趕到這兩人一上來，只望見幾條黑影，從這嶺頭的兩邊道的林木亂草間如飛逃去，老武師于鵬在威怒之下，那肯就這麼罷手，望到了他們逃走的方向，如飛撲過去，可是一支一支的冷箭，不知從什麼地方射來，任憑多好的功夫，也是明槍可躲，暗箭難防，追趕了一陣，連一個匪黨的踪跡也沒追上，威筱帆向于鵬招呼：「師兄我們不必再追趕，這分明是宜山雙鳥向我們示威，既然手段不得展，定然離開這裏，他這分明是告訴我們前行的道路，叫我們寸步難行，不過我們還不致於就懼怕他這種威脅，我們仍然不要錯了主張，他敢給我們弟兄留下東帖，他若是把梁子審檣挪出了宜山，就算他栽到了家，他有本領只管阻擋我們弟兄，不叫我們到達他按審立舵之地，那算是他的本領。」老武師于鵬哼了一聲說道：「便宜了這羣猴崽子們，」這時上面的攻擊已停，于環，黨子仁已闖出來道口，由下面的斜山坡也翻上嶺頭，會合一處，老武

師于鵬道：「這一帶好荒涼的地面，我們只好多辛苦些，再往前趕一程，只要天亮了，就可以找尋出山口的地方，落店歇息。」經過這一番阻擋，全存了戒心，從這嶺頭上又翻到頭溝外的山道上面，大家全是小心戒備着，稍有風吹草動，就要仔細偵查，往前又走出四五里來，在這荒涼的山道中，這麼走法，那裏還快的了，好在天色漸漸的東方發曉，可是山裏邊在這太陽未上來時，到處裏霧氣蒸騰，向前面查看道路，仍望不出多遠去，直走到天色大亮之後，霧氣已消，這才找了一個略高的地方，向前面查看一番，只見前面一條極狹的小道，直通着一道山口，這條山口外，並不是他們所要走的地方，想見夜間已經把道路走錯，還算是好，總算夜間沒把方向迷了，竟能夠順利的走到山口，于鵬，威筱帆，于環，黨子仁全從上面翻下來，直奔這條小道，在上面望看雖不甚遠，真走起來，只這一段狹山道也有里許長，于鵬吩咐大家把兵刃收起，略微的把身上全整頓一下，免得到山口外遇到了鎖甸的地方，被人家看着扎眼，大家出了山口之後，往前面查看時，這一帶依然是很荒涼的地方，離着山口附近，還沒有市鎮，尙得經過一片荒地中走出二三里去，雖則隱約的看出似乎有鎖甸，還不知地方大小，是否有打尖之地，好在只要找到有人家的地方，也就好辦了，可以向所住的土著們探問，這師徒四人往前緊走來，所經過的這種荒野地方，看看田地裏土脈非常的瘠薄，就知道這一帶是一種荒寒之區，決不會有大鎖甸的，漸走漸近，看出那樹木掩蔽着果然是一個小村落，地方不大，沒有多少人家，武師于鵬和威筱帆十分失望，才到小村口前面有人走出來，是兩個

農人，到田地中去耕作，威筱帆抱拳拱手，探問此處叫什麼名目，裏邊是否有店房和賣飯的地方，這兩個農人看見于鵬等，老少四人的神色，和穿章打扮，全帶着詫異的眼光，內中一人答道：「客人這是經什麼地方來？這麼早竟會走到這裏怪事？」老武師于鵬立刻明白他們的話風，因為師弟張口他已聽出不是附近一帶的人，可是這裏也不是來住的驛站官道，錯非是夜間走過極長荒涼野地，或是山道，到不了這裏，農人們怎麼會不疑心！忙向前替威筱帆答道：「老哥們看我們這時來到這裏很是疑心，這倒難免，叫老哥們疑心了，本來我們也不是奔這裏，我們是趕奔宜山去的，想不到誤聽了不識路徑的人走錯指引了道路，在孤山裏整轉了一夜，才找到這種地方，老哥們費心，那裏有大鎮甸，我們也好投奔了去。」發話的農人點點頭道：「這就是了，我們這裏名叫積水窪，是一個頂苦的地方，沒有河流跟江水，那邊隔着一座山，只靠着山裏的泉源下來，打出井來，也是苦水，山上波源中引出來的水，那裏夠用的，可是這一帶地勢還很大，住在這積水窪的人，不怕客人笑話，誰家全有地種，誰家也沒有隔年之糧，這是一個很窮的地方了，客人們還想找店房，誰到我們這裏住店來，這一個小村中那裏找到賣什麼東西的，客人們從這積水窪奔西南走，繞着山前一帶道路，再出去六七里地，看見官道了，直往西走，沒有多遠，一里多地，那裏有五辛鎮是一個極大的鎮甸，吃，住，用，在鎮甸上全可以找到，客人們天色尚早，還是趕奔那裏吧！我們就是願意款待客人一下，可惜我們所吃的客人恐怕難以下嚥吧？」老武師于鵬向這農人道謝過，農人們竟



奔田地中，這師徒四人順着他所指的道路走下來，于環不住的笑着，老武師于鵬喝叱道：「有什麼可笑的事，你又胡鬧些什麼？」于環道：「我聽他說的怪可憐的，這不成池在黃連裏真是苦透了，連口甜水會喝不到，難爲他們這麼多人竟全這麼活着，這種人天生來的大約全是傻子，他們就不許搬到山北去住麼？」威筱帆嘆味一笑道：「于環你這是不通世故，你替他們可憐，可是他們就因爲房無一間、地無一畝，才湊到這種荒地來，開荒墾殖，這才是刻苦耐勞自食其力，很難得的鄉下人，你不要看不起人家，經過數十年之後，很薄的土脈，一樣能變好了，就許這種地方變成極豐腴之地，將來這般人全是商農，比我們強的多呢！」問明了道路後，大家精神一振，沿着山邊走下來，六七里路，不大的工夫，已經找到了官道驛路，果然再轉正西走出一里來，已是五辛鎮，這裏有驛館，有駐防的綫營，還是一個極大的官棧：街道上各行的買賣齊全，這正在午間，鎮甸上車馬行人來往的很多，商家鋪戶也在作着買賣。武師于鵬等往前走有半箭地來，望到路北有一家客棧，字號是大福，彼此一商量，就在這裏落店，索性休息他一夜再走，一同走進店中，招呼店家叫他們開了兩間乾淨的房間，問了問店中的飲食，很方便，伙計伺候漱洗完了之後，叫店家預備了酒飯，這師徒四人一夜間過分辛勞，所以也沒出去到鎮甸上看看，只有威筱帆向店中伙計仔細問了問道路，這裏離着宜山已經不遠，只有一站的地方，這一站可是不近，足有八十里，若是早早的起身，足可以趕到，威筱帆也不向他們多問旁的事，一天沒有什麼事，直到傍晚時，這店房中立刻火熾起

來。老武師于鵬回成筱帆道：「我們在這裏住他一夜，明天天一亮緊趕他一程，總要在天不黑時到了宜山下，向近山一帶的居民轉問着鳳凰嶺的所在，路上的情形，師弟你已看出敵人實不可輕視了，從飛流港竟自跟綴下來，他們黨羽遍佈各地，可見宜山雙鳥在綠林道中頗具聲勢，此番我們入宜山鳳凰嶺，雖說不致於像是闖虎穴龍潭，可是也要以全付的力量來應付他們，和他們較量高低。」商量已定，遂在這裏落店，這一夜安然無事，第二天天光一亮，立刻起身，要按着原定的計劃，天色不黑趕到宜山下，老武師于鵬在今日這一天，他却是一舉一動全顯着格外的精神，口頭決不提到宜山雙鳥的事，滿口的生意經，一腦門子發財致富，真難爲他竟把江湖道中一切的習慣完全去掉，任何人也看不出他是一個練武的武師，認定了他是一個買賣商人。他們白天這一程，雇了一個山椅，距離着宜山還有十幾里，把脚程打發了，老武師于鵬向于環，黨子仁囑咐，千萬要少和當地土人答話，因爲我們的口音各別。只要一開口人家就能聽出我們是川中人，到了山脚下時，我們分開來走，叫于環跟着師弟成筱帆，自己却跟着徒姪黨子仁，不要隔離太遠了，只要互相能呼應，遇到意外事時，可以彼此接應，老武師于鵬更嚴厲的囑咐于環在已經到綠匪巢附近，萬不可再頑皮，輕視了敵人，我們若全栽到宜山雙鳥的手中，我們那還有面目再回轉川中，于環對於父親囑咐什麼，他全好好的答應着，不過到了時候他却有他的主意，老武師于鵬對於這個兒子也是無可如何，在夕陽啣山，已到了山口前，老武師于鵬帶着黨子仁走向山口，見山口旁支搭着一個布帳子，擺着一架大

案，是一個賣酒的酒棚，並且也賣茶，這時候已經快到了收市回家，棚子下並沒有一個客人，賣酒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壯漢，一身短衣，兩袖管高高的挽起，胳膊上肉筋暴結，長得很長的黑毛，雖是一個生意人，相貌上顯得十分凶暴，老武師于鵬有意向他探尋路徑，帶着黨子仁到了帳棚下，向這賣酒的招呼道：「掌櫃可要收市了麼？我們走的口渴，可以給我們泡壺茶喝麼？」這個壯漢帶着十分不高興的神色，慢條斯理的抬起頭來，看了看老武師于鵬和黨子仁却答道：「那有什麼不可以，不過火已經快熄了，茶葉泡不十分透，你能將就些麼？可是錢不能少給呀？」武師于鵬看到他這無禮的情形，分明是因爲只吃茶不吃酒，沒有多大油水可沾，就不高興作這生意了。于鵬只微點了點頭，並不答話，和黨子仁爺兒倆個坐在長凳上，那壯漢在炭盆上的銅壺拿起，用紫泥沙壺給泡了一壺茶，送到于鵬面前，他竟自收拾自己的一切，老武師于鵬用眼角望到師弟威筱帆和于環也走向這邊來，自己不去理他們，却向壯漢道：「掌櫃的我跟你打聽一件事，這道山口通着那裏？」這位掌櫃的扭頭冷笑一聲道：「你不必問通着什麼地方，你還是說你往那裏去不好麼，這道山口四通八達，我能把所有的地名全告訴你，你記的住麼？」武師于鵬碰了他這個軟釘子，黨子仁覺得此人好生無禮，遂向他喝叱道：「你這是怎麼講話，向你問問道路，你竟這麼答對我們，虧你還是作生意的人說話，却這麼不和氣，你不要欺負我們的外鄉人。」這個壯漢正在收拾着杯盞酒具，扭頭向黨子仁道：「我是將本圖利，也沒欺負人，也沒騙人，你們問路，不好好的問，我難道要作你們

的地理圖麼？」黨子仁正端着一杯茶，才喝了一口，一抖手竟用這茶向壯漢潑去，喝叱道：「形同匪棍，我看你不是作生意人。」這碗茶一潑出去，壯漢和黨子仁相隔四五尺遠，可是他一閃身，這一碗茶竟全潑到地上，絲毫沒沾在他身上，這壯漢却哈哈一聲冷笑道：「年輕的動手動腳，這是誰教給你這樣蠻橫無理，我看你準不是好人。」黨子仁把茶杯往案子上一放，手底下一按木案，退到了長木凳的外邊，向老武師于鵬道：「這小子定不是好人，我要教訓教訓他。」可是那壯漢此時把手中的東西完全放下，雙手插腰，看着黨子仁帶着很輕藐的神色冷然說道：「出門在外的人，少惹是非吧！照你這個樣子，是不想回老家了。」老武師于鵬此時是神色不動，也不攔阻，也不發話，黨子仁這時却一縱身，竄向木案子後，向這壯漢劈面就是一拳打去，這壯漢一擡頭，又已閃開，他已經退出四五尺去，向黨子仁喝叱道：「相好的你是活膩味了，你敢在宜山地面這麼橫行，二太爺可要管教你了，黨子仁一掌沒打着他，就知道自己所料的不錯，此人決非善類，這時二次往前一撲，一拳向他胸前擊去，這壯漢又是往旁一縱，仍然閃開，可是他右手的食中二指往唇上一按，吱的響起一聲胡哨，在山口旁邊環有一座茶棚，也正在收拾零雜東西，賣茶的也是個年輕的漢子，也同時的連響了兩聲胡哨，靠一片空樹林中有人哈哈一笑道：「杜老三，我真服器你，真沒看走了，還不動手招呼，跟着從這叢樹林中連竄出三人，全是短衣短褲，那神色上全是久跑江湖的，身手上十分矯健，叢樹林前一現身，已經齊撲了過來，對黨子仁取包圍之勢，老武師于鵬仍照舊坐在

木凳上，形如和他沒有牽連一般，黨子仁見這壯漢響哨呼應黨羽，立刻知道這全是一般匪黨了，三次縱身竄過去，向這壯漢動手，這次他却不再躲閃，兩下裏擦拳換掌，動手拆招，兩下裏才兩三個照面，那幾名年輕的壯漢全撲上來，內中一人招呼道：「哥兒們，別閒着，連那老頭兒一塊收拾，他們全是一條線上下來的。」在他喊聲中，已經分出三個人來，撲向木案子這裏，一個二十多歲的匪徒，伸手向于鵬背後便抓，于鵬猛一長身，身形往後一擰，單臂向外一抖，已經把抓自己的這個壯漢摔出四五步去，另外兩個暴喊了一聲道：「老小子敢動手。」兩人一左一右，猛撲上來，一個發掌向于鵬的右耳旁便擊，一個一拳向于鵬左肋後打來，于鵬左手一按，案子身形縱起，竄起丈餘來，一轉身向兩個撲空了的匪招呼道「哥兒們，招子放亮些，老子遠路而來，你們竟敢這麼無禮，還不報出「萬兒」來，老子好好收拾你們，一個年約二旬左右的匪徒，往前一縱身，離着老武師于鵬還有三尺左右，口中喝叱着：「老兒這宜山一帶，就不許你們這種人隨便的來，既來了你就別想回去了。」他猛然一個「黑虎掏心」往前一上步，一拳猛打出來，老武師于鵬腳底下沒動，只把上半身往左一閃，匪徒這一拳貼着于鵬的右肋打空，于鵬伸手向他腕子上一刁，順手牽羊往後一帶，腳下順勢一撥，把這匪徒直摔出四五步去，嘴啃地，把臉面全擦破，可是這羣少年匪徒一個個決不怕死，仍然有兩人猛撲過來，武師于鵬一邊動手，好生疑心，這羣東西們並沒有多好的本領，就敢在山口前行人往來之地聚衆羣毆，這看不透他們是何心意，武師于鵬略一施展，把這兩名匪徒摔得

東倒西歪，這時忽然山口那裏吱吱的連響了三聲胡哨，動手的這羣匪徒們紛紛逃避，黨子仁那裏也打倒了兩名，可是他們往四下一退，忽然聽得山口那邊有三丈高的地方，有人在高喊着，川中下來的朋友們，既然現出本來面目，敢至宜山和我們瓢把子一會，你總算夠朋友，有本領的只管往鳳凰嶺闖一下子看看，我們瓢把子在那裏恭候大駕光臨。」老武師于鵬聽到山口那邊一發話，這才知道這般匪黨完全是宜山雙鳥九頭鳥申傑，鐵燕子韓霄的部下，這一般匪黨連酒棚茶棚口都擲下不管，相率逃進山口，老武師于鵬高聲答道：「朋友們，姓子的來到貴處，正是要拜訪申韓二位瓢把子，想不到竟自這麼接待我們，我們既已到了這裏，定要趕奔鳳凰嶺登山拜望了。」山上那人却答了聲，這才是好朋友，我們先走一步了，這人在上面轉身一縱，已經把形跡隱去，黨子仁帶着驚異的口吻嘆了一聲道：「于師伯，我師父和于環師弟已經闖進山去了，」其實于鵬早已看見，在這裏動手答話時，威筱帆和于環都繞至離山口半箭多路，從山上一帶借着林木掩蔽身軀，施展輕登巧縱的功夫，向山頭上撲去，于鵬這時却低低的答道：「不要管閑事。」此時這山口外茶棚前，除了這爺兒兩個，再沒有一個人，老武師于鵬向黨子仁道：「主人不招待我們，我們也就不必再客氣，現成的食物茶水，爺兒兩個先找他一頓，咱們也該進山了。」黨子仁也答應了聲，隨着往山口這邊走來，進了山口之後，見山道很是平坦，靜悄悄荒涼無人，看山道的形勢，又不像是十分偏僻的地方，山道上的痕跡是常經人來往的，這時太陽落下去，因為已經走進山口內，顯着格外的黑，入山

口後這一段道路平平坦坦好像山外平地一樣，只不過被峯嶺把外面的道路隔斷，走出沒多遠來，看出一段有許多山田，知道這一帶的居民不少，轉過一道山灣，靠山道的左邊，有數十畝山田，修理得十分整齊，這裏是引着山泉灌溉，沒有旱潦，遠遠的望到靠一段高嶺下面有十幾戶人家，有的是單獨建築起房屋，有的在山壁上挖的洞穴，這時貼近山道邊，正有一個農人，收拾着農具，要回家歇息，威筱帆把他招呼住，向他問道：「老哥和你打聽一個地名，可知道麼？」這農人抬頭看了看威筱帆等，有些遲疑，威筱帆跟着問：「鳳凰嶺走這個山口對不對？離這裏有多遠？」這農人皺了皺眉頭道：「客人們要到鳳凰嶺去，到那裏去作什麼？」老武師于鵬一旁答了聲，向這農人說道：「老哥請想我們到鳳凰嶺去不是投親，就是看望朋友，這是不問可知的事，到山裏邊來還會有的別的事麼？」這農人忙答道：「客人這個話是問的我，要是在旁人面前這樣說，就許弄出是非來，我們一個種地的農人，從來是不願多管閒事的，更怕招惹是非，這鳳凰嶺沒有平常住戶人家，那一帶只有占山的好朋友，客人們既打算到那裏去，想必也是道中人了。」威筱帆這才知道自己是問錯了，趕情那裏沒有平常老百姓，威筱帆忙的向這農人說道：「這不要誤會，我們也是安善良民，眞要是江湖道中人，決不會向老哥你這樣問路，實因爲三四年前我們在桂林結拜一個好友，臨分手時曾經定下將來若到宜山這裏，務必到鳳凰嶺那裏找他，他就住在鳳凰嶺的附近，據說極容易打聽，只要住在本山，沒有不知道這個地方的，還是求老哥行個方便，從實的告訴我們，那裏果眞有人占

據着，作綠林道的買賣，我們犯不上自投虎口。」這老農人點點頭道：「客人大約是聽錯了，鳳凰嶺那裏實不是平常人能走的地方，那裏有人立起梁子審來，手下有許多弟兄們，這山一帶的老百姓誰也不肯到那裏找晦氣，大約你老這位朋友過分疏忽，他住在鳳凰嶺附近，可是這附近兩個字就不容易找了，只鳳凰嶺這個地方就有二三里，那一帶全叫作鳳凰嶺，並且天色已晚，這時再往山裏走危險正多，客人還是趁早趕緊出山吧！」這農人說完，立刻扛着農具直奔山嶺下那幾間房屋走去，威筱帆等容他走得遠些，依然不肯聽農人的勸告，貼着山田的邊上，往裏走來，老武師于鵬等走出沒有多遠，前面的道路已經灣轉，並且現出蹬道來，可是這時眼中還可以望到了那農人的住處，方才說話的這個農人，這時才走進了嶺下，離着他們的住家的地方還有十幾丈遠，驀然從山嶺那邊如飛的闖下一人，這人到了那農夫的身旁，那農夫停住脚步，和那人不知說了些什麼，忽然動起手來，那個農人竟自被打倒地上，隱隱的更聽到那農人狂喊救命，那打人的人却自一轉身撲奔山嶺，縱躍如飛，從那山嶺前逃去，老武師于鵬一聲不響，一下腰騰身縱起，反撲回來，順着農田間條起條落，直撲到那被打的農人身旁，他這一喊嚷之間，所有那一帶住的種田伙伴們，全從屋中和石洞中闖出來，可是老武師于鵬已把那農人扶住坐起來，查看他傷痕，好在還沒有多重，只有左頰邊紅腫，嘴角邊有些血跡，老武師于鵬忙招呼着他道：「老哥因為什麼和人家動手相爭，這人敢是跟老哥有仇麼？」這農人抬起頭來，看到了武師于鵬，一連聲的說道：「請你不要管我，這些閒賬，你不



要害我們了，你再在我們這裏麻煩，我們這十幾戶人家，要被你送了命。」老武師于鵬被這農人這樣無理的驅逐着，可是毫不動怒，依然問道：「老哥你這個話怎麼講？我爲什麼害了你。」這時一般農戶全圍在這受傷的農人四週，七言八語的在問着被打的情形，對於鵬這種情形，別人也認爲他這種說話太覺無理，于鵬依然是靄然和氣的追問他，這農人已經站起來向于鵬道：「客人你也是這麼大年紀，你我無怨無仇，只爲你向我問路，我原本是以實情奉告，我更不知你們什麼時候結下仇人，竟會暗中跟綴下來，我才來到這裏，竟有一個少年從山嶺上面闖下來，攔住了我追問，我和客人你全說的什麼話，我問心無愧，從實的告訴他，他却不容分說動手就打，在臨走時，還明白的告訴我，從今以後，再提到鳳凰嶺三字定把我們這些戶人家斬盡殺絕，客人想我們這不是無妄之災麼？請客人不要再逼迫我們了，你還是趕緊請吧！」武師于鵬聽農人這個話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我疑心是什麼尋仇報復的事，想不到竟因爲這麼幾句閒話，竟叫老哥你遭到這一陣痛打，太對不起老哥你了，你不用害怕，他們決不會再來找你，他們是冤有頭債有主，這人說不定就在前途等我們，我要追趕他去了。」老武師于鵬從兜囊中摸了一小塊銀子，塞在農人的手中道：「老哥這點錢留着你將養傷勢吧！」那農人不肯要，也不敢要，雖連連說着客人你要是這麼客氣，我越發覺得對不起你了，我受了些傷痕好在並不礙命，請你快快的把這銀子收起。」于鵬不再聽他這種謙辭，把銀塊扔在地上，翻身疾縱回到山灣，這裏威儀帆迎着問道：「師兄倒是怎麼一件事？那農人何故被

打？」老武師于鵬恨聲說道：「好厲害的宜山雙鳥，他竟敢在我們面前這樣賣狂，更顯示出這一帶全是他勢力所及，想叫我們知難而退，這樣看起來，附近一帶他是早已佈置下，故意的要來阻攔我們，不叫我們順利的到達鳳凰嶺，這種卑劣的手段，我于鵬只有盡我全力和雙鳥一拚，咱們不要管他，照舊趕我們的路。」黨子仁和于環全是憤憤不平，感筱帆說道：「宜山雙鳥這種對付我們的手段，不過處處顯示出他是出身低微，沒得過名師的教訓，養成了驕狂自得的行爲，也越是這樣，我們不把他的巢穴綸出來，也叫他看看我們太以無能了。」一邊走着一邊說着，這位小俠于環雖是不敢在父親面前多說話，可是暗中已經打好了主意，遇到了機會，他要設法先給宜山雙鳥點顏色看，叫他也嘗嘗我于環的手段，這時天色已經黑暗下來，道路也漸漸的往上高起，走不多遠就有一處蹬道，可是一路上毫無耽擱，只是這麼搜尋下來，究竟鳳凰嶺在什麼地方，尚不得而知，看情形今夜非要露宿在山中不可了，到了二更之後，滿天星斗，半輪殘月，山道上依稀可辨，往前又走出一里多地來，雖則找不到鳳凰嶺的所在，按着天上星斗的部位查看方向，算是始終沒把道路走差，到了三更左右，來到一片高大的嶺頭，彼此全停身站住，感筱帆向于鵬道：「師兄我們若是就這樣胡亂的走下去，倘若把路徑走遠了，豈不是笑話，所有經過的地方，決不像沒有人家的荒山，我們趁這時從高處四下查看一番，萬一發現有山居的人家，我們還是冒昧的探問一下，總比這麼大海撈針的搜尋好的多吧！」老武師于鵬道：「師弟你可忖量着，方入山口時就有人出頭阻擋，我們現在已經

搜尋了半夜，並沒發現匪徒的踪跡，我們若是就此放手，叫宜山雙鳥把我們看得一文不值了。」這附近一帶雖有人家，也不宜去探問，我們自己辨查着路徑走，就是找不到匪徒的巢穴，不過多受些辛苦，沒有危險可言，若是向這一帶山居的人家去探問，一個弄巧成拙，就許再吃着什麼大虧，我們索性忍耐下去，自己搜尋爲是。」師兄弟說話間，全走到嶺頭，無意中被小俠于環發現了，往西北去一片亂山頭間，有燈光閃動了兩下，于環低聲的向父親和師叔打招呼，用手指了指他望到的所在，果然在大約有一兩箭地遠，一片亂石崗上，燈影忽左忽右恍了幾下，大約被樹林遮蔽得看不見了，老武師于鵬向威筱帆道：「有了燈光，固然是一定有人家，但是現在可不能斷定，萬一是獵戶們入山採獵回來晚了，我們撲了過去可就算白費了事。」威筱帆說：「管他是與不是，我們先趕上前去看一看再說。」于鵬、威筱帆、黨子仁，于環遂一齊撲奔亂石崗，這一帶山嶺重疊，亂石起伏，走出有兩箭多地左右，估料着已到了方才發現燈光的所在，可是這一帶林木很密，方才所見的燈光竟不知隱向那裏，仔細查看了半晌，還是黨子仁順着樹林一直往北走出數十丈，回身招呼道：「師父們快來，這裏已經望到了有人家的地方，方才于師伯所說的不差，那燈光定是獵戶們從此經過了。」于鵬、威筱帆、于環全趕了過來，走到這片樹林子盡頭處，順着黨子仁所指處看去，相隔不遠，在一個高峯轉角處，有幾間房屋，可是附近也沒有山田，決不像種田地的人家所住之處，不過他這幾間房屋却是黑沉沉的，只有偏着東邊木柵牆裏，看出一些微弱的燈光，這一帶靜悄悄也

沒有什麼聲息。

#### 第四章 野谷投宿午夜戰羣凶

威筱帆向于鵬道：「師兄怎麼樣？我們投宿是問路？」于鵬一笑道：「要想投宿，何必跑到這裏來，咱們還是向他們問問路。」威筱帆道：「好吧！」遂一同向前走來，來到這人家的近前，往西望去，一片亂山，往東去沒有什麼道路，這裏就是四間房屋，圍着一所柵欄，全是用現成的樹木排成，十分堅固，柵門緊閉着，貼近了道才看出靠這柵門內的東邊，有一間很大的房子，紙窗上露着燈光，北邊三間窗上，却是黑沉沉的，不到一些燈光，威筱帆貼近了柵門前，把柵門拍了兩下招呼道：「裏面的老哥沒睡麼？我們是行路的人迷了道路，求老哥們方便指示我們一下。」招呼過之後，東房的風門一開，從裏面走出一人，身高約有六尺左右，顯着格外魁偉，壯健，手中提着一個紙燈籠，已經燒殘了一半，從燈影中望到他的面貌，此人粗眉巨目，帶着十分粗暴的神色，一邊往外走，一邊喝問着道：「什麼人！深夜叫門，你倒是說清楚了，有什麼事？」說話間這人已經來到柵門前，隔着柵門的空隙舉着燈籠照了照，老武師于鵬忙答道：「老兄，我們是迷了路的人，請問一聲，這裏離鳳凰嶺還有多遠？從太陽沒落下去就有人告訴我們，已經快到了，可是直到這時找不到這個地方，還險些掉在山澗裏，老兄們多方便吧！」這人忙答道：「原來是迷了道路的客人，你們要奔鳳凰嶺，這個地方離着還遠

呢，你們若真個找了去，只怕走一夜，走到，老兄們把路全走錯了，幸虧是遇見了我們，不然的話，你們也就只可以空跑一夜吧。」說着話，這壯漢已把柵門開了，向于鵬，威筱帆說道：「客人們不嫌我們屋子髒，進來歇歇腿，我看天亮再走吧，看朋友們情形是常在外面走的，怎的竟會這麼疏忽大意起來，這一帶十分難走，到處裏有狼羣傷害行旅，我們是當獵戶的，我們頭目已經領着人到後嶺獵去了。」于鵬，威筱帆，黨子仁，于環跟隨往裏走，這壯漢仍然把柵門關好，他領着大家直奔東房，到了門口，却回身站住道：「客人們等一等，這個屋裏不能接待客人。」他說着話，跑進屋中，拿出一串鑰匙來，走向正房門口，把鐵鎖開了，提着燈籠先行走進去，跟着裏面燈光亮起，這人在屋內招呼道：「客人們請裏邊坐。」于鵬，威筱帆毫不遲疑的走上房，這屋子裏倒真個是打獵的人家所住，沒有一些正式的傢具，只用幾塊石板架起的桌案，用那巨樹的樹根子作了椅凳，那石案上放着些日常所用的器具，牆角立着兩桿虎叉，和單刀，齊眉棍，弓箭，油燈已然點着了，這壯漢請大家落坐，向于鵬說道：「客人運氣還算不錯，我們同夥弟兄六七個人，全出去了，須要等到天明才可回來，那東屋中預備好了的現成飯菜，客人們用一些吧。」老武師于鵬忙答道：「老兄不用費事，我們是吃過飯了，原本也沒想這麼叨擾，只是鳳凰嶺的道路，既然走錯，老哥肯收留我們，免得我們在亂山奔馳終夜，只把那熱水賞給我們些，就感激不盡了！」這壯漢忙說道：「老兄們不要客氣，四海之內皆兄弟，我們稍盡地主之禮，算不得什麼，倘若打獵的回來，彩頭

好，客人們也可以沾些好處，跟着我們一同喝慶功酒不好麼，老兄們往鳳凰山有什麼事情？那裏是一個極荒涼的所在，並且近嶺一帶並沒有人家，老兄們往那裏去的心意可否告訴我？」威筱帆道：「我們是在川邊結識了一個朋友，會經定過約會，只要我們往廣西來，要到他那裏去訪尋他，他倒說是住在鳳凰嶺上，只要找到了鳳凰嶺就可以找到了他，我們想這個朋友不會冤我們的，他或者就在鳳凰嶺前一帶任家吧。」這壯漢竟自冷笑一聲道：「老兄們要叫我，除了老兄們也是江湖道中人，你那朋友不會住在那裏，鳳凰嶺就沒有平常的黎民老百姓，要找綠林朋友倒許可以找着，那裏却有綠林中安審立寨的，老兄們若是平常的買賣客商，豈不是往虎口裏送。」于鵬故作驚異道：「怎麼！鳳凰嶺竟是綠林道驛路之所，這倒真是怪事，我們若不是遇上你這樣的好人，非落個自投羅網不可，既是這樣，我們就讓是往那裏去，也得慎重些了，多謝老兄你的關照，但不知那一帶盤踞着什麼有名的人物，若是些毛賊草寇，我們倒還不懼怕他。老兄你看我們爺兒四個好歹的手底下還明白些，若是那成名的綠林道，我們可就惹不起了。」這壯漢說道：「我們因為整年的在山中打獵，這一帶的道路熟，所有山裏常見的人，也全有個認識，既然老兄們全是練家子，我想定然也有個耳聞，在兩廣一帶，很亮過「萬」兒的宜山雙鳥，就在鳳凰嶺一帶盤踞着，老兄們不會不知道吧？」老武師于鵬故意裝傻，搖了搖頭道：「倒還沒聽說過，宜山雙鳥手底下很厲害吧，既是這樣，我們不必自找晦氣，趁早躲得遠遠的。」說話間這壯漢走出屋去，威筱帆向于鵬低聲道：「這次我們算

得着真實信息，宜山雙鳥果然盤踞在鳳凰嶺一帶，我們少時要向他口中探問究竟有多遠？」這時那壯漢竟很快的又從外面進來，送進來一壺熱茶，放在桌上，向于鵬威筱帆道：「客人們請看，這裏現成的歇息地方，我不照顧你們了，我得忙着預備他們的酒飯。」于鵬道：「招擾半晌，還沒領教老兄的貴姓大名？」壯漢說道：「我姓齊名誠，咱們明早有閒工夫再細談。」說罷他轉身走出屋去，決不向威筱帆等問姓名，于鵬道：「這人真怪，你說他是粗魯人，除了相貌長得粗暴，從他眼光中看來，此人十分精明幹練，怎麼連我們姓名全不問，這倒真是怪事！」威筱帆道：「我認爲沒有什麼可怪的地方，一個打獵的粗人，他們平時又很少和外人交結，那會懂得禮貌。」于鵬只搖了搖頭道：「我看免不掉有毛病，好在事情全在眼前，我倒要看看我自己的眼力如何？」這時黨子仁斟了幾碗茶，威筱帆因爲師兄有些疑心，遂也加了幾分仔細，把茶水試了試，沒有什麼異樣，遂各自喝了一碗，解了喉中的煩渴，可是這時案上油燈的油已經乾了，燈火是搖搖欲滅，武師于鵬道：「我們一個投宿人家的，不便過分招擾他們，燈已經要滅了，索性歇息一刻，天亮也可趕路。」黨子仁過去又把燈焰往上提了提，于環却很不快的說道：「燈是他才點上的，裏邊有沒有油，他不會不知道，這算得什麼，何致這麼吝惜，這不顯得有些容心慢待我們，我偏要討這個厭，招呼他把燈油添上，于環是說了就要辦。」立刻往外就走，武師于鵬低聲喝叱：「你要作什麼？不許你多管，趕快的收拾歇息。」于鵬說話之間，向師弟威筱帆使了個眼色，燈裏油已乾了，剎那之間燈焰就要

熄滅，這屋中在東牆下有一付鋪板，靠迎門也有兩扇鋪板，只能容一個人來歇息，武師于鵬遂叫盛筱帆和黨子仁，于環到東牆下歇息，于鵬自己在北牆下板鋪上躺下，屋門並不關嚴，只虛掩上，這時燈已經熄滅，這屋中四人沒有一個能夠真的睡着，索性要看看這獵戶是否匪徒的黨羽，因為在這種情況下，不能斷定是否真是匪徒一黨，不過形跡上有些可疑的地方，約莫呆了有半個時辰左右，聽不到一些別的聲息，只有東房不時的有門兒開閉的聲音，工夫這一大，彼此想到或者是自己心中多疑，這獵戶確是好人，只爲行爲動作上難免有些粗率，不經意的舉動，這般人心裏存着一種一入宜山境內，爲宜山雙鳥勢力所及之地，容易走入他預伏陷阱之中，過了很大的時候，黨子仁，于環全沉沉睡去，老武師于鵬耳中，忽然聽到東房屋門開了一下，始終並沒有關閉的聲音，因爲臨進來時已然看明，他這房屋雖十分粗陋，建築的可十分堅固，尤其是木門笨重，一開一閉任憑手底下多輕，也帶出極大的聲音來，他這次只開沒閉，所以老武師于鵬起了疑心，輕輕坐起，正在這工夫，突然這外面的木門猛然往外一開，裏面兩扇板門本是虛掩着，忽然往兩下一分，從門外竟掖進了一枝燃燒很旺的火把，正掉到了武師于鵬所睡的板床前，門外竟自有人高聲招呼道：「朋友們今夜算是自投法網，現在只有順情順理把兵刃暗器交出，我們飄把子決不過分爲難，定以好朋友款待，如若不識相，我們只有對不起了。」這屋中火光大亮之下，門已大開，門外也看的清清楚楚，老武師于鵬眼中望到迎香門，除了方才那個獵戶之外，尚多了一名面似鍋鐵，身量高大的壯漢，一身便



裝勁服，背插單刀，這兩人手中每人是一張連珠弩，老武師于環哈哈一笑道：「朋友們既然是知道了我們的來意，這倒很好，我們彼此倒好講了，千里迢迢來到宜山，爲的是什麼，就爲是拜望兩位當家的，不過相好的未免小家氣，用不着擺這種陣勢，兵刃暗器全交出來，事情也不會就這麼算完，今夜我們認栽，就是了，我們要領教相好的們，你們瓢把子到了沒到？兵刃暗器交出之後，是在此地見他，還是要我朝朝總舵，相好的們何妨明白相示呢！那個黑臉壯漢厲聲喝叱道：「沒有那麼些說的，你們如敢在好朋友面前再弄狡猾的手段，你們還想回轉成都，那可要來世見了，老子們想容情，連珠弩不懂交情，爽快些吧！」這四張連珠弩慢說你屋中只有四人，就是有四十個也休想活着逃出手去，果然他說話間，偏着東邊的木窗糊紙撲撲連響之下，窗紙全抓掉，探進兩張連珠弩來，威筱帆，黨子仁，于環此時全已經驚醒，坐起一聽，這種情形，知道中了賊黨的暗算，老武師于鵬扭頭向威筱帆招呼道：「師弟咱們認栽吧！已經落在人家手中，何必經自取辱，交兵刃也好見識見識，申韓二位當家的此來，總算是沒撲空。」說着話，老武師于鵬一斜身，把自己板鋪上所放的一個包裹，一柄短劍，完全抓起，扭頭向外招呼道：「好朋友作事不會不漂亮，這算得什麼！跟頭栽了，還許找回來，接傢伙吧！」一抖手連這包裹帶寶劍向門外砍去，可是寶劍包裹出手，這老武師于鵬突然右掌一揚，一掌鐵蓮子用了十足力，向門口打去，身形也跟着飛縱出去，口中却在喊着，「隨我來！」鐵蓮子打出，迎着門這兩名匪黨任憑怎麼精明強幹，也沒想到老武師于鵬身

上，既沒跨鏢囊箭囊也沒有兵器包裹，寶劍全砍出來，一掌鐵蓮子竟這麼打出，兩人雖然手擊着連珠弩，可是先顧自己五官面門要緊，一扭頭，可是半邊臉和手背完全被鐵蓮子打中，可是他們跟着手底下一動，連珠弩也打出一排，不過擰身閃避鐵蓮子之下，不由己的連珠弩匣，往下略垂，老武師于鵬更防備到這一手，往外猛撲，竟施展的是「燕子穿簾式」，身形縱起，脊背擦着上門坎出來，弩箭完全在離地三尺多高打進來，叭叭的全打中板鋪上面，于鵬這一竄出來，窗戶那邊兩名匪黨，在于鵬猝然發動之下，他們用連珠弩想射擊時，可是威筱帆，于環，黨子仁早已經預備着和匪黨一拚，勢子全蓄足了于鵬身形縱起，這三人真是疾如電光，石火，全把身形縱開，可沒有一齊往門口竄，威筱帆是撲向門口，這位小俠于環，他早已找好了避箭之處，一按鋪板往起一聳身，飛縱起來，竄到上面，將縱門上面橫枕，下半身往起一提，繃在上面，任憑外面再有多厲害的連珠弩打進來，他有橫枕擋着，也傷不着他，那黨子仁却是身形一動，竟往窗根下貼着門旁飛撲過來，往地上一落，身形往下一矮，窗外的兩張連珠弩叭叭的一排弩箭，打得屋中塵土紛飛，石牆上碎石崩裂，可是人一個沒傷着，武師于鵬一竄出屋來，一個「虎撲」式，先照定了那個獵戶身上撲來，這個獵戶再想躲閃，那還來的及，竟被子鵬雙掌打中，把他打得身軀騰出丈餘遠，摔在地上，連珠弩也甩出去，立刻不能動轉，那一名身形縱出去，還想用連珠弩射擊，威筱帆這時已然從屋中衝出來，一個「猛虎出洞」式，身隨掌出，猛向他撲去，這匪徒竟自往後一撤步，把連珠弩掄起，向威筱帆砸來，

守窗外那個匪黨，見屋中人一個沒有傷着，方回過身來，想用弩箭迎擊，逃出來的人，這時黨子仁貼着窗下，竄到門口，斜往門左側縱身到院中，在窗下的兩個匪徒，身形正轉過來，連珠弩一舉，正預備向威彼帆射擊，黨子仁矮着身子，揉身而進，直撲到窗下，十三節亮銀鞭，隨着身形往下落，竟向靠左邊這個匪徒砸來，這匪徒往左一斜身，用手中匣弩往上一擋，可是黨子仁把十三節亮銀鞭已然撤回來，右腳往後一撤步，身軀半轉，右手一帶十三節亮銀鞭，翻身盤行，亮銀鞭鞭梢正砸在這匪徒的匣弩上，吧啦一聲，竟把前面的弩匣砸裂，和他一同守在窗前的同伴匪黨，這時把身形往後一撤，都一抬手，嚶叭叭連打出四支弩箭來，黨子仁若非是往後退身閃避，十三節亮銀鞭盤旋舞動，幾乎被弩箭所傷，這時那于環，却也闖出屋來，他已望到了黨子仁被匪徒弩箭所迫，幾乎受傷，他仗着身形巧快，竟自從台階下一聳身，已經飛登房頂，于環這次恨透了匪黨，和他們不再講那些個江湖道，好朋友的行爲，暗器明打，他却一聲不響，右掌一揚，三粒鐵鋼子母珠從上往下打來，這三粒子母珠整整的打在持匣弩的匪徒的左肩，右手背，于環莫看年歲小，武功本領得自家傳，老武師對於于環身上絲毫不肯放鬆，所以他武功所得，實有獨到之處，鐵鋼子母珠打在了匪徒手背上受傷最重，「吧咿」匣弩墜地，那黨子仁險些爲弩箭所傷，痛恨之餘，往回一縱身，十三節亮銀鞭用足了力量，向這名匪徒砸來，這種雙管齊下，暗器兵刃是接踵而至，他手背負傷之下，本是翻身退去，這一亮銀鞭整個的兜在了他的右肩頭後，打得他並沒喊出聲來，摔倒地上，立時死

過去，那一名同黨也在這時亮刀猛竄過來，向黨子仁身上用刀猛劈，可是于環鈎鐮蛇骨槍，隨着從房上往下落之勢，已經到了這匪徒身旁，這條蛇骨槍斜肩帶臂砸了下來，這匪徒本是向黨子仁遞刀，于環是背後猛襲，他趕忙左脚向左一滑，把向前砍的刀勢，往左一帶，身軀從左往後一轉，這口刀斜着向小俠于環左肩頭猛劈下來，于環的鈎鐮蛇骨槍砸空，落到地上，「叭啦」的把地上碎瓦，砸得火星四濺，匪徒這口刀帶着風聲砍到，于環右脚從右一滑，腕子上用力往右帶，鈎鐮蛇骨槍「鷄子倒翻身」，「霸王卸甲」，蛇骨槍從右猛甩過來，向這匪徒的右肩頭後面便打，蛇骨槍眼看着已經搭到這匪徒的背上，匪徒身軀猛然往地上一撲，蛇骨槍從他頭頂上過去，可是他從左往起一長身，掌中刀也翻起來，猛然一抖腕子，竟向小俠于環的右肋上猛戳，于環脚尖往左一滑，身形微往左一帶，猛一翻身，左手已經抄住蛇骨槍的前半截，雙手抖槍往外一封，把刀給蕩出去，可是左手一張，蛇骨槍只用左手倒提着槍頭，腳底下猛然一換步，「黃龍轉身」，「烏龍捲尾」，鈎鐮蛇骨槍竟自反甩過來，這匪徒再想抽身已經來不及，竟被蛇骨槍把左腿纏住，于環這一轉身，左脚往外一滑，身軀向左一斜，左手猛然用力向左一帶，這匪徒竟被兜得仰面朝天，摔在地上，黨子仁十三節亮銀鞭往起一抖，竟自用了力，向這匪徒身上打來，想要當時結果他的性命，就在亮銀鞭還沒落下來，背後一股子暗器風聲，可夾着老武師于鵬的喊聲：「子仁留神暗器」！黨子仁往下猛砸之勢，這條右臂往前探着，耳中聽到喊聲，趕忙把撤出的勢子用力往右一帶，身形也往右一閃，一支

三楞瓦面鏢擦着左耳旁打過去，黨子仁也驚得一身冷汗，地上那匪徒一個「鯉魚打挺」挺身躍起，拚命逃去，發鏢的正是那黑面大漢和威筱帆作着對手，他望到了同黨要落在敵人手中，竟在匆遽之間，略一緩抬之下，一鏢救了他的同黨，可是他自己也趁勢一擰身，竄上東邊的石屋屋頂，正中在喊着：「弟兄們頂這兒了！」，他更手中發着一支三楞瓦面鏢，把手一揚，可是不往外發，向下招呼道：「朋友們果然手底下高明，鳳凰嶺倒要請尊駕們大駕光臨，我們瓢把子決不會不以好朋友看待，可是在三日內若是不敢到鳳凰嶺，那可恕我們不陪，所以成都一帶，所擄的案子，只有朋友你們替代吧！」老武師于鵬見匪黨安心退走，趕緊招呼黨子仁，于環不得再追，停身站住，聽着匪徒發話，容他把話說完，于鵬哈哈大笑道：「相好的用不着你囑咐了，我們爺幾個爲什麼來的，不見着宜山雙鳥的金面，我們焉肯再出宜山，大約還不像朋友你說的那麼費事，或者我們還許早早見面，懂的交朋友把酒多預備些，姓于的定要在兩天內到鳳凰嶺擾你們三杯。」屋頂上那個黑大漢，答了聲，這才叫好朋友，咱就這麼辦了。鳳凰嶺再見！」他說罷，立刻翻身逃走，跟着聽得附近一帶胡哨連鳴，這種聲音不是發在一處，所以至少有六七個同黨，在附近潛伏，老武師于鵬看他們走了，騰身竄上石屋的屋頂，往四下望了望，匪徒們全逃得無形無踪。于鵬飄身下來，向威筱帆說道：「師弟我們索興不再走了，咱們大大方方的在這時休息一個時辰，省得別處沒有給咱預備這麼舒服的地方，猴崽子們早安心中罵我們，宜山雙鳥好大的架子，你聽方才那匪黨口頭的情形，分明是認

爲我們還值得他們飄把子的接待，我們在入宜山之後，稍遭挫折兩個猴崽子，再不肯相見我們了。」威筱帆道：「師兄說的很是，我也看出他定是這麼個打算，這時于環和黨子仁到那旁邊的石屋中爐灶上，找着火杆，把兩邊屋中的油燈完全點好，廚房中熱氣騰騰的現燒得的飯和菜，酒肉齊全，老武師于鵬也親自過來看了一遍，冷笑着向威筱帆道：「我們弟兄別辜負了這哥兩個一番美意，這分明是他們故意預備下款待嘉賓，咱們痛痛快快的領主人的感情，別叫人看着我們小家氣。」威筱帆點頭答應，黨子仁，于環，聽于鵬這麼說着，知道動用飲食決無妨礙，遂自己動手，把酒食全搬到正房中，這爺兒四個竟弄個酒足飯飽，天光也大亮了，老武師于鵬向威筱帆說道：「師弟現在我們和宜山雙鳥已經算是挑開了簾兒，此去鳳凰嶺，無須乎再隱行踪，咱們到了鳳凰嶺一帶，他要是出頭，我們，我們登山拜訪，按着江湖道的規矩，開門見山的和他見面，起落出來，倘若依然和我們故弄狡獪，我們那時再各憑手段，我們有本事挑他的老巢，沒有本事從此江湖道中也不必稱名道姓了。」威筱帆點點頭道：「現在也只好這麼辦，匪黨們時時在暗中監視我們，我們就是打算隱秘行踪，勢有未能，反不如這麼坦然的趕奔鳳凰嶺，現在我們已入了他勢力之地，他擺上什麼咱們接什麼，走一步算一步，反正這次實難兩立，我們不破出死命去和宜山雙鳥拚一下子，恐怕這場事，我們也無法放手。」師兄弟二人商量已定，帶着黨子仁，小俠于環立刻起身，約計着到鳳凰嶺至多不過三十餘里，只要是路上不耽擱，大約到中午以後，足可以趕到，這一段道路，並沒有什麼險

阻的地方，並且沿路上還不斷的見着山居的農民，和獵戶們，可是你只要向他們打聽道路，一提到鳳凰嶺，他們好像商量好了似的，只答對你，有這麼個地名，從來沒有去過，並且沒聽說那裏有山居的農民，再提到宜山雙鳥，更是掩耳疾走，趕緊躲開你，一句話也不敢答，于鵬等離開了有人家的地方，冷笑着向威筱帆道：「師弟我們別找釘子碰了，這還看不出來麼？九頭鳥申傑，鐵燕子韓霄這兩個惡魔，在這一帶的勢力很大，山裏住的農民，獵戶雖不是他的黨羽，可是分明誰也不敢觸犯他，平時的情形，可想而知，只要是不守他弟兄的山令，恐怕這宜山雙鳥休想立足，我們就不必跟這般人多問了。」于鵬，威筱帆在沿途上這一改變主張，遇到了有人家的地方，變換着方法探問道，決不顯宜山雙鳥隻字，可是所遇到的人家，倒是好好的招待，到了午時左右，觀查着眼前的形勢，分明是已到了鳳凰嶺下，因為這一帶只要你留神，仔細的辨別山形，和兩邊嶺的部位，約略的可以看出在偏着東南一座高峯，高有百餘丈，左右接連兩道大嶺，左邊的略高，右邊的略矮，形如一隻巨鳥，張着兩翼，可是這一帶再看不到山居的人家，並且在附近這十幾里內，沒見到行人，雖則也是一個通行的道路，顯得荒涼異常，林木深密，山道也是迂迴旋轉，按着山道的方向，是直奔東南，這座高峯，看着沒有多遠的道路，正如平常所說的望山跑死馬，並且這一帶的山道，時左時右，或起或伏，短短的一里地內，幾乎連方向全辨不出來，走了有半個時辰，離着這座高峯已近，突然望到靠這座山峯前一道山澗旁，搭蓋着兩間木屋，這兩間房子，完全用整個的樹木搭蓋起

來，孤零零無倚無靠，看着這兩間房子特別扎眼，老武師于鵬暗中示意，威儀帆和黨子仁，于環不要跟緊了，自己走向這木屋前，離着木屋不遠，突然聽得有人咳嗽一聲，從裏面走出一人，年紀就在三旬左右，黑紫的臉膛，濃眉巨目，翻鼻孔大嘴岔子，穿着一身土黃布的短衫褲，袖管跟褲管全高高捲起，兩臂兩腿虬筋暴結，顯得這人十分健壯，左手提着一根拳粗的棗木棒子，有四尺多長，從屋中走出來，一抬頭看見老武師于鵬，這個壯漢把脚步一停，凶眉惡目，兩眼看着于鵬，于鵬向他面前走來，只隔還有丈餘遠，這壯漢竟自猛喝叱了聲：「老頭兒，少往前闖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于鵬把脚步停住，聲色不動，毫不驚異的向這壯漢招呼道：「朋友多辛苦了，我們是到鳳凰嶺訪尋兩位朋友，所以要向老兄借問一聲，可知道申韓兩位當家的大寨的所在？」這壯漢把眼皮一翻，目露凶光，向于鵬喝叱道：「老頭兒，你這滿口胡言亂語，說些什麼？這裏不錯是鳳凰嶺，至於你說申韓兩位當家的，或者也有這麼兩個人，不過我不知道，你們從那條路來的，從那條路回去，這段道路歷歷不許行人經過，再往前走，是我們打野獸挖陷坑，安繃弩的地方，難道老頭兒你想找死麼？」于鵬把面色一沉，厲聲說道：「看你這麼條漢子，長的也很像個吃人飯的樣子，怎麼這樣不會講人話，這宜山鳳凰嶺難道是你家的私產，就不准人走麼？好好和你說話，却敢這麼無理對待我們，朋友把眼放亮些，何必跟我們裝瘋賣傻，趁早給我們報告進去，就題成都下來的朋友到了，特來拜山！」那壯漢哈哈一笑，向于鵬道：「老頭你許是活膩味了，我這條路就是不許人走，只有山



貓野獸，可以恠闖恠撞，牠可逃不出老子的手去，你若不趕緊給我離開這裏，老頭兒你看這條棗木棍，可有些不認識人，難道你要嘗嘗麼？」于鵬方才怒叱一聲：「無知的狂徒！分明是雙鳥的手下，却故意和老夫爲難？」于鵬底下的話沒出口，從身旁嗖的竄過一人直撲那壯漢。正是小俠于環，他深恨父親和這種形同野獸的匪類糾纏，太以不值，早早把他打發了，管他的人，自會出來相見，所以于環一聲不響，先從後面竄過來，直撲那壯漢面前，喝叱聲：「賊子，你敢出口傷人！我倒要看看你是什麼變的？」于環是話到拳到，右掌往外一穿，向這壯漢的面門上便打，這怪漢一聲怪叫，往旁一縱身避開了，于環這一掌，他却把棗木棒子換到右手中，一斜身，這條棗木棒子掄起，向于環左肩上砸來，這條棗木棒子，分量甚重，掄起來帶着風聲，小俠于環縮着頭往下一矮身，跟着一幌頭，棗木棒子從頭頂上砸去，砰的砸到地上，把小石塊激起一片，從山澗中落去，于環猛一長身，從這匪徒的右邊往前一上步，雙掌齊出，向這匪徒的右肋後便打，匪徒一棒子砸空，左脚往後一滑，身軀從左往後一轉，這條木棒子隨着翻身之勢，竟又掄過來向于環攔腰便砸，這種兵器，更是厲害，只要沾上一些，就得骨斷筋折，于環任起一縱身，「旱地拔葱」，身形竄起丈餘來，往下一落，却到了這匪徒的身後，一個「虎撲」式向這匪徒的背上猛擊，可是這匪徒一連兩招，全用空了，這次他身形竟沒離開原地，只脚下步點一換，左脚往後一找地，右脚往後一撤，半斜身倒甩棗木棒子，正向于環的右跨上撩來，他這種招術，還是用得十分凶狠巧妙，于環雙掌擊空，棗木棒

子已經到了右跨上，雙臂一抖，身形輕如飛鳥，縱出去，落到山澗邊上，腳底下可是險到萬分，小俠于環腳往山澗邊上一點，他早已暗自打算好了主意，丹田氣一提，把力全貫到雙腿上，脚尖一找着山澗口，比釘在那兒還牢靠，可是于環安心要給這窮凶極惡的匪苦子吃，腳底拿住了勁，口中却在高喊着，哎哟可要了命，身軀連恍了兩下，竟自往後努力仰着身，腳底下只在那澗邊上不住的亂登，那情形分明是要滑落下去，這個匪徒一棗木棒子擦空之後，他竟自跟踪往前一縱，他身形比起于環可差的很，這一竄過來，相隔足有六七尺遠，他居然下狠手，右腳一點地，身軀往前探着，這條棗木棒子往前一遞，竟向小俠于環的背後點來，他還在嚷着下去吧！棗木棒子頭竟向于環的背點到，可是于環在這種搖搖欲墜之下，全身竟自猛往左一閃，右掌伸出，撲的一把，竟把棗木棒子抓住，順手牽羊往外一帶，說了聲：「你也下去吧！」這一下子匪徒原本往前探着身，因為離着小俠于環稍遠，他探身遞棗木棒子，被子環這一帶，他那還繃的住勁，棗木棒子出手，人也跟着往山澗邊上撞過來，全身往下撞去，這一來匪徒定落個粉身碎骨，可是于鵬已經在這時一個鷓子鑽天，身形飛縱起，猛往下一撲，正落到山澗邊，一柄將那匪徒左腿腕子抓住，口中却在招呼着道：「相好的，何必這麼心窄，值不得自尋短見。」可是于鵬這一手比他兒子更損，抓住了並不往山澗上拉，把他整個的身軀懸在山澗內，口中却在招呼着：「相好的！只要于老師一放手，你立刻就鬼門關上走一遭，趁早實話實講，只要敢跟我狡猾麻煩，那可怨不得于老師傅手狠心毒了。」小俠于環看到

這匪徒掙扎的情形，十分好笑，一旁拍着巴掌說道：「小子你這叫活遭報，不趕緊把你們塚子窩所在指示給我們，叫你再休想逃出手去了。」威筱帆這時和黨子仁也全跟了過來，威筱帆向武師于鵬道：「師兄何必跟他一般見識，我們自會搜尋。他塚子窩的所在。」于鵬哈哈一笑道：「師弟你不要再心慈面軟，這羣猴兒崽子們全是意狠心毒，他們不定作過多少傷天害理的事，今夜給他們個報應，也叫他知道天理昭彰，報應不認人。」老武師于鵬剛說到這，猛聽得在山澗旁邊所山嶺上面，竟有人高聲招呼道：「堂堂成名的武師，竟用這種小人行爲對付好朋友們，姓于的，你若是心不甘服，可敢到嶺上走一遭？」這時威筱帆，黨子仁，于環全在來人喝喊聲中，一抬頭，只見發話的人，並沒在山嶺的最高處，他却一半腰上，停身在一所懸崖之上，看此人年歲約在四旬左右，一身鄉農打扮，赤手空拳，並沒拿兵刃，威筱帆等知道這定是宜山雙鳥的所部的黨羽，老武師于鵬也正爲的用這個被擒的匪徒來引逗敵人現身相見，此時上面已然有人答話，猛然右臂上一用力，往起一提，竟把這匪徒從山澗裏提了上來，一振腕子，往外一拋，竟把他拋到了一片亂草間，老武師于鵬，竟仰頭向嶺半腰打招呼道：「朋友，我們來到宜山鳳凰嶺，是專誠拜訪而來，你們當家的竟自不肯相見，難道我們就這麼甘心罷手，退去宜山不成，姓于的要見識見識你有什麼驚人的本領，竟敢口出狂言。」老武師于鵬雙掌一錯，「龍形一式」騰身而起，竟向嶺腰撲去，威筱帆一看師兄撲過去，遂向黨子仁，于環招呼了聲：「你們要提防匪黨的暗算，跟着往上翻，眼前就是鳳凰嶺無

疑。」威筱帆在話聲中，已經騰身縱起，緊隨着師兄于鵬的後踪，一左一右向嶺腰撲上去，可是那人在于鵬威筱帆這一往上闖，也一擰身，順着懸崖峭壁間，輕登巧縱，身形那份輕快，在江湖道中實是少見的人物，老武師于鵬已經疑心此人就是九頭鳥申傑，鐵燕子韓霄，雙鳥中的一個，不過不是在成都所見的那個屢現形跡的匪徒，這人順着嶺壁間忽左忽右，條起條落，輕登巧縱，已然翻上嶺頭，這嶺頭上面林木參天，到處巽全是多年的古樹，又多在高嶺間，這道山嶺在附近一帶又是最高的地方，山風過處，震撼得所有嶺頭的樹木，發出一種極大的吼聲，老武師于鵬和威筱帆，已然翻到上面，仔細搜尋之下，那人已不知去向，此時黨子仁和小俠于瓊，也全從嶺壁間盤上來，和師父師叔湊到一處，在山嶺頭一路盡力的搜尋之下，方才那人竟不知逃往那裏，老武師于鵬一相度附近的情形，向威筱帆招呼道：「雖則他已然逃得無影無踪，據我看雙鳥塚子窰的所在，或者就擺在近前，我們順着嶺頭往西搜尋一下，這時忽然聽得嶺下嗖嗖的射起兩條响箭，竟往這山嶺的背面落去，于鵬，威筱帆全在上面，箭落下去的地方，看的真真切切，決沒有異樣的情形，認定了匪徒既外，以響箭報警，這兩支箭又沒出去多遠，匪徒必在附近一帶，若是離得過遠了，他也聽不見響箭之聲，才要順着嶺頭往西搜尋時，小俠于瓊忽然招呼了聲：「威師叔你看匪徒的窟穴，或者就許在偏南邊這嶺後一帶，你看那偏着南邊一二丈外，有一隻野鳥凌空飛起，分明是被什麼驚動得，或是遭到什麼襲擊，這這壓成一飛起，拔到半空不肯再落下去，雖不說也是一羣獵戶，天色不早，我們

若能找到了山居的獵戶們，也可得到匪巢的下落。」老武師于鵬微搖了搖頭道：「于環你不要賣弄鬼聰明，據我看這一帶決不會再有獵戶們前來，宜山雙鳥是何等強梁霸道，他所住的這塚子窰，一帶決不許別人多走一步，我看這或者就許是他塚子窰的所在了，我們往南搜。」這師徒四人，遂順着這條山道往南排搜過來，這段嶺頭地勢十分大，到處老樹參天，荒草滿地，形勢險惡十分，搜尋出一箭多地來，見不着一些跡兆，老武師于環十分憤怒，向盛筱帆招呼道：「我們在江湖道上也闖蕩了三二十年的工夫，如今要被這兩個綠林道折辱的一敗塗地，未免令人心不甘服，可恨宜山雙鳥既然想在綠林道中想揚威立一萬兒，我們已經到了這裏，他要算是綠林道的英雄人物，應該硬拚硬架，可是對付我們的情形，完全這種狡猾手段，總然我們弟兄栽在鳳凰嶺，像雙鳥這種行為，也不見得就算是勝過了我們，我想不和他們見面之後一刀一槍比劃下來，我們至死不能罷手，這鳳凰嶺搜尋不着他塚子窰的所在，我們不必費事了，敵暗我明，我們處處吃着虧，他要是夠朋友，現身較量，始終不肯見我們，我們把這鳳凰嶺搜尋遍了，又有什麼用，咱們找一個歇息的地方，度過這夜去，天明之後，我們不得不用尋手，把這鳳凰嶺上放火焚燒，咱們回轉成都，這場官司老弟先替他們打了，我于鵬認定了他算怕我們弟兄不敢出頭相見。」老武師于鵬剛說到這，離開身旁數丈外，一株大樹上，竟自發出一聲冷笑，跟着枝葉喇啦一響，樹上的宿鳥驚飛，有一支貓頭鷹，也飛向半空，並且連叫了幾聲，這一來先前冷笑的聲音，被這一片雜亂聲音擾亂，也不容易辨清楚，可是

老武師于鵬已經飛身縱起，直撲這株樹下；于鵬身形才停，跟着往南兩三丈外，一株樹頂子上，又是一陣響，于鵬跟着撲了過來，這樣連着一連三次，老武師于鵬暗含着把囊中的鐵蓮子扣了一掌，全神貫注，在第三株樹聲息落下去之後，果然三四丈外，樹頂子上又發出這種聲音，這次于鵬早已預備好，一個「鷓子鑽天」式，身形飛縱起，掌中的鐵蓮子，隨手發出，完全向樹帽子上打去，樹帽子上一片折枝落葉之聲，這次才望到一條黑影才翻下樹去，老武師于鵬這次沒容他再縱起身來，已經跟踪撲到，一揚手又是四粒鐵蓮子打出去，那條黑影這次並沒往高處縱身，一個「烏龍出洞」式，他穿着老松幹下，一片叢草間，竄出有三四丈遠，依然又發着一聲冷笑，于鵬既已望到他的踪影，焉能叫他逃出手去，跟踪緊趕，威筱帆，黨子仁，于環也全跟踪追趕下來，這次前面這條黑影，忽隱忽現，倏起倏落，身形矯捷異常，更因為他道路熟，于鵬還得提防着脚下，所以始終離着五六丈遠，只是追不上他，沿着這段嶺頭，往南翻下來，辨着形勢，所走的這段道路，完全是往下走，就這樣，跟踪追趕，足有二里多的山道，見那條黑影撲奔了一座極高的大嶺下，順着一條斜坡的山道，翻下去，老武師于鵬此次已經打定了主意，無論如何要和他一拚，順着這條山道盤下來，眼前望到下面，形如一條深谷，陰森暗黑，險峻萬分，這條黑影，腳底下越發的加快，穿着一處處，一人多的荒草下，一路縱躍疾馳，經過一段灣轉的山坡下，竟失了踪跡，威筱帆，黨子仁，于環也全撲過來，老武師于鵬也只好，身形略停，不過這爺兒四個一齊的把暗器發出，把這傾斜的山道，

凡是可以隱蔽形跡的地方，完全用暗器打到，可是那個夜行人始終不見踪跡，威筱帆向于鵬說道：「師兄我們現在查看眼前形勢，這夜行人把我們引誘到這裏，很顯然的是他巢穴所在，我們不要輕視了他，先看清附近的形勢要緊！」小俠于環頭一個縱身竄過一段灣轉的山坡，他站到一塊巨石上面，仔細向下面打量時，回頭招呼道：「威師叔來看，大約這下面許是猴窠子們所住的地方了？斷崖危嶺下，那深黑暗的地方，從樹隙間不時的透露出一星半點的燈光，這種地方可好，形如鍋底一般，咱們爺幾個不豁出這條命幹一下子，就算栽到家了，任憑他龍潭虎穴索性闖吧！」老武師于鵬也縱身竄過來，口中在喝叱着道：「小小的年歲，口頭上用不着這麼張狂，手底下見功夫，不是鬥口的事。」說話間，跟着威筱帆往于環手指處望去，果順着這段山道下，林木愈多地勢愈矮，大約下面最矮的地方，和停身處總差着三四十丈，好像是在一個深坑裏面，威筱帆道：「賊子們在這種地方盤踞，官家總要緝捕他，那會搜尋到這種地方？只可惜這鳳嶺一帶，沒有較大的山泉，這要勾出泉源來，往下灌去，賊子們豈不成囊中之鷄？」老武師于鵬道：「方才那賊子既然現身引誘我們，現在只有進沒有退，咱們不管如何，也要撞他一下子。」于鵬，威筱帆頭與引路，黨子仁，于環後面相隨，從這傾斜的山道上，盤旋曲折，直奔谷底，往下過來約有二十餘丈，于鵬走得略靠頭裏，威筱帆離着師兄也就是丈餘遠，突然在山道左側一片危崖上面，嘎叭一聲，弩弓震動，嗖的一支弩箭，斜奔于鵬的右肋上打來，于鵬是正往前走，竟往後一仰身，一個「鐵板橋」式，這

一箭從胸前打到身左側的亂石上，叭的一聲打得火星四濺，碎石紛飛，好厲害的弩箭，威筱帆見師兄猛遭襲擊，他竟猛往右一擰身，騰身飛縱向左邊斷崖上撲去，小俠于環和黨子仁見有了阻擋，兩人也不約而同穿着山道旁的蓬蒿亂草，往右邊斷崖上撲來，武師于鵬已經騰身縱起，威筱帆兩個縱身，已經翻上五六丈，可是他越發的冒險，上面跟着又是一連兩支弩箭，向威筱帆身上打來，威筱帆好在早有提防，就這樣自己左肩頭衣服被穿破，被箭劃得受了輕傷，個人此時已經不計一切危險，仍向上猛撲，用掌中的摺鐵刀閉住了胸前，上面的連發三支弩箭，未能打中，威筱帆已經撲到斷崖上面，見一名匪徒正自轉身向斷崖後逃去。

## 第五章 拜山較技被困一線天

威筱帆一個「餓虎撲食」，猛從身後撲了過去，這一來那匪徒那還逃得開，被威筱帆一刀戮去，那匪徒往左一斜身，這一刀扎在他右肩頭後，匪徒哎喲一聲，身軀向前倒去，弩弓也甩出去，可是威筱帆才在撒刀之間，從左邊突發喊聲道：「小輩！你敢傷我弟兄？」這人從丈餘高的一段石峯上，飛撲下來，一口厚背鬼頭刀向威筱帆斜肩帶臂劈下來，威筱帆右腳往右一滑，一個斜身移步，反臂掄刀，這一刀反向上面撲下來，向這個匪徒雙腿砍去，這匪徒往起一騰身，竄起丈餘高，身形很快，縱躍輕靈斜退出丈餘遠去，小俠于環這時手一揚，三粒鐵鋼子母珠竟向這匪徒身上打去，那黨子仁更也在同時



縱身縱過去，抖十三節亮銀鞭，向下就砸，這匪徒在身形一落，于環的鐵鋼珠到，他往左一恍肩頭，半轉身，掌中厚背鬼頭刀從右跨旁往後一展，把下面的兩粒鐵鋼子母珠完全打飛，奔他面門的一粒早已閃過，黨子仁十三節亮銀鞭這一砸下來，匪徒的厚背鬼頭刀住上一穿，一擰腕子，刀身一個翻，竟向亮銀鞭上住外一挑，他是安心想奪黨子仁的這條鞭兵器，黨子仁猛然住回一振腕子，十三節亮銀鞭鞭身只和他刀頭擦了一下，嗒啷一聲，火星子一閃，這條亮銀鞭又自從右往後翻轉來，蘇秦背劍反向這匪徒的右肋下纏來，這匪徒身軀猛往左一撲，上半身完全貼在地上，亮銀鞭從他頭上過去，可是跟着往左一恍肩頭，這口刀往外一展，刀頭向黨子仁的鞭頭上便削，黨子仁往起一縱身，騰身躍起，可是老武師于鵬已經飛身縱過來，口中尚在招呼着：「子仁後退！這位朋友若是宜山鳳凰嶺掌山頭的瓢把子麾下，請你打個招呼，免得我們無禮。」這時黨子仁已經撤身往後一縱，退出兩丈左右，這匪徒他也隨着往左一騰身，竄到一段峭壁上，在一塊突出的岩石上停身，向于鵬喝叱道：「來人既然是有意拜訪鳳凰嶺，二位當家的爲什麼先傷我們守卡子弟兄，不必多費話，有本領往前闖好了！」老武師于鵬怒叱聲：「不要臉的東西！老師傅難道不能收拾你麼？」猛往起一騰身，老武師于鵬閉穴鏢撮到掌中，身形也往這段懸崖上撲過來，雙鏢隨着身形往下一塊落，向這匪徒猛砸過來，老武師于鵬在這種地方竟敢這麼動手，雙鏢往下一落，可是這匪徒在這段岩石上面微一斜身，他並不縱身閃避，掌中的刀猛然橫着竟向老武師于鵬攔腰斬來，這上面沒有多大的地方，統

共不過三尺左右的坎坷不平的岩石，把這口鬼頭刀攔腰砍到，老武師于鵬竟自腕子上一用力，雙劍猛然往外一抖，噹的一聲，和匪徒的鬼頭刀迎個正着，匪徒鬼頭刀竟被于鵬振得脫手飛去，于鵬跟着雙筆向外一遞，向這匪徒的左肩頭後猛點來，這匪徒猛往一起一聳身，從這岩石上又竄起一丈五六來，往一段壁立的山嶺上面落去，老武師于鵬剛要往起縱身，隨着他的後踪撲上去，那知上面喝聲：「下去吧！跟着從上面連投下三四塊巨石，全有斗大，齊向于鵬落腳之處砸來，老武師于鵬雙臂往起一揚「燕子倒翻雲」式從岩石上倒翻下來，輕飄飄落在了山道的對面，可是上面巨石打下來，砸到那斷岩上，沒有阻擋，從斷岩上滾下來，落到山坡上，碎碎的連聲暴響中，砸的碎石紛飛，這種聲勢，令人心驚，老武師于鵬向威筱帆招呼道：「師弟匪徒們無禮已極，我們不管下面是否就是他的塚子窖，只有闖下去再說了。」老武師于鵬毫不遲疑，頭一個縱身而起，威筱帆壓着摺鐵刀跟踪而進，于環提着勾鐮蛇骨槍，黨子仁十三節亮銀鞭，這爺兒四個彼此全相隔着六七尺左右，飛撲下來，老武師于鵬往前走，可是竭力的留神着，這窄山道的兩旁，怕有埋伏和暗算，已經又闖過二十多丈，離着下面已經有不過十幾丈遠了，突然聽得下面一陣胡哨連鳴，一聲接一聲，老武師于鵬趕緊，把腳底下略停，向後面的威筱帆于環黨子仁說了聲：「不要冒昧的往下闖，我們得看一看，宜山雙鳥有什麼陣勢？」威筱帆等也全把身形收住，這一陣胡哨聲響過之後，突然在山坡下一片亂樹後面，閃出兩盞紅燈，提燈的人手上十分輕快，他竟自施展夜行術的功夫，直向山道這

邊撲來，威筱帆向于鵬招呼道：「師兄大約宜山雙鳥要挑開帘兒和我們弟兄相見了。」武師于鵬道：「要是這樣倒還便宜了他，說話間那兩盞紅燈如飛而至，眨眼間已到近前，提燈的是兩個二十多歲的少年匪徒，各自穿着一身疾裝勁服，往山道口那裏一轉身向這邊招呼道：「朋友們既入鳳凰嶺，可要守些規矩，不必在這裏賣這些張狂，不報「萬兒」恕我們不接待。」威筱帆忙答道：「請問弟兄可是宜山雙鳥的麾下弟兄？我們是從成都而來，我姓威名筱帆，這是我師兄姓于單名一個鵬字，帶着小徒來到鳳凰嶺拜見申韓二位當家的，我們並沒有不按着江湖道的規矩拜山，中途連遭暗算，這也是好朋友所爲麼？」那執燈的內中一個却答道：「原來你們就是成都府的捕頭，很好！奉我們瓢把子之命，特來迎接，隨我們來！」這兩個執燈籠的一轉身，騰身飛縱，竄進前面的山口，絲毫不停留，腳底下縱躍如飛，向前疾馳着，于鵬，威筱帆十分痛恨，宜山雙鳥這種舉動太以的狂妄，目中無人，這老弟兄兩個，各自把一身輕身本領施展出來，輕登巧縱，望着這兩盞紅燈所走過的道路，穿着這片最低窪的地方，到處裏有野樹和深草，形勢極其險惡，在樹林圍繞着，已經發現好幾處房屋，可是前面執燈引導的人，並不停留，繞着一片房屋過去，直奔後面，趕着他掙子窰並不在這裏，執燈引路的人竟直奔後面一片斜山坡，往上走不過十幾丈一條羊腸小道，竟自往旁斜着，連轉過兩個孤立的石峯，陡然現出一條夾溝似的，窄山道這種地方，可是奇險異常，明知道隨着引路的人走進去，再想退出來可就不容易了，但是已經到了這種地方，焉能示弱，只有往前拼

着了，這條夾溝的山道，好在沒有多遠，不過十幾丈長，出了這夾溝的山道，眼前的形勢一變，這後面是一段很平坦的山頭，方圓足有數十畝的地方，這一帶古樹叢生，那山壁全掛着很厚的蒼苔，在迎面二十多丈外有一所房屋，房屋並沒有院落圍繞，孤零零緊貼後面山壁下，執燈引路的人，內中一個却脚下加緊，竄到頭裏，如飛奔向那房屋前，他竟自高喊了聲：「跟當家的回話！成都府下來的威筱帆于鵬已被我們帶到了，請當家的示下，是當家的收拾他們，還是我們動手！」屋中跟着有人答話道：「不許你們胡言亂語」話聲中，門開處從裏面走出兩人，老武師于鵬和師弟威筱帆停身止步，細打量屋中所出來的人，威筱帆看出內中一個正是在成都府郊外兩次追趕緝捕的那個匪徒，這兩人從屋中出來，向前緊走了兩步，靠左邊那個身量略高的生得面貌十分狡猾，並且帶着一派狂傲之氣，他們衣服打扮，倒很平常，此人一抱拳向于鵬，威筱帆道：「二位老師傅大駕光臨鳳凰嶺，我們弟兄未能遠迎，雖然沒跟師傅會過面，不過你們老二位名震南中，爲武林中成名的人物，如今竟蒙到鳳凰嶺賞臉賜光，足使山林生色，我申傑真算是一生最難得的幸運了。」老武師于鵬和威筱帆也全抱拳拱手的答禮，老武師于鵬道：「二位當家的你們弟兄在兩廣一帶揚威立「萬兒」，我們也是久仰大名了，這次竟蒙你們弟兄到成都地面，格外的照顧我們，所以不揣冒昧的特來拜訪，只是我們弟兄武功本領平常，一入廣西境內，竟蒙二位當家的處處派人接引，這真是我們弟兄臉上的光榮，現在更許我們入鳳凰嶺，這是二位當家的大量容人之處。」說着更一指九頭鳥申傑

旁邊這位說道：「這位可就是韓當家的在廣州地面，多蒙你手底下留情，我們師兄弟兩人，承蒙韓老當家的厚賜，所摺下的幾件案子，到如今還在懸案未消，所以我們冒昧到這裏來，請二位當家的要成全我弟兄，到成都地面再走一遭，我們明知道這種要求十分冒昧，可是事非得已，二位當家的定然原諒我們，成都地面的事，不作個了斷，我們弟兄在兩川一帶也就無法立足了，君子成人之美，事情可不能勉強，二位當家的如認爲我于鵬這種辦法不當，只要由二位當家的口中說出成都府所摺的案子，任憑我們弟兄去担當，我們決不再多說，第二句話，官司我們替二位當家的打了。」那鐵燕子韓霄哈哈一笑道：「于老師傅你真是快人快語，既然你們老哥兩個肯這麼不辭辛苦到鳳凰嶺，我們決不會叫你弟兄空手回去，一定能叫你們趁心如願，遠來是客，那好立談，何妨到屋中略坐片刻，也好細談了。」威筱帆道：「我們既然來到這裏，很願意瞻仰瞻仰二位當家的垛子審的情形，二位當家的請！」九頭烏申傑，鐵燕子韓霄兩人往左一分，往右邊讓，老武師于鵬和師弟威筱帆帶着黨子仁，于環一同往裏走，這時迎面門旁却多添了幾名弟兄，在門旁侍立着，門已敞開，于鵬威筱帆隨着走進屋中，屋中的地勢很大，不過很簡單的幾件桌凳，並沒有多少器具，決不像平常所傳說那種開山立寨耀武揚威的局勢，于鵬，威筱帆落坐，黨子仁，于環全侍立在一旁，九頭烏申傑，鐵燕子韓霄也全落了坐，這屋中可並沒有別的匪黨，那九頭烏申傑却向威筱帆道：「威老師，在下有一點事，不大明白，要在老師傅面前領教。」威筱帆忙答禮道：「申當家的，有什麼事只管

指教，我威筱帆洗耳恭聽。」九頭鳥申傑遂說道：「威老師，你在成都地面是六扇門裏闖出名姓來的，朋友我們弟兄寄身草野，作這種沒本錢的生涯，勢非得已，誰願意失身綠林，作這些犯法事，不過已走上這條路，再想抽身只怕由不得你了，所以我們弟兄二人，早知道早晚是落個瓦罐不離井口破，終歸要折在陣上，可是我們弟兄從來和威老師你沒有絲毫牽連，我們只在這廣西省境內「上綫檢買賣」，成都地面，我們從入江湖道之後，決沒有到那裏走過一次，這次我們手下的弟兄，在成都地面，決不想惹事生非，在威老師你的手底下，鬧什麼花樣，他在成都地面耽擱三天五早晨的，地面上又沒有招擾的情形，威老師就是看出他們路道不對，念在江湖道的義氣，也不應該對他們下手，何況他們全是無名小卒，以威老太爺這種成名的捕頭，伸手拾這種無足輕重的小卒，也未免辱沒威老爺你身份，說句土話，打狗也得看主人，我們弟兄在宜山鳳凰嶺，小小也有個「萬兒」，威老爺你竟一點情面不留，叫我鐵燕子韓霄手下弟兄，丟人現眼，我們弟兄這個跟頭栽到成都，宜山雙鳥江湖道上就算是得除名了，我們還怕手底下這種不成材的東西們，招惹是非，所以我弟兄親自趕到成都，查明真象，這才知道威老爺管轄的境內，不許我們綠林道的朋友們涉足，這足見威老爺的威名遠震，誰敢在成都地面輕捋虎鬚，我們弟兄在成都地面，查明真象之後，知道有威老師你活在世上一天，就沒有綠林的活路，這種事我們按着事情的輕重來想一想，還是請威老爺你退出成都府，把江湖路滾給我們江湖人留着，若因為威老爺你一人昇官發財，把許多江湖同道的路全捏斷

了，那也太不公平，所以想把威老爺你請到宜山，咱們當面一談，彼此間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怨，我們雖然栽個小跟頭，也算不得什麼，這次不過是爲綠林同道們主持公道，冒犯虎威，威老爺你要高高手，請你把這份差事讓給別人，你即日離開成都地面，你後半生吃穿二字，姓韓的決不教你受着絲毫委屈，你若是只顧你一人昇官發財，揚眉吐氣，置別人的死活於不顧，那可沒有別的，咱們只好另講講了。」威筱帆聽鉄燕子韓霄把話說完，冷笑一聲道：「韓當家的，你這種大仁大義，爲綠林同道着想，我威筱帆十分敬服，你真夠朋友，可是韓當家的，你可忘了俗語說的好，官差由不了自己，衙門口這份差事，我威筱帆吃了二十年，我不想不幹全有人不容，這可叫我威筱帆有什麼法子，何況我食人之祿，忠人之事，我幹什麼說什麼，韓當家的，你主意雖好，可惜威筱帆不能從命，只有請韓當家的，你把姓威的成全到底，隨我到成都走一遭，那裏的案子，只好請韓當家你給交代一下，咱們的事還有什麼不能了解的，這就是我們的來意，好漢作事好漢當，韓當家的，你攔的案子你把他消了，這是公買公賣，威筱帆雖是當官差，不算小說理吧？」鉄燕子韓霄一陣狂笑說道：「威老爺，你這如意算盤打的真好，姓韓的要打算打這場官司，我就不請尊駕大遠的到宜山來了，我因爲威老爺你大仁大義，肯這麼前來，我們弟兄所以也大仁大義的對待你，好說好講，威老爺，你若不開面，不給我弟兄少留臉面，可是你們來着容易，走着難，你就不必再回成都府了！」老武師于鵬縱聲狂笑，向九頭鳥申傑道：「申當家的你這個話可說對了，我們弟兄從離開成都那一天，就

打算好了，本想帶着棺材來，只爲道路太遠，運靈棺不方便，我們落個街死街埋，路死路埋，這宜山鳳凰嶺就是我們埋骨之地，我們還想去作什麼？」那鉄燕子韓霄怒叱道：「于鵬你少跟我們弟兄眼前賣張狂，你有什麼本領敢到宜山鳳凰嶺來？」于鵬道：「二當家的，我于鵬也沒長三頭，也沒生六臂，只憑掌中一對閉穴鏢，就要到宜山鳳凰嶺瞻仰瞻仰，現在的事極好講，咱們手底下分，也許我們有本領叫你們弟兄到成都投案打官司，也許把我們爺幾個全埋在鳳凰嶺，我們算是認了命。」九頭鳥申傑立刻站起道：「現在不是憑口舌之利，就能解決的事，姓于的既到了這裏，給我們弟兄留兩招。」于鵬，威儀帆，黨子仁，于環全站起來，九頭鳥申傑，鉄燕子韓霄抱拳拱手往外讓，于鵬頭一個領着走出屋來，這時外面燈籠火把，已經全預備好，在這正廳兩旁，燕翅排開四十多名少壯弟兄，可執着刀槍弓箭，分兩旁守護着，老武師于鵬和威儀帆連正眼也不看他們，走到台階下，分兩邊一站，老武師于鵬向宜山雙鳥抱拳拱手道：「咱們是單打獨鬥，還是聚衆羣毆，只請當家的示下。」這時九頭鳥申傑冷笑一聲道：「于老師你把我弟兄看作何如人？我這裏小小的山寨，手底下不過這幾名弟兄，他們就是聚在一處于老師你不過一舉手之勞，就把他們了結了，有我們弟兄二人在，何用他們在老師傅面前丟醜！」那鉄燕子韓霄却截斷了他師兄的話頭，向于鵬招呼道：「于老師我韓霄久仰你掌中這對閉穴鏢，得名師的真傳，能打三十二處一穴，我願在你面前討教幾招。」老武師于鵬答了聲：「好」！才要移身向前，小俠于環他却一聲不響，一縱身竄出來，往當中



一站，用手向鐵燕子韓霄一指道：「姓韓的，你有什麼本領敢點名叫姓的招呼老爺子和你動手，怎麼你眼中無人，欺負我年歲小，從進了山寨，你就沒有理睬我一下，你不要欺負我年歲小，叫你嘗到小伎手底下這兩手功夫，你就知道比老的還厲害呢？」老武師于鵬和威筱帆老弟二人全沒防備到小俠于環會這，怔往外闖，此時他既已答了話，只好任憑他去動手了，那鐵燕子韓霄，他原本就看不起于環，不過十幾歲的一個小孩子，身軀長的又矮小，此時話一出口，十分犀利，韓霄冷笑一聲道：「乳臭未乾的小兒，也敢在我鳳凰嶺耀武揚威，你韓當家的具闖蕩江湖的英雄，豈能和你這小孩子動手，于環一伸手把鈎鐮蛇骨槍從腰間抖出來，槍頭往地上一搭，向鐵燕子韓霄道：「姓韓的別費話，有本領你嘗嘗這個傢伙，你還不定見過沒見過呢！」韓霄被于環這麼當面侮辱，怒氣填胸，再也忍不住，明知道跟于環動手勝了不算露臉，以一個成名的綠林，對付一個小孩子，為同道中所竊笑，不過于環的話非常毒惡，自己不出去動手，真是怕了他，立刻往前一縱身，却先回頭向老武師于鵬招呼道：「于老師傅，這不問可知是你的令郎，姓韓的在兩廣一帶，也是露頭露臉的弟兄，他這麼逼迫我動手，我可不能不接他兩招了。」老武師于鵬含笑道：「韓當家的，你只管賜教！他這種沒見過世面的小孩子，你不叫他嘗嘗手底下的厲害，他也未必甘服。」這時鐵燕子韓霄一伸手，從腰間也撒出一條軟兵刃來，老武師于鵬暗心驚，知道兒子于環定要吃他的大虧，他使用的是十三節骷髏鞭，這種鐵骷髏足有雞卵大，這條鞭施展開足有百餘斤的力量，于環的鈎鐮蛇骨

槍那會是他對手？鐵燕子韓霄亮出兵刃，于環是毫無所懼，他竟自把鈎鐮蛇骨槍一抖，口中說了聲：「姓韓的你接招吧？」往前一進步，這條鈎鐮蛇骨槍抖起來，往前一遞，槍頭奔鐵燕子韓霄胸頭便點，鐵燕子韓霄這條骷髏鞭往外一用，右腳順着地面往後一滑，一翻身骷髏鞭已經帶過來，「烏龍捲尾」，向于環的雙腿纏來，這小俠于環蛇骨槍點空，身形往起一騰，竄起七尺多高，往下一落，向左退出五尺來，雙臂一分，右手的蛇骨槍橫打出去，往鐵燕子韓霄肩頭便砸，鐵燕子韓霄往下一矮身，肩頭往右一幌，把身形撤出去，骷髏鞭猛抖起向下一落，照着于環的蛇骨槍槍身上便捲，他是安心把于環的兵刃奪出了手，可是于環手底下既賊且滑，身形猛往地上一撲，鈎鐮蛇骨槍拍在地上，往回猛一撤，把地上的碎石滿帶起來，一個矮身旋轉，鈎鐮蛇骨槍塌着地面盤旋過來，向鐵燕子韓霄右肋上便打，韓霄撤步抽身，往後退出二尺去，把槍頭讓過，骷髏鞭從上面「泰山壓頂」向于環的頂樑上便砸，于環往左一幌頭，骷髏鞭從右肩頭落下去，他的蛇骨槍往起一抖，已經順勢翻過來，也向韓霄的面門砸到，兩下的兵器走的是一樣的勢子，鐵燕子韓霄微往左一偏頭，右肩頭往後一閃，右手中的骷髏鞭往回一帶，借着往回撤之力，竟跟于環的蛇骨槍摻在一處，兩下的兵器往一處一攪，于環這條蛇骨槍槍頭下有三寸的刀刀子，正和骷髏鞭摻在一處，鐵燕子韓霄是陰損十分，他正爲的是把于環的兵器奪出了手，兩下力量全是用足了，這兩條兵刃往起一綳，那知于環在這時自知力量敵不過他，硬往外奪，決奪不出手來，他猛用力之下，跟着往前一縱身，掌中的鈎鐮蛇

骨槍往回下一送，鉄燕子韓霄猝不及防，他是安心要把于環的兵器奪出手來，全身力量往右一帶，竟自被子環這一手，身軀收不住勢，兵器分開，他跟踉往右倒出三步去，才算拿椿站穩，可是于環身形縱出去，二次翻回，一振腕子鈎鎌蛇骨槍「烏龍出洞」式，槍頭向鉄燕子韓霄面門扎到，鉄燕子韓霄脚下才找穩，身形在倉猝之下，往右一閃，順勢把骷髏鞭往右一翻，可是于環猛把鈎鎌槍往回一撤，右臂一揚，這條鈎鎌槍從下往上翻捲來，又向鉄燕子韓霄頂樑砸到，鉄燕子韓霄任憑身形多麼矯捷，于環這種式子過疾，他努着力的全身往左一沉，可是于環的鈎鎌蛇骨槍已經砸下來，身軀撇開，他這條右腿撇不回去，蛇骨槍已到，斜背着槍眼看着落在他腿腕子上，鉄燕子韓霄用「臥看巧雲」式趕忙的一縮右腿，可是他脚底薄底快靴已被蛇骨槍槍頭下的刀刀子劃了，哧的一聲，竟把薄底快靴的靴筒子撕破，以鉄燕子韓霄這種成名的綠林，如今竟敗在這個十幾歲小孩子手內，也太以栽跟頭了！往外一縱身，竟自騰身而起，竄出去兩丈左右，向小俠于環招呼道：「小娃子手底下還真有點工夫，今夜當家的要便宜便宜你，教你幾手暗器，小娃子你有這個福分沒有？」小俠于環自己鈎鎌蛇骨槍居然勝了他，也未免驕狂，何況家傳的暗器鐵鋼子母珠，在武林中頗具威力，鉄燕子韓霄這麼一叫陣，于環又那肯含忽了，答了聲：「你不要賣狂，小俠正想和你比較暗器。」這時老武師于鵬他可知道宜山雙鳥以輕功暗器成名江湖，他們這種本領全是各有特殊的工夫，尤其鉄燕子韓霄輕功提縱術，有極精純的造就，他掌中六隻鉄燕子爲綠林中一種出奇的暗器，不止於打發

驚人，這種暗器只要打上，無論中在什麼地方，也得受極重的傷，于環不知輕重，只要跟他一較量上暗器，非毀在他手中不可，自己此時焉能再讓這種步，立刻往前一縱身，迎了過來，向小俠于環喝叱道：「不識抬舉的東西，韓當家的分明因為你年歲小，不肯當面教你受辱，讓了你一招，怎的你還敢在韓當家的面前討教暗器，你真是自取其辱，還不給我退下去！」說到這，抬頭向鉄燕子韓霄招呼道：「韓當家的，多蒙承你手下留情，給小兒留臉，我于鵬承情不盡，韓當家的以輕功絕技跟獨門暗器威震兩廣，我在下久仰大名，我很願意給韓當家的接兩招，也叫我看看眼長長見識，看看這鉄子燕究竟有多大威力，韓當家的肯賜教麼？」鉄燕子韓霄見老武師于鵬親自出頭對付自己，韓霄安心一試這種暗器的手法，所以韓霄答了聲：「于老師傅，你既然肯和姓韓的走兩招，這實在是你的拾愛，那麼于老師傅請你接我韓霄兩招。」這時兵刃早已收起，往左一斜身往下矮身一縱，身形如一縷清煙，直向東南角這邊飛縱過去，倏起倏落縱越如飛，竟撲向東南角這邊山地上，老武師于鵬跟踪而起追趕過來，兩下裏一邊是主一邊是客，老武師于鵬到這裏人地生疏，那鉄燕子韓霄他在鳳凰嶺盤居多年，這一帶一草一木全早存在他心目中，所以他身形起落，脚下點的準起的快，老武師于鵬那肯存絲毫退縮的情形，跟踪而進，猛撲上來，這段山地有二十餘丈高，鉄燕子韓霄這時已經飛縱上去十五六丈，老武師于鵬跟的也夠緊的，兩下相隔只有四五丈遠了，鉄燕子韓霄從一塊凸起的岩石猛一縱身，「鶴子竄天」式往山地頂子上撲了上去，于鵬這時脚下也用力一點，騰身

而起，往山地頂子上縱身時，鐵燕子韓霄竟自說了聲：「恕韓某無禮，老朋友下去吧？」他脚底下也就是往山地頂子上才一沾，猛然一個翻身，右臂往後一甩，喇啦一聲清脆的響聲，一支鐵燕子出手，這種鐵燕子打出來帶着一股子風聲，並且發着一種笛音，這鐵燕子銀光閃爍，直向老武師于鵬胸前打到，這種暗器打出的十分巧妙，完全如同燕子形，可是兩翅膀收斂，全身是扁形，燕子頭是五分長的三稜針，這兩個翅膀就在燕子的頸項下，製作的非常巧妙，燕尾也是人字形，他這種暗器打出手時，能借重風力，比較平常暗器多打出兩丈去，力量不減，任何一部份，被燕子頭打中時，三稜鋼針打入肉內，燕子頭這一撞，兩個燕翅立刻從裏邊往外一炸，三角着兩個鐵翅能夠把皮肉橫着割傷四寸，這個暗器打上是沒法子往下起，頭上的三稜針上面有巨齒形的刃子，兩個燕翅也是帶着倒鬚鈎，這一隻鐵燕子中能夠受五寸寬的傷，在綠林中和梅花透骨針，蛇頭白羽劍爲暗器中的三絕，這三種暗器總是過嫌陰毒；武林中對於使用這種暗器的全是深惡痛絕，鐵燕子韓霄在武師于鵬身形往上撲時打出這種又毒又絕的暗器，老武師于鵬早預備到鐵燕子韓霄手下決不會留情，猝然間韓霄鐵燕子出了手，于鵬是先禮後兵，掌中早扣好了鐵蓮子，在鐵燕子一打過來，老武師于鵬也一振腕子，掌中的鐵蓮子隨手發出，兩下裏相隔不過丈餘，暗器只要出手，立時就算到了，可是老武師于鵬這一掌鐵蓮子出打之下，身軀向後一仰，脚底下早已用好了力，這山壁上所有突起的岩石，盡是鋒楞，竟在身軀一仰之下，右脚找到一塊突起的石筍，用脚尖往上一鈎，身軀一仰時，

就憑左脚之力，把全身纏住，可是這種功夫施展危險十分，不能再容對手發第二支暗器，老武師于鵬解救這種危勢，完全就憑着自己的暗器應手，鐵蓮子打出去身軀一仰，趕緊的丹田氣一提，復往起一翻，借着全身往上猛衝之勢，左脚尖從石筍後撤出來，猛然往上一點，腳底下力量用路了往上縱，可是斜着往左錯出數尺，鐵燕子韓霄他這一暗器打出來，可稱得起是陰毒險狠，這就叫背着江湖道的規戒，他決沒想到老武師于鵬手底下暗器發的這麼快，鐵蓮子打出來，他不得不往後撤身閃避，這一來老武師于鵬竟得衝到頂子上面，腳下一找穩了，一個燕子飛雲縱的身法，竟自向鐵燕子韓霄猛撲了過來，老武師于鵬雖然是和他明說好是較量輕功暗器，但是只要他身形撒不開，自己一樣的以武功拳術撲擊他，老武師于鵬身形捷如飛鳥的橫撲過來，鐵燕子韓霄也在轉身一縱，閃避開老武師于鵬這一掌，這鐵燕子韓霄身形真是巧快，往旁一縱身，腳才沾地，立刻又騰身拔起，竟向一段亂山頭上撲去，老武師于鵬那肯容他走開，往下一矮身揉身而進，也猛撲了過來，可是鐵燕子韓霄腳下不停，順着亂山頭往南逃下來，老武師一看眼前這種形式，這一帶可是太險峻了，一處處盡是一人多高的怪石矗立，極容易隱避身形，這鐵燕子韓霄，一連幾個閃身飛縱，他竟自竄入這一堆堆亂石之後，老武師于鵬到了這種時候，那能夠再含忽了，只有謹自留神他的暗算，緊追過來，老武師于鵬往一堆亂石頂子上一落，那鐵燕子韓霄手段是卑鄙惡辣，果然他並未走遠，突然從一堆亂石後轉出，一揚手連發出兩隻鐵燕子鏢，向老武師于鵬面門和胸口打到，猝不及防之下，老

武師于鵬幾乎傷在他鐵燕子鏢之下，于鵬在這時閃避開這兩隻暗器，自己一掌鐵蓮子又打出去，可是鐵燕子韓霄已經又竄到一座孤立的石屏後面，老武師于鵬身形跟得頗急，那鐵燕子韓霄左旋右轉，他竟自逃向這亂石山後面，可是這時聽得偏着西邊一片谷頂子上面，嗖嗖的胡哨連鳴，分明是也有匪黨向後面逃下來，老武師于鵬焉肯捨却他，可是鐵燕子韓霄這時竟撲向一段傾斜的山坡，往下逃去，老武師于鵬略一停頓，向下高聲喝叱道：「姓韓的，武功本領勝負未分之下，你用這種誘我之法，想把子于老師傳誘到那裏？」鐵燕子韓霄此時已出去六七丈遠，一轉身向這邊招呼道：「于鵬，當家的不錯正要誘你到一個好所在，叫你嘗宜山雙鳥手底下竟是什麼味道，于鵬你可敢來麼？」老武師于鵬一聲冷笑道：「韓霄你不用說狂言大語，龍潭虎穴我也要走他一踰，我看看你究竟有什麼手段。」往下一矮身騰身而起，飛撲下來，那鐵燕子韓霄轉身便走，輕登巧縱，眨眼間已下了這段斜坡，前面竟是一個五六尺寬的一道狹溝，老武師于鵬脚下加緊，把自己的輕功本領盡量的施展出來，想要在山溝這裏追上他，不容他走開，免得他再生什麼毒計，這時鐵燕子韓霄忽然也把身形加快，順着這段山溝逃下去，前面竟有灣轉的地方，鐵燕子韓霄竟在轉過這一灣道之後，踪跡不見，自己查看這一帶的形式，蓦然驚覺，認為鐵燕子韓霄分明要借用這種天然的險地把自己困在這裏，正想着還是趕緊翻身退出這段山溝，耳中忽又聽得前面有喝罵動手的聲音，內中分明是有師弟威儀帆的語聲，老武師于鵬大驚失色，又怕師弟被匪徒困在這裏，自己遂不顧一切猛往前撲過

來，不住的口中打着招呼道：「威師弟你在那裏？趕緊往這邊退。」可是威筱帆竟沒答應，老武師于鵬一連幾個縱身猛撲過來，只是這一帶越發黑暗，兩邊山壁也看不出有多高，往前又闖過六七丈遠來，再一發喊聲，這次師弟威筱帆竟自答了話，向這邊招呼道：「師兄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，可要提防着匪徒們的狡計！」威筱帆在答話間也撲過來，師兄弟二人往一處一聚合，彼此略說追趕的情形，就知中計，這一帶分明是他早先打好歹主意，故意引誘把師兄弟兩人完全誘進這段夾溝山道內，威筱帆道：「師兄我們不必猶疑，恐怕這是死地。」這師兄弟二人一同往回退下來，可是往回下只退出十餘丈，突然聽得來路山口那邊轟轟的一連幾聲，震得山鳴谷應，聲勢驚人，老武師于鵬恨聲說道：「想不到我們弟兄竟會落在了宜山雙鳥的手內，你聽這種聲音，不用看就可知道，分明是用巨石來堵塞入口的地方。」這時那邊還是連續的响着，于鵬威筱帆猛撲了回來，才到了這段山溝的轉灣處，這時那邊聲音已然住了，趕到轉過這段轉灣處一望時，老武師于鵬不由的嘆息一聲道：「師弟想不到咱們弟兄竟會送命在廣西地面，你看那邊不是入口的地方完全堵塞了嗎？」威筱帆仔細看時，只見靠轉過灣來一段極夾的地方完全被巨石樹木堵塞住，這時上面還不不住的往下拋下來，石塊和整根的樹木，此時師兄弟二人已然困在裏面，倒均出工夫細查形式，不由的全自己責備自己，全是久走江湖的武師，可不該運一時血氣之勇，不仔細查看明白，闖進這種絕地，這段山溝越往上兩邊的山壁，越往一處合，在二十多丈高的地方，上面只有一線天光，還是有許多處上



面已經連結一處，這時忽然聽得上面有人招呼道：「于鵬威筱帆聽明白了，我們弟兄不願意下決情施毒手，現在爽快的把兵刃交出認敗服輸，當家的慨然把你們放出鳳凰嶺，只要敢再逞強不聽，當家的命令，恐怕你們要死無葬身之地了！」老武師于鵬憤怒之下，背貼着左邊山壁，抬頭招呼道：「九頭鳥申傑，鐵燕子韓霄，你們兩個既然是宜山鳳凰嶺的瓢把子，把師父們前來深入你塚子窰，決沒有含忽，你若憑一槍一刀，把我們爺兒幾個留在鳳凰嶺，那算我們經師不到學藝不精，死在鳳凰嶺還替師門栽跟頭，可是現在你們不敢用武功本領和姓于的姓威的較量輸贏，把老師父們引到這裏，用這種小手段來對付我們，老師父們死不甘心，也實不服你們這種下流的手段，扔兵刃投降認敗服輸那也許是來世的事，今生今世你就不必作那種妄想了。」申傑韓霄有什麼手段你盡管施展，我們弟兄死在這兒算認了命了！」上面立刻一聲狂笑，忽然在一線天頂上面掌起五六支火把來，上面照得很亮，于鵬跟威筱帆看得清清楚楚，申傑韓霄左右一邊一個，探着身子竟自把上面的火把扔下兩支來，跟着聽那鐵燕子韓霄向下招呼道：「于鵬威筱帆，現在任憑你說硬話，落在老子們手中，你休想逃出手去，好言好語和你講，你不肯聽，現在叫你索興看清了老子們的手段，服不服在你了！」說話間他們身形往兩旁略閃，兩邊山頭上各由三名匪徒推着一人，左邊的是黨子仁，右邊是小俠于環，原來于鵬威筱帆被誘進一線天時，那九頭鳥申傑竟也把于環黨子仁誘到紅砂洞前夾壁的山道上，把出路也給截斷，用亂箭威脅，小弟兄也被獲攔擒，此時竟以小弟兄來要挾于鵬，威筱

帆，這時九頭鳥申傑向下招呼道：「朋友眼前就叫你得到了強梁的報應，只要不肯認敗服輸，老子們只有先拿這兩個小兒開刀了！」老武師于鵬此時氣得怒眦欲裂，只是這兩邊懸崖峭壁無法往上闖，恨得咬牙切齒，手指着上面嗚叱道：「申傑，韓霄要我姓于的看來，你是錯打了算盤，現在我們爺幾個落在你手中，決不再作求生的妄想，老的和小的誰先走都一樣，你想用這手段威脅，你那算妄想了，你願意動手，只管開刀，跟着老師父來的，不會有怕死貪生之輩！」這時小俠于環跟黨子仁在上面，決沒有怕死的神情，厲聲喝叱道：「趁早給小爺們個痛快！」九頭鳥申傑，鐵燕子韓霄，他們又那敢真個殺害黨子仁，于環，這時九頭鳥申傑大笑著說道：「姓于的姓威的，你們倒還不失爲英雄，可是我這山寨中豈能被你們染了血腥氣，等着你們餓得要斷氣的時候，當家的定把你們送出山去。」老武師于鵬和師弟威筱帆，這弟兄兩人，全是成名的武師，在武林中也是闖出萬兒來的人物，那知這次宜山訪雙鳥，竟會這麼敗在了宜山雙鳥的手內，竟被他困在了這種絕地，此時他們在山頭上這麼威脅，老弟兄二人，早把死生置之度外，這全是頭可斷身不可辱的主兒，焉能爲了兒子徒弟屈服在敵人之手？這一輩子在江湖道中怎樣抬頭，所以現在決不和他們再鬥口，只有瞑目等死而已，九頭鳥申傑，鐵燕子韓霄，見武師和威筱帆不肯屈服，又押解着黨子仁，于環退還大寨，安心要把這兩位老武師困在谷裏，這種地方又沒有水，又沒有食物，任憑他是鐵打的英雄，也禁不住兩天連湯帶飯。不信他們不肯屈服，宜山雙鳥是安心在鳳凰嶺揚威立「萬兒」，所以決不肯對

付于鵬，威筱帆下毒手，這弟兄兩人，派四名得力的弟兄，把守在一線天絕頂上面，老武師于鵬和威筱帆聽得上面沒有什麼聲息了，抬頭看了看，官山雙鳥雖然已經走了，但是隱約的上面不時有人影幌動，裏面雖是黑暗，可是呆的工夫大了，也可以辨別出裏面的形勢，這種地方真是天生來的一個絕地，好像整整的一座山，從當中劈開，下面不到兩丈寬的地方，越往上越窄，頂到絕頂頭上，兩面的山頭幾乎合攏到一處，只有一尺多的一條細縫，看的見天空的星斗，這種地方，若是等到白天大約下面還可以有些光亮，或者正是正午時，和半夜月到中天，裏面可以大亮一下，老武師于鵬和威筱帆，此時可決不着急，可慮的是這裏面沒有取水的地方，因為身邊尚帶有乾糧，好歹的足可支持兩日，不過渴的威脅也不減於餓，老武師于鵬和威筱帆，緊貼在山壁這邊，身上還揣着小包裹解下來，放在了那滿長苔痕又潮又濕的石頭上，坐在那裏歇息着，老武師于鵬，半晌的工夫一語不發，還是威筱帆道：「師兄，這次全是小弟我一人帶累了你，想不到宜山雙鳥竟用這種陰毒狡詐的手段，把我們困在這裏，黨子仁，于環也被獲遭擒，我們現在真稱的起真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我們難道就真個的全毀在他手內麼？」那老武師于鵬，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：「師弟，我勸你少說這廢話，到了這種地步，用不着再抱怨什麼，我想的開，命該如此，坐在那裏等死吧。」威筱帆聽師兄這種無情無義的話，自己好生難過，再不敢和他多說什麼，兩人默默無言的倚在山壁上坐着，過了很大的工夫，這裏面一陣尸形十分黑暗起來，又過了半盞茶時，又漸漸的亮了，知道天色大明，可是

下面還夠黑的，彼此不貼近了，誰也看不清誰的面貌，老武師于鵬來回的在裏面走着默默無言，這時威筱帆也自己細辨這一線天內的形勢，看到這小小狹谷裏面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，竟會天然產生這種奇怪的地方，靠左邊二十多丈高，簡直如同刀劈的一樣，山石壁立平滑異常，看看上面滿佈着青苔，如同一座碧玉的屏障，右邊山壁，雖則上面有許多處凸起的怪石，可是也不易着脚，只不過比較左邊略微可以有一點憑藉，但是這種地方要想憑武功躍升上去，任何人也作不到了，因為越往上起，越往裏合攏，你施展輕功操縱術往高處蹤，往高處多起一丈，雙足反正你得往山壁上沾，可是你的整個身軀却往裏傾斜，多好的輕功你借不上力，二十多丈高的地方，怎能上得去，何況上面尚有伏守的匪人，用不着有什麼本領，只憑幾塊石塊子，有多好的功夫也不易往上闖，這真是個絕地，威筱帆往北走，到了被阻斷之處，只好廢然而返，仍然轉回來，老武師于鵬也是一樣，趕到往盡頭處慢慢騰騰走進來，鼻孔中哼了一聲，向威筱帆道：「師弟你死了心吧！這種地方再想脫身真是妄想，同堂學藝落個同時地葬身在這種地方，也算武林中奇談了。」威筱帆也憤然說道：「我終有些不甘心，我們在武林中也算是有名有姓的朋友，到如今來在宜山鳳凰嶺，竟斷送在這兩個賊子之手，真叫人憤恨難平，老武師于鵬冷笑着說道：「憤恨難平又該怎樣？要叫我看就這麼了結了倒也乾乾淨淨。」老武師于鵬口中雖是這麼說着，威筱帆可看得出來，他何嘗不時時在想脫身之策，他對於這兩邊的懸崖峭壁時時在留意着，威筱帆也把兩邊的山壁幾乎每一尺每一寸全看到了，實

在是希望毫無，實不敢指望了，因為所看到的地方，估量着師兄弟二個輕身術的本領，往高處竄究竟能竄起多高來，可是右邊山壁上稍能借上力，往上面僅僅是能騰身兩次，再往高處拔可就不成了，被困在這裏最苦惱的是任什麼看不到，這位老武師于鵬在裏面轉了兩週，坐在包袱上面，實在顯得無聊的時候，他竟把地上的石塊檢了一堆放在身旁，不時的抓起一塊來向右面山壁的凸出地方打去，石塊打出去，上面的青苔被打落一片，一連就是五六次，可是這裏面石塊打在山壁上兩面全發着回聲，山頂子上面把守的匪黨們，似乎聽到下面的聲音，立刻從上面探頭下望，老武師于鵬和威筱帆全坐在那一線天上面可以看得到的地方，上面的匪徒仔細查看之下，看到兩人好好的坐在那裏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，仙們依然退去。

## 第六章 脫險破伏三老擒雙鳥

威筱帆也不敢問師兄這是作什麼？看他那種情形，好像是故意洩憤，連打出幾次石塊之後，立刻住手，威筱帆看到這種情形，認為師兄簡直是要瘋，因為就是把下面十幾丈凸起的怪石青苔打落了容易着足，可是上面還有十幾丈，再找不到着腳之地，試問你如何上得去，這不是白費力氣嗎？這一天就這麼消磨過去，天色已晚，漸漸黑暗下來，上面把守的匪徒們人影不住的往下幌着，可是決不向下面答話。師兄弟二人把帶的乾糧吃了一些，只是這下面沒有水，煩渴異常，威筱帆暗忖這樣下去，真是酷刑，用不着

宜山雙鳥再下別的毒手，只有兩天的工夫，師弟兄二人就算是葬身一綫天內，不過這時還可以強忍着這種煩渴，老武師于鵬從洞中一黑暗下來，他吃下些乾糧之後，盤膝坐在那裏，靜靜的一聲不響，好像老僧打坐一般，威筱帆十分嘆息，可嘆師兄一生在武林中總算是闖出萬兒來的武師，兩川一帶沒有不尊敬他的爲人，那知道收源結果却斷送在我這個師弟的手內，我太對不起他了，威筱帆是越想越煩惱，過了好久的工夫，從上面漸漸的見了亮光，這時月光已經湧起半天，只要月到中天時，和白天正午是一樣，這一綫天內，可以放一陣大光明，此時這裏可以辨別出裏面的形勢來，老武師于鵬竟自站起來，仍然倒攢着手，從南走到北，可是依然一語不發，威筱帆心情頹喪，他不願意和師兄多說話，那于鵬正從北面走過來，忽然湊到威筱帆面前，低聲說道：「你給我幫個忙，山壁上響聲只要一大，守上面的匪黨們定往下面查看，你務必的高聲喊嚷，罵那宜山雙鳥不夠綠林道朋友，用這種毒謀狡計，來困我們弟兄，你這麼一擾亂他，我的動作不致於被他看清楚了。」威筱帆連連答應着，可是囑咐道：「師兄可要當心一些，沒有十分把握硬往上闖，可極容易吃他們的虧！」老武師于鵬說了聲：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過作萬一的希望，倘若能夠，早早的脫身，我們也好報仇雪恨，收拾這兩個惡魔。」威筱帆不敢多言，退向一旁，老武師于鵬把身上收拾一下，又在裏邊拾了幾塊拳大的石塊，放入囊中，貼着東面山壁，身形一晃，往起一聳，騰身躍起，竄起有兩丈多高，往山壁探出的一塊岩山上落去，這也就是老武師于鵬，早就用石塊把上面蒼苔打去的地

方，脚下輕輕一點，沒有青苔的地方，斜着一擰身，已經竄上對面一處蒼苔剝落的岩石上，這完全憑一口氣的功夫，身形不停，往起拔上去兩丈多，身形就往對面翻起到八九丈，這位老英雄好個輕靈的身形，和敏捷的手法，在最後往壁上一落時，把身形往下一沉，完全憑着左掌的力量，抓住了這塊突起的岩石，雙足微往山壁上一抵，把身形停住，右手探入囊中，把石塊取了出來，抖手向對面打去，老武師于鵬這種手法，又準又勁，石塊落處，青苔即被掃下去，就這麼互左互右的往上倒着，用石塊除那上面的青苔，已經翻上去十六七丈，這時離着一線天口，露天光的地方只有六七丈高了，果然上面的匪黨們聽到了一線天內連續的響聲，他們在上面用兩盞紅明燈照下來，燈光雖照不到這夾谷的底下，可是隱約的能看下面，老武師于鵬身形緊貼在山壁上，更把臉扭過去，感彼帆控着師兄的囑咐，一陣高聲喝罵上面的匪徒，被他罵的十分憤怒，向下招呼道：「你們身爲俠義道，也要自己保全一些臉面，至死也得落個好朋友，落在一線天內，應該自怨無能，遭了暗算，現在就是我把喉嚨喊破我們瓢把子也不會開恩，依我相勸，還是老老實實的在那裏等死吧！」感彼帆厲聲喝叱道：「狗仗人勢的賊黨們，感老爺一時不察，遭到你們的暗算，你就看成了準落在你們手內，不是我說狂言大話，感老爺只要一朝得手，定要把你們這般賊黨們一個個錯骨揚灰，才解得我心頭之恨。」上面的匪黨竟在一陣狂笑中把手中的燈撤回去，帶着諷刺的口吻，說了聲：「眼看着就要作孤魂冤鬼，還要說些夢話有什麼用，等着老子們收屍吧！」這時上面的匪黨已然退去，

老武師于鵬在威筱帆叫罵的工夫已經翻下谷底，在北邊貼着山壁坐不動，匪黨這一撒走，老武師于鵬騰身縱起向威筱帆道：「倘着容我得手，我再翻上去，就算是把出去的道路開好，只等待我們往外闖了」。威筱帆聽着暗暗搖頭，認爲師兄于鵬就是這麼趁心如願的把懸崖峭壁上着脚的地方，青苔全用石塊打掉，可是就憑這麼高的懸崖峭壁施展輕功提縱術往上拔，大約只有師兄一人能上去，自己輕身術尙還沒有這麼精純的火候，不過師兄這麼動手，自己那好阻攔，但盼着他真能如願，只要他闖得上去，自己也可以脫身了，又過了很大的時候，等着月光往中天偏過去，爲是避開月光直射谷底，老武師于鵬二次施展輕身提縱術往上才拔起十餘丈，突然聽得上面一陣零亂的聲音，跟着一線天口垂下一條長索來，漸漸的往下放，老武師于鵬此時又翻上四五丈去，看到有巨索垂下來也是驚喜交集，自己趕緊反身向下退，飄身落到谷底，威筱帆忙縱身過來，向老武師于鵬招呼道：「師兄，這是何人到此相救？這條巨索定是爲我弟兄放下来的。」老武師于鵬道：「師弟，我們可得仔細看明，不要上了這猴崽子的大當，他把我們提到半腰停手不動，我們可就栽跟頭現眼，這一輩子見不得人了！」威筱帆沒等師兄話說完，見這條巨索已然離着谷底，僅有丈餘，這師兄弟二人已然看出這巨索本是山上塵百紫簫和荊條挽在一處，若不然平常的繩索那裏找這樣現成的，老武師于鵬看到這條巨索的情形，知道自己有些過份疑心了，果然谷頂那裏有人向下招呼道：「班頭威大老爺，名震兩川，武術名家于老前輩，多受委屈了，恕我一步來遲，險些個叫你老弟兄二人作了釜



底之魚，下面還沒呆夠麼？快上來吧！」威筱帆雖然聽着這人口頭輕薄，尙沒肯回言，無論如何人家有相救之意，于鵬却帶怒向上面招呼道：「什麼人敢說輕薄話，戲弄你于老師，要知道于鵬是可殺不可辱，沒有你這條繩索，難道就真困得住于老師傳麼？」這時那條巨繩顫動着，上面的人却哈哈一笑，向下招呼道：「朋友，這種地方用不着爭強好勝，你若不服氣，何妨上來咱們再較量一下，這時你和我負氣，爲朋友你打算未免不智。」這時捕頭威筱帆聽出上面這人的口吻分明是深知師兄的性情古怪，故意在這時捉弄他，叫他犯肝火，現在身在難中，何必再負這種氣，還是先離開這一線天絕地爲是，遂抬頭向上招呼道：「朋友既是真心相助，口角上又何必這麼咄咄逼人，我威筱帆只有借重朋友你之力了！」威筱帆是毫不遲疑，因爲想到宜山雙鳥實在是勁敵，師兄弟兩人已然落在人家手內，生死全在人家掌握中，此時不管他是真心相救，還是宜山雙鳥弄出人來故意戲弄，只好往上闖，試一試看，逃不出去，也只好認命。現在仗着囊中尙有些乾糧，也不過支持一時，眞要是三天逃不出一線天，那只好在這裏坐以待斃，所以威筱帆騰身而起，他還是安心要試試上面的人究竟安什麼心意。竄起一丈五六高來，雙手一抓這條巨繩，身軀猛往下一墜，這種力量可大了，上面的人若是把握不牢，或是這條巨繩沒拴在牢固之處，憑自己這一猛力下墜，不是把繩給墜下來，就是把上面的人也拖進一線天內，可具隻手這一抓住了巨繩，覺得上面非常牢固，威筱帆輕身提氣援繩而上，轉瞬間已經到了一線天的出口處，威筱帆趕緊的伸手抓住一線天口的巨石，輕輕

一翻，已經到了一線天外，一看眼前的情形，真是怪道，方才那答話的人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不知去向，這真是怪事，威筱帆趕緊回頭向下招呼師兄趕緊往上翻，可是老武師于鵬那還用得着他來打招呼，于鵬原來跟踪而上，威筱帆竟未覺查，一回頭的工夫，師兄于鵬已經竄出一線大口，並且把兩個包袱也完全帶了出來，威筱帆十分慚愧，暗中佩服師兄遇事這種鎮定，步伐是絲毫不亂，這時老武師于鵬也在搜尋那個說話的人，只是眼前除了師弟二人，再看不到別的踪跡，老武師于鵬，把威筱帆的包裹交還他，趕緊把那巨繩的繩端從一塊巨石上解下來，拋入了一線天內，于鵬低低向威筱帆說道：「師弟，我們還得仔細看一看，宜山雙鳥會派有手下弟兄把守上面，此時怎會一個不見？」威筱帆點頭答應，師弟二人立刻在這上面仔細搜尋，竟在一座巨石後面發現兩個匪徒被細綁得結結實實，口中並塞着泥草，威筱帆低聲向師兄于鵬道：「師兄，你看到這種情形了，助我等脫身的人對我們分明決無惡意，他把把守一線天口的匪黨懲治得不能出聲，此時不肯和我們相見，可是準能知道他是武林中同道，我們現在決不能跟那中傑韓霄兩個賊人善罷干休，並且于環，黨子仁尚不知生死如何。」老武師于鵬冷笑一聲道：「師弟，現在我們雖然從一線天內逃了出來，我可沒打算活着出這座鳳凰嶺，咱們弟兄灰頭土臉一離宜山，請問師弟我們到那裏去，你還想回城都？咱們現不起這種世，可惜這兩個賊子手段還是差得多，他不下毒手他可毀了他自己了，現在是勢難兩立，我不把猴兒崽子們捉弄到不死不活，我決不甘心！」說到這，老武師于鵬已經把閉穴搬搬到手

中，威筱帆把包裹繫好，也把摺鐵刀提到右掌中，師兄弟二人略一辨方向，衝着上面直撲正北，想着以前動手時的方向，從這谷頂上翻下來，連越過兩座小山頭，老武師于鵬才往一道山嶺上一躡身，那知道這裏已經有伏守的匪黨，剛喊了一聲：「站住了！」這個住字沒出口，聽得他「吭」了一聲，似乎他嘴被人猛然堵住，跟着「撲通，撲通」連響了兩聲，立刻聲息寂然，老武師于鵬尋着聲音躡身竄過來，只見在一排小樹下倒着一个人，近前仔細查看，正是本山的匪黨，被人倒剪二臂給摔在樹底下，可是雙足未細，嘴已經給堵上，尚在掙扎，老武師于鵬此時十分驚異，這人手底下可太快了，這匪徒發聲喝令阻止自己前進，不過剎那間，竟被人收拾了，摔在樹下，自己手底下決沒有這麼利落，威筱帆這時正把匪徒的包頭扯下來，把他的雙足也細上，以免逃脫，這裏既發現匪黨下卡子把守，定然離着雙鳥的塚子審不遠了，師兄弟二人各把身形隱匿起來，往前趟過來，這裏已經到處有匪黨潛伏把守，老武師于鵬和威筱帆往前連闖過三道卡子，竟把伏守匪黨避開，這時不過三更左右，隱約的望見一片山坡下現出燈光，知道這定是昨日動手之地了，師兄弟兩人越發把形跡隱匿着，到處提防着匪徒們，漸漸的走近了下面這片形如山谷的盆地，略一查看，正是宜山雙鳥安窰立塚的所在，那三間木屋中燈光輝煌，門前尚有兩名匪徒，提着鬼頭刀把守，威筱帆想到被這兩個賊子誘進一線天，師兄弟二人一世英名，就算斷送在他們手內，立刻憤火中燒，把摺鐵刀往右手一換，就要躡身下去，和宜山雙鳥拚個死活，可是老武師于鵬却一把把威筱帆的左臂抓住，附耳低聲

道：「師弟，咱們不能以正人君子的手段對付這種狡詐之徒，我先暗地看一看兩個賊崽子怎麼個打算，現在咱們是怎樣合計怎樣辦，先要看看于環。黨子仁究竟在那裏？好在這兩個賊子依然沒離開這裏，這也是他們的惡貫滿盈。」盛筱帆只好把身形縮住，老武師于鵬復低聲說道：「咱們要打算搜查窺探，可先得把眼皮底下這兩個討厭的東西打發了，免得碍事。」盛筱帆點頭會意，這師兄弟兩個才要分開一左一右暗撲上去，把守門的兩個匪徒先收拾下來，可是忽然左邊那裏「吭」了一聲，右手按着頭後在門前轉着向四外看，就在這時左邊那個也是被什麼打了一下，這兩個守門的匪徒，遭到暗算也不敢出聲，咬牙切齒的向四下裏搜尋，可是任什麼找不到，這兩人湊到一處，互相抱怨着，一陣疑神疑鬼，這兩人剛在低聲說話的工夫，這次叭的一下，靠左邊那後腦海上，竟被打中了一個小石子，疼的他低聲哎喲起來，老武師于鵬，跟盛筱帆看到這種情形也覺離奇，因為眼中所望到的地方，就是有人在那裏隱身，可是離着那個匪徒所站的門口足有五六丈遠，附近一帶不見一點行動，竟能打得這麼遠，這麼準，這人的手法之妙，實在我弟兄兩人之上，這時，老武師于鵬，反倒不注意守門的這兩個匪徒，自相驚擾，定要查看暗中捉弄他們的究竟是誰了，可是竟在這時，這兩個守門的匪徒正要轉身進屋，大約是想向匪首去報告，兩人剛往前挪挪出一步去，竟自從東邊的暗影中，連續飛出兩三塊土塊石子，向他兩人的身上打去，這兩人被打的一回身，靠東邊一株樹下，嘩啦一響，很顯然是有人從樹上才下來，這兩個守門的匪徒，似乎已經恨透了暗中捉

弄他們的人，兩人一聲不響猛撲過去，老武師于鵬和威筱帆也看見了暗中這人已現踪跡，這兄弟兩人也想着要追上這人，因為他這種舉動，分明不是宜山雙鳥的同黨，師兄弟兩人這時，望着這條黑影的後踪撲過來，可是一半還得避着下面這兩個守門的匪黨，這時這兩個守門的匪徒，已然飛撲進了前面一道長弄內，老武師于鵬跟威筱帆從上面一翻過來時，耳中連聽得哎喲嘆通，連響了兩聲，這老弟兄二人趕緊來到近前一看，這兩個匪黨連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，老武師于鵬趕到近前，仔細查看之下，向威筱帆說道：「此人手底下十分厲害，他用的是閉穴法，把這兩個匪徒的穴道閉住，暫時他們不易緩過來，可是這人始終在躲避着我們弟兄，好在這種舉動對我們決無惡意，我們只好各行其事，放手辦我們的好了。」威筱帆也知道江湖道上到處有能人，尤其是邊荒之地，更隱匿着不少奇才異能之人，遂和師兄于鵬翻回來，仍然撲奔下面這一排石屋，于鵬叫威筱帆給自己巡風瞭望，因為這是匪首所守的地方，匪黨們不斷出入，老武師于鵬貼近門旁，聽得屋中正在高聲說着話，正是宜山雙鳥的口音，老武師于鵬，從窗上破孔中往裏看時，只見這兩個匪首，正在洋洋得意，相對坐在迎面桌案兩旁，上面杯盤羅列，兩人好似飲慶功酒，那九頭鳥申傑，這時忽然帶着怒意，把酒杯往桌上用力一放說道：「二弟，現在這兩個匹夫已經是網中魚，兩人的性命，握在你我弟兄手掌之中，還怕他什麼，就是有好朋友出頭，除非是他們認罪服輸，鳳凰嶺給我們哥兩個擺上一酒，賀賀萬兒，我們和他善罷干休，從此我們決不出廣西境，和已往一樣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他只

要跟我們哥兩個叫橫，一線天就是他師兄弟埋骨之地，有不甘心，想給他復仇，只管前來，天大的事有我姓申的一人承當，二弟你還蠟蠟蜃蜃的作什麼，我不愛這種樣子。」那鐵燕子韓霄，被他這位拜兄申斥得低頭無語，不過一腔氣不肯發洩，他跟着站了起來，向九頭鳥申傑道：「雖然一線天十分嚴秘，除非是生長了翅膀子不會飛出來，可是我們也得勤查查看看，還有兩個少年也十分可惡，尤其是那于鵬的兒子于環，刁鑽古怪，口頭刻薄，我很想厲害的擺制他一番，叫他嘗嘗我們的手段，我倒要看看他是否真個不怕死。」九頭鳥申傑點點頭道：「你到一線天查看一下，至於那兩個後生晚輩，我們犯不上和他一般見識，我們不要失了身份。」鐵燕子韓霄跟着往外走來，老武師于鵬，往後倒着一蹶身，竄了回來，跟着一聳身翻上屋頂，這鐵燕子韓霄出了屋門，他順着這排石屋旁向後轉去，老武師于鵬，容他走出六七丈遠，遂向威筱帆一點頭，弟兄二人暗中跟綴下來，翻過這排石屋後，這鐵燕子韓霄竟順着一條山溝相似的道路走去，于鵬跟威筱帆全看出他所走的方向，並不是奔一線天，已然明白，這鐵燕子韓霄，他飲了幾杯酒之後，分明是在安心要折磨黨子仁于環小弟兄二人，這倒是鬼使神差，正好用他作引路之人，于鵬，威筱帆，潛踪攝跡在後面緊隨下來，工夫不大，轉出了這段山溝，眼前一片地方豁然開朗，趕情這鳳凰嶺天生來是盜賊的窟穴，盡是這種奇奇怪怪的地方，這鐵燕子韓霄一直撲奔這片平坦山道的西北角，于鵬，威筱帆這時各找隱蔽身軀之地，轉過前面一片叢雜的野樹，遠遠的見鐵燕子韓霄在西北角一段峯頭下停住了脚步，跟着見從

亂樹叢中，射出一道昏黃的燈光，裏面似有人在發話，鐵燕子韓霄答了聲，那道燈光又照了一下，燈光立刻領去，鐵燕子韓霄竟自往一排樹木後走去，于鵬向威筱帆一揮手，這師兄弟二人貼着西邊一段山脚下，蹤躍如飛，直撲了過來，這時威筱帆看出鐵燕子韓霄所去的地方，分明是一條死路，這大約正是于環黨子仁被囚之所，天與良機，我們不趕緊下手等待什麼，倘若這鐵燕子韓霄準從他兄長之命，先去一線天查看，他一發覺人已逃走，定然是要破死命的搜尋，查找我們弟兄的下落，那一來要搭救黨子仁，于環恐怕要多費手脚，這時，老武師于鵬施展開輕靈身手，一連兩個躡身已撲到樹林前，威筱帆也跟踪趕到身邊，于鵬附耳低聲道：「賊子將要走進去，這裏下卡子伏守的匪徒，決不會疑心有人跟踪而至，我們冒險一試。」威筱帆毫不遲疑，遂穿着眼前這片樹的樹隙間，往裏踰進來，只越過三排老樹，裏面原來正貼近了嶺下，當中有七尺多寬的一個缺口，這師兄弟二人先把身形隱蔽住，仔細看時，這個缺口處，往裏也就是三丈多深，形如短短的一段夾道，迎面上，現出一座石洞，山壁上插着兩盞紙燈籠，那鐵燕子韓霄，已經走進洞口，此時外面尚有兩名匪黨把守着，捕頭威筱帆和老武師于鵬，知道這裏定是囚禁黨子仁，于環的所在，鐵燕子韓霄他定然要對這兩個孩子折磨一番，以圖洩忿，因為他在前面已經帶着不憤恨之意，此時出來，原本和他拜兄說是到一線天查看，可是他偏偏先來到這裏，正是不滿意他拜兄九頭鳥申傑的主張，他來到這裏，要在他小兄弟二人面前一抖威風，這鐵燕子韓霄居心險惡，老武師于鵬，心裏想懲治他，不過洞

門外有人把守着，不能貼近洞前，老武師于鵬向威筱帆一打手勢，示意威筱帆用調虎離山計，把兩人先誘開，威筱帆趕緊縱身貼近于鵬身旁，附耳低聲道：「我們不能盡自在這裏耽擱下去，我們被囚禁一線天，已經算我在宜山雙鳥的手內，今夜無論如何，總得把這座梁子審給他挑了，叫他也嘗嘗我們的手段，不過從一線天救我弟兄出來，以及方才暗中幫忙的人，我們始終還沒發現他究屬何人，師兄還是多留神，我們在江湖道上，恩怨分明，此人連番相助，我們若不能夠查出此人的來蹤去路，鳳凰嶺的事完，我們依然算栽跟頭。」于鵬低聲答道：「此人行踪隱密，雖有相助之心，他可頗帶着戲弄之意，我覺着此人十分可恨，我們先顧眼前的事，既然是我們今夜打算離鳳凰嶺，現在無庸顧忌，我們下手收拾這兩個東西好了。」老武師于鵬話才落聲，突然間把師弟威筱帆一推，叫他向後閃避，捕頭威筱帆一回頭，見守洞門的兩個匪徒，一齊的向左右洞門兩旁搜尋，那情形是很着急，似有所見，老武師于鵬跟威筱帆，此時全隱身在暗影中，可是兩個匪徒向洞門兩旁走出一二丈，突然全翻回來，看他兩人的情形，是不敢離開洞門附近，更有些怕中了別人的暗算之意，這時兩人才走進洞門口，突然左邊兩三丈外的山壁上，嘩啦一響，一堆碎石滾了下來，那情形頗像有人在上面伏身，腳底下登滑了，把石塊全踢下來，這兩個匪徒手底下還十分利落，兩人頓時縱身竄了過去，老武師于鵬和威筱帆，止不田得往左一扭頭，查看這一帶的情形，可是老武師于鵬眼角中，忽然覺查出靠洞門前山壁上所插的燈籠，突然有一隻飛起，這隻燈籠順着石洞門口上面的石壁，往



上飛去，忽左忽右，正在往上盤旋着升起，可是絕看不出有人來，那兩名守洞的匪徒，撲向東面這段山壁，到了附近，有一名飛身登上懸岩，不過他聳起只有丈餘高，立刻退下來，因為山壁上毫無所見，可是此時他兩人，也發覺石洞旁的燈籠自行飛起，靠石洞這裏，也是一塊絕地，並沒有別的道路，石洞頂子上面是二三十丈壁立的一座山峯，三面全沒有往上去的道路，這隻燈籠已經起到十九丈高，守洞門的這兩個匪徒擄着頭，十分驚奇的看着，內中一個，一俯身檢了一個石塊，抖手向上面打去，他這手法還是真準，石塊發出，往上升起的那隻燈籠應聲而滅，跟着從上面甩下來，正向他頭頂上砸來，他用手巾一挑，把燈籠挑開，摔在地上，兩人可有些疑神疑鬼了，在這隻燈籠摔在地上後，西邊的山壁突起響聲，這兩人再撲過去時，老武師于鵬和威儀帆，也因爲眼前的事太已離奇，因爲這師兄弟二人，目注着眼前情形，暗中看得清清楚楚，若是有江湖道中人弄身手來攔治這兩個匪徒，這師兄弟二人不會看不到一些踪跡，所以也不由己的全神貫注這石洞前一帶，這時忽然聽得背後有人低聲說道：「老哥兒兩個還在看熱鬧，兩個後生晚輩要遭毒手，你們還不闖等什麼。」一句話把老武師于鵬提醒，這分明是有人故意的引這兩個守洞們的匪徒，怎的還儘自遲疑不敢往洞裏闖，老武師于鵬，絕不回頭查看說話的人，因爲明知道此人不願意顯露自己的踪跡，你就是查查也沒用，這時老武師于鵬已經一縱身騰身而起，向石洞的西邊猛撲過來，威儀帆看到師兄的動作，知道暗中準有人指示，可是不敢保住他，就能始終擋住了這石洞的匪徒，身入絕地，不

能不慎重一下，所以還要把兩人收拾了，再往石洞中闖，威筱帆是跟蹤搜過來，這師兄弟二人身體輕靈，動作敏捷，一起一落已到了這兩名守洞門匪徒的背後，威筱帆撲奔了靠南邊一名的這名匪徒，老武師于鵬比較着快一步，已經到了靠裏邊這匪徒的身旁，這名匪徒似已覺查，猛一翻身舉刀就砍，老武師于鵬左臂往上一穿掌緣在這匪徒的脈門上一砍，一反腕子，把這匪徒的左臂抓住，右掌跟着翻起，向匪徒的咽喉上插，這匪徒只吭了一聲，並沒喊出來，他那裏禁得住老武師于鵬這種手法，于鵬輕輕的把他掌中刀奪過來，向後一鬆手，把這匪徒摔到山壁下，已然閉過氣去，老武師于鵬跟着一伏身，把匪徒的衣服撕下一塊來，用左手一搯他的兩腮幫，這匪徒的嘴自然張開，把一塊布塞在他的嘴內，更用他的腰帶把手足倒捆上，威筱帆手底下更加重了幾分，一掌把那個匪徒震得暈了過去，也照樣地把他捆好，把嘴堵上，師兄弟兩人，同時把這兩個匪徒放到黑暗處，老武師于鵬一轉身，飛撲到石洞門的門口，毫不遲疑，闖進洞門，捕頭威筱帆在外面給師兄巡風把守，這石洞內前半段是有兩丈多深，只有五尺寬，六尺高的長胡同，再往後走，聽到一片喝叱之聲，可是在這石洞往後轉去的地方發出來，老武師于鵬騰身一蹤，已經竄到這石洞的轉角處，這石洞好在是人工開鑿，有的過於堅硬的地方，就不肯多費那種工夫，所以兩邊石壁跟頂子上，參差不齊，亂石崢嶸，老武師于鵬隱身轉角，探着半邊身往裏看，趕情這裏是宜山鱉鳥匪徒們儲存食糧之所，裏面堆積着不少糧草和箱籠等物，靠左邊石壁上，鑿着一個大石槽，裏面注着油脂燃起了燈焰，煙火熊

熊，可是倏明倏暗，裏面那兩丈見方的地方，于環和黨子仁被囚禁在這裏，在靠裏邊石洞的角上，地上鋪着一堆乾草，兩人被倒剪着二臂，一條鐵練穿在背後，鎖在石壁上一個大鐵環子上，鐵燕一韓霄正站在兩個小俠的面前，指手劃腳的在喝叱着，黨子仁低頭不語，那于環却仰着臉瞪着兩隻精圓的眼看韓霄，毫無懼色，只聽那鐵燕子韓霄，厲聲說道：「你們這兩個小輩，已經落在當家的手中，你們的命就在掌中，生死二太爺一伸手之間，就判斷了你們的命運，現在你們只要還想活下去，還願意去返成都，順情順理聽二太爺的話，跟我到一線天絕頂的口上，跪在那裏向下面招呼，叫那兩個老東西，認敗服輸，答應從此不再到宜山鳳凰嶺招擾，從此各不相犯，我們也不作趕盡殺絕的事，從此我們決不入成都，不過廣西地面可不許你們多走一步，你們聽明白了，這是二太爺們恩典你們，不願在江湖道上多結這種仇，給你們一條生路，趁早說痛快話，答應不答應，當家的比你們總算大了幾歲年紀，在你們這般後生晚輩面前，用不着說繞脖子的話，照着我所吩咐的話去作，是你們走向活路，敢不遵我的吩咐，不止於叫你們難以再出鳳凰嶺，二太爺先叫你們嘗活人受罪的滋味，叫你們也知道知道宜山雙鳥，不是可以輕視的主兒，不要跟我面前裝傻，怎麼樣，趁早說痛快話。」老武師于鵬眼中看到韓霄這種舉動，心說好猴崽子，那九頭鳥申傑，雖則是萬分難惹，可是他還受着些江湖道的路術，趕情韓霄這小子更難纏，他竟暗作主張，來到這裏對付這一個後生晚輩，于鵬此時倒沉住了氣，只要看了于環這小子素日那麼鬼靈精，此時



能挺一下，那于環容

鐵燕子韓霄把話說完，從鼻孔中哼了一聲，咧着嘴角，堂堂成名的綠林好漢，宜山雙鳥在廣西也有個萬兒，弟兄，可是作出事來，真叫人可笑，姓韓的你這種想法，難爲你想的出，小爺們年歲雖然不大，可是跟老前輩們在江湖上也跑了幾年，要是沒見過什麼陣勢，老老實實在家裏吃果子，千八百里跑出來，現那門子的狗世，姓韓的，你要叫我們到一線天跪在那兒，求着父親師父念在父子師徒之情，一塊兒叩頭求饒命，姓韓的，要真能那樣辦，就沒有現在這種情形了，還是那句話，有年歲的在家裏看孩子，年紀小的拋瓦片，砍磚頭，比幹這種可不強的多麼，韓當家的，你是賣什麼的，我們是賣什麼的，咱們誰也別忘了本來面目，我們是賣命來了，告訴你真情實話，把宜山雙鳥辦不着，圓不上案，姓威的一家老小就算完，我們從成都跑到廣西鳳凰嶺來，我們是賣命來了，姓韓的，現在爺幾個，學藝不精，本領不夠，沒有你們這宜山雙鳥足智多謀，我們已經完全栽在鳳凰嶺內，現在死活一點不錯放在你手中，你要認爲我們爺幾個摺在這，憑你宜山雙鳥也逃不出手，自有能人前來找你們算賬，那時不過叫你們便宜些，四條命換兩條命，真夠江湖道的味兒，敢作敢當，亮刀把我們爺幾個一料理，若是自己知道還想活下去，抖繩扣兒一放，我們若還知道羞恥，自己就許沒臉回成都，個人有不能死的情形，從此也就許遠走高飛，成都府我們是回不去了，也許過個一年半載，想回成都，還得把你們哥兩梢着，姓韓的，現在你欺負我年歲小，逼我們作這種無恥的舉動，可惜你看錯了人，你要知道

我們如果貪生，聽憑你姓韓的話，你就算是害苦了我們，你也不知那老師兄弟二人是怎麼個人物，我們真個跪在一線天上一招呼，二位老人家定滿口答應，姓韓的到那時就慘了，你居心何忍，只要老爺子們一出一線天，我們師兄弟二人連整尸身全落不着，定被老人家活活摔死，摔個粉身碎骨，完了事，也是和你照舊的算賬，姓韓的你還是另想別的主意吧，韓當家的，我于環在你眼中看着不過是個乳臭未乾的孩子，我們被獲遭擒，嘴裏可沒有走板的話，你除了用刀向我們脖子上攔，要用別的手段凌辱我們，我那時可要口出不遜，罵你上三代下三代。」鐵燕子韓霄被這小俠于環這番話說得啞口無言，但是他回不過脖來，眉頭一皺，惡念陡生，不由一陣狂笑道：「好小子，這才是父是英雄兒好漢，小子果然不差，有個江湖勁兒，不過姓韓的不信這一套，你這小子年歲不大，嘴上可有功夫，不過韓當家的不會被你這片花言巧語騙動了，你不怕死，韓當家的最愛不怕死的人，我成全你們哥兩個。」說着話向身旁執燈籠的匪徒說道：「走，跟我到外邊去。」鐵燕子韓霄，帶着手下匪徒轉身奔洞外，老武師于鵬並不急於退出來，只往後撤了兩步，身形往起一蹶，竄起來兩手抓住石洞頂子，頂子上面突起的石筍，身形往起一拔，全身伏在頂子上，鐵燕子韓霄，從老武師于鵬下面走過去，絲毫並沒覺察，趕到他走出洞外，老武師于鵬飄身落在地上，一縱身竄進洞裏，小俠于環，跟黨子仁，突然見面前落下一人，落得全往後倒退，老武師于鵬低聲招呼道：「不要驚慌是我。」跟着急驟的說道：「韓霄這個賊子，他安心威脅你們，你們可不要怕了，小子稍有怕死

惜命之意，你可提防着我揭了你的皮。」那黨子仁只有諾諾連聲，答應着，小俠于環見爹爹到了，他更加放了心，遂也低聲答道：「老爺子只管放心，含糊不了。」這時洞門外一陣嘩亂，老武師于鵬知道韓霄發現守洞的人失蹤，不過跟着有脚步聲響，有人向裏走來，老武師于鵬急忙往旁一閃身，身軀緊貼到石洞角黑暗處，外面跟着進來兩名匪徒，到了于環黨子仁面前，帶着冷笑的聲音說道：「小哥兒兩個外邊涼快涼快！」于環道：「少說費話，那兒全是一樣。」這小哥兒兩個被倒綁着二臂，推着向外面走去，老武師于鵬立刻跟隨在後面，到了石洞口，先把身形隱住，向外略一張望，只見石洞外現在多了四名匪黨，更多了兩枝火把，有兩名匪徒正在搬運着乾柴乾草往洞口左邊山壁下一棵樹底下堆，于環黨子仁被帶到鐵燕子韓霄面前，那鐵燕子韓霄倒揸着手，向于環黨子仁道：「小哥兒兩個真不含糊麼？當家的現在可要給你們見識見識手段了，不過年青的如肯聽從，當家的不和你們小孩子一般見識，依然想放你們逃命，現在死活是兩條路，任你們自己選擇。」小俠于環把兩眼一翻，向鐵燕子韓霄道：「姓韓的，可惜你還是掌山頭，作瓢把子的首領，作事這麼拖泥帶水，沒有爽快，我們來到鳳凰嶺，已經早打算好，跟你們兩個惡魔勢難兩立，現在全落在你們手中，任憑怎樣擺治小爺爺，只管放手，我們決不妄想活着再出鳳凰嶺。」鐵燕子韓霄冷笑一聲道：「好個不知自愛的東西，你認爲不怕死，就可以跟你當家叫字號，我叫你死也死個不那麼容易。」跟着用手

向那兩棵樹下一指，厲聲說道：「現在明白告訴你，省得死了作個糊塗鬼，只要你聽韓當家的話，當家的要不把你煉成了人油燈，我算對不起你。」這時，小俠于環跟黨子仁，絲毫沒有懼色，那于環仍然是嘻皮笑臉的，向鐵燕子韓霄道：「你倒真能想道兒，小爺們臨死落個火煉金身，也不枉來到宜山鳳凰嶺這一趟，這麼死着倒頭着不大俗氣。」鐵燕子韓霄實在被于環囉唆得火起萬丈，恨聲說道：「你這兩個小東西，敢在韓二太爺面前這麼叫橫，來，把他們先吊起來。」這時樹下乾柴樹枝已然堆好，四名匪黨過來一齊動手，把這哥兒兩個，四馬倒躡蹄的捆好，小俠于環，要按理這時候應該破口大罵，可是他知道只要一開口罵，非吃眼前虧不可，此時反倒閉口無言，這時匪黨們用兩條巨繩搭在樹杈子上，用垂下來的這一頭兒，把于環黨子仁倒綁着的地方捆好，兩名匪黨照顧一個，竟把這小哥兩個高高吊起，已經把于環黨子仁懸到離地六尺多高，由一個匪徒拉住繩子的那一頭兒，另一名匪徒，每人一枝火把，站到柴堆前，聽候鐵燕子韓霄的命令，鐵燕子韓霄抬起頭來，向兩個小俠說道：「于環黨子仁，現在死活可在你們自己，不要怨韓二太爺手狠心毒，只要你不肯開口答應，我可要動手了。」于環道：「任憑尊便。」鐵燕子韓霄說了個好字，向執火把的兩名匪黨說道：「點火給我燒。」兩枝火把向柴堆上立刻燃起，這種乾柴乾草，極易燃燒，剎那間烟火騰騰，兩座柴堆完全燃燒起，于環黨子仁懸在上面，此時雖然離着火還遠，可是濃烟熱氣已經受了，小俠于環心說爹爹心真夠狠的，非要使我們受一點罪才肯動手，這時鐵燕子韓霄見于環黨子仁

絲毫不肯發話哀求，立刻說了聲，把繩索給我往下落，這一來，這小哥兒兩個可受不住了，烟火往上撲，身軀離着火煙已近，就在這剎那間，老武師于鵬知道再不動手，這兩個孩子要被燒傷，那捕頭威筱帆，他隱身在暗處，暗中監視着，此時見兩個小弟兄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，雖是師兄于鵬尚沒發動，他可不再管了，猛然從暗影中騰身一縱，竄到小俠于環這棵樹下，他伸手把那繩索抓住，用力的往旁一帶，一縱身，那邊牽着繩索的匪徒，那裏有感筱帆的力大，繩索立刻被奪出手，威筱帆抓着于環已經縱出去丈餘遠，很快的用刀把繩索割斷，鐵燕子韓霄，見突然有人現身相救，他喊了聲好大胆，可是他並沒有辨清了威筱帆的面貌，一縱身，飛撲過來，捕頭威筱帆，把于環綁繩割斷之下，一反身，把折鐵刀一順，猿身而進，竟向這鐵燕子韓霄猛戮過來，鐵燕子韓霄，身形略往下一撤，已經把腰間的骷髏鞭亮出來，和威筱帆動上手，那老武師于鵬也在威筱帆動手的同時，飛縱過來，把黨子仁救了下來，老武師于鵬便憑掌力把繩索全挑斷，這時那四名匪徒，各舉兵刃向前一撲，老武師于鵬鐵掌輕舒，伸手抓住兩名，雙臂往一處一合，這兩名匪徒遭了報，自己和自己一撞，跟着被老武師于鵬往兩下裏一分，一南一北揮出丈餘遠，已經不能動轉，他們的刀全甩出了手，黨子仁于環正好沒有兵刃，這小師兄弟兩人各檢現成的，每人搶起一口刀來，老武師于鵬這時把閉穴劍撤到掌中，厲聲向這邊喊道：「姓韓的，敢用陰謀手段困在一線天，不過天不從人願，現在已然到了你遭報的時候。」老武師于鵬往前一縱身，進閉穴劍，跟師弟威筱帆圍攻鐵燕子韓霄，這



石洞前尚有兩名匪黨，一見被擒的兩位武師全逃出來，在這事情已經緊急，他們兩人一邊拚命往前逃，一邊吹着胡哨，黨子仁于環，互相一打招呼，這哥兒兩個倒不急於收拾這兩名匪黨了，把地上現成的火把，各抓起一枝來，凡是有枯草的地方，就用火把點着，這哥兒兩個是安心要把這鳳凰嶺化為灰燼，好出這口惡氣，兩人往前面一路放火，走出沒有多遠來，可是前面已經得到了報警的信息，九頭鳥申傑，他本是打發拜弟韓霄到一線天去查看，被獲遭擒的兩個對頭，那知道事情竟有了變化，他趕緊闖出屋來，飛身翻上屋頂往後查看，見後面竟有兩處火光，全在紅砂洞一帶，九頭鳥申傑，就知道事情要糟，他立刻響起胡哨，聚集手下黨羽往後面撲，在半路上已然遇上從紅砂洞逃來的兩名弟兄，草草的報告了經過，九頭鳥申傑痛恨十分，事情算完全毀在拜弟韓霄一人身上，自己把腳底下放快，蹣跚如飛的撲向紅砂洞，此時小俠于環跟黨子仁，正從紅砂洞的那條山道上過來，九頭鳥申傑一看見這小弟兄兩個，竟自怒叱一聲小冤家，你漏網之魚，還敢張狂，申大太爺這回就要了你們命了，把掌中的鷄爪雙鐮擺動，飛撲過來，向小俠于環的頭頂上便砸，于環口中喊了聲不要臉的東西，今夜再想逃出手去勢比登天，于環黨子仁小哥哥兒倆個對付申傑，就在這段山坡上，動起手來，不過這小弟兄兩個被圍多時，又是不合手的兵刃，並且被獲遭擒時已是敗在申傑之手，此時那裏是他的對手，這時一般匪黨們也全撲過來，就在這小弟兄危急之間，一般匪黨們忽然暴喊起來，因為這時垛子窰那邊，所有的房屋完全起火，這一來匪黨們一陣亂，九頭鳥申傑，一見自己

寄身之所全要毀掉，他手底下越發的招數加緊，小俠于環抽招略，掌中刀竟被他鷄爪鏢攔住，小俠于環，刀一被奪出手去，擰身一蹤，往左側逃下來，雖然還有黨十仁在動着手，但是申傑此時已經安心下毒手，他鷄爪雙鏢用力把黨子仁的刀震開，一個擰身進步，竟向小俠于環的背後狂撲過來，鷄爪鏢往外一進，竟向于環的背上砸來，就在他鷄爪鏢往下落之間，九頭鳥申傑突覺得身旁一陣風撲到，自己趕緊往左一擰身，想要翻身掄鷄爪鏢對付暗襲過來的人，那知這人身形太快了，他從旁一撲到，九頭鳥申傑左手的鷄爪就沒撒出去，竟被此人把鷄爪鏢抓住，脈門上更被這人用二指一敲，九頭鳥申傑覺得這條右臂全麻了，鷄爪鏢已然撒手，可是左手的鷄爪鏢，趁着由左往後翻身之勢，用足了力量往下砸來，可是九頭鳥申傑此時算栽大發了，他原本就沒看清來人，這一翻身甩左臂，用鷄爪鏢猛砸時，耳中聽得噹的一聲，自己的虎口幾乎震裂，左手的雞爪鏢，已向半天飛去，九頭鳥申傑往後趕緊一縱身，竄出六七尺來，耳中聽得有人哈哈一笑道：「申傑，強梁霸道，也該收斂一些了，你敢藐視老師父們沒有收拾你之力麼。」九頭鳥申傑這時才打量清楚來人，和那老武師于鵬在一處，好像是弟兄一樣，只於年歲比于鵬老得多，鬚髮斑白，只是兩眼神光逼人，穿着件灰布長衫，高腰襪，粉底福字履，像個鄉紳模樣，手中也沒有兵刃，只他赤手空拳，竟把自己弄個一敗塗地。申傑自知不敵，恨聲說道：「朋友你來到宜山鳳凰嶺伸手管這件事，定是和姓于姓感的一黨了。」這老者冷笑一聲道：「申傑，老夫在你面前用不着怎樣誇張，你老師傅，就是鐵翅鵬彥翼，

這次的跟頭是你禍由自取，威儀帆並沒有對不起你，你非要把他折辱個一敗塗地，你既知道宜山雙鳥是誓同生死的弟兄，怎的你竟藐視蓉城三老沒有擺制你的能力，我老頭子太看不過眼了，這場官司你認頭打了吧。」說話間九頭鳥申傑眼珠一轉，知道自己再難脫身，他猛然往外一蹶身，說聲：「姓彥的申大太爺成都府投案，認命打官司，我要先走一步了。」他連連蹶躍，逕向後逃，可是這時，這個鐵翅鵬彥翼，知道他是言不由衷，他要是認頭打官司，決不能再走，這位老英雄哈哈一笑，身形往起一蹶大叫了聲：「九頭鳥，你想走沒有那麼容易。」這位老英雄竟施展八步趕蟬，身形起落，快似飄風，嗖嗖的一連三個蹶身，已經貼近了申傑的背後，右掌往起一揚，掌中七枚金錢鏢，帶着輕脆的嘯聲，破空打到，九頭鳥申傑再想閃避，往旁蹶身，他一擰身之間，左耳旁左肩頭，左平背，左跨，四枚金錢鏢完全打上，這申傑再強梁也挺不住，身軀往下一栽坐在地上，這時小俠于環和黨子仁，聽得老人家報上姓名，這才知道是彥師伯，這位老人家在本門中年歲最大，原本是他掌管門戶，但是他歸隱成都落鄉的地方，名叫對柳塘，一二十年沒有人見着他，他住的地方，也不叫人進去，想不到這老人家竟會趕到宜山解這場圍，于環頭一個竄過去，把九頭鳥倒綁二臂，此時這位鐵翅鵬彥翼，竟自向于環黨子仁說了聲：「好好看守這個九頭鳥，那個罪魁禍首的韓霄放不得他。」這時雙鳥部下的這般弟兄，雖然是不怕死的亡命徒，可是親眼看見，大當家的那麼大本領，兵刃出手，竟自受傷倒地，這些弟兄趁勢四散逃走，這位鐵翅鵬彥翼，飛撲後面紅砂洞，

此時鐵燕子韓霄，已經是力盡筋疲，這位老英雄一到，一個鑽天式，竄進三丈多高來，往下一落，正撲到鐵燕子韓霄的面前，鐵掌輕舒，把骷髏鞭給他抄住，一振腕力，已經把骷髏鞭給奪過來，這鐵燕子韓霄，見自己到了山窮水盡之地，紅砂洞沒有去路，他往洞那邊一蹶身，從地上抓起一把刀來，向脖項上就抹，老武師于鵬一蹶身，竄過去用閉穴鏢把他的刀打落，威筱帆這種地方，也夠聰明的，把刀向背後一插蹶身過來，說聲：「朋友，你頂到那兒也算英雄，真拿姓威的當朋友，成都府走一遭，你沒有死罪，弄好了官司容易抖落了，留得青山在，江湖道上，從正途依然能闖出事業來，婦人女子的行爲，豈是好朋友所爲。」鐵燕子韓霄一低頭說道：「好吧，官司我認命了，請你公事公辦。」雙臂往後一擺，轉過身來叫威筱帆綁，威筱帆拍着他的肩頭道：「朋友，要是那麼辦，也太瞧不起朋友你了，這算是你捧姓威的。」這時，老武師于鵬已經向鐵翅鵬彥翼行禮道：「師兄竟能急難應援，我們實在愧見師兄，貽羞門戶了。」鐵翅鵬彥翼含笑答禮道：「于師弟何用不安，宜山雙鳥欺負到筱帆頭上，正如同欺負我老頭子一樣，成都府被他兩人攪得天翻地覆，我如不伸手，也太教人笑話我彥翼不顧義氣了，從你們在船上鬼門關較量時，我已跟綴了來，如今總算是把這場事圓下來，回轉蓉城之後，把案交上，筱帆可要及早抽身，不然可有三次跟頭栽。」于鵬點頭會意。威筱帆也給師兄行過禮，這時連後面那一排房屋也被火焚燒，這師兄弟三人監視着宜山雙鳥離開鳳凰嶺，回轉成都交案，把案交上之後，威筱帆却向府台說了謊話，假說自己辦

案時受了內傷，須到北省我自己同門師兄那裏討藥治傷，威筱帆辭掉捕頭，趕緊離開成都，果然沒過多少日子，宜山雙鳥竟自越獄脫逃，遠走邊荒，逍遙法外，本篇至此完全結束。

